

四業五相應六差別由此六種表

是佛故說佛相成就第一義者此是

體相由真如寂清淨第一義成就故

出離一切地者此是因相由出離一

切菩薩地故於他得尊極者此是果

相由於一切眾生中得第一故解脫

諸眾生者此是業相由能令一切眾

生得解脫故無盡等功德現世皆具

足者此是相應相世見來亦不見

人天等者此是差別相世見者謂種

種世界皆見此是化身眾亦見者謂

佛大弟子眾亦見此是受用身不見

者謂人天等一切時不見此是自性

身此即三身差別敬佛品究竟大乘

佛多羅莊嚴論極清淨時說已究竟

大乘莊嚴論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一

馬為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前札寂勝尊離欲邁三有亦敬一切智

甘露微妙法并及八輩眾無垢清淨僧

富那脇比丘彌織諸論師薩婆至婆眾

牛王正道者是等諸論師我等皆敬順

我今當次說顯亦莊嚴論聞者得滿足

眾善從是生可歸不可歸可供不可供

於中善惡相宜應分別說

說曰我昔曾聞乳咆羅國有商賈客

到摩突羅國至彼國已時彼國中有

一佛塔眾賈客中有一優婆塞日至

彼塔恭敬禮拜向塔中路有諸婆羅

門見優婆塞禮拜佛塔皆共嗤笑更

於餘日天甚蒸熱此諸婆羅門等食

訖遊行而自放散或在路中或立門

側有洗浴者有塗香者或行或坐時

優婆塞禮塔迴還諸婆羅門見已變

言來優婆塞就此坐語優婆塞言今

今云何不識知彼摩醯首羅毗紐天等

而為致敬乃禮佛塔得無煩耶時優

婆塞即答之曰我知世尊功德少分

是故欽仰恭敬為禮未知汝天有何

道德而欲令我向彼禮乎諸婆羅門

聞是語已瞋目呵叱愚癡之人汝云

何不知我天所有神德而作是言諸

婆羅門即說偈言

阿修羅城郭高顯周三重懸處於虛空

男女悉充滿我天摩弓矢遠中彼城郭

一念盡燒滅如火焚乾草

時優婆塞聞是偈已大笑而言如斯

之事吾之鄙薄所不敬尚以偈答言

命如葉上露有生會當滅云何有智者

弓矢加殘害

時諸婆羅門等聞是偈已咸共同聲

呵優婆塞言是癡人彼阿修羅有大

勢力好為惡事我天神德力能殺害

云何乃言非有智耶時優婆塞被呵

責已喟然長歎而說偈言

美惡諦觀察智者修善業能獲大果報

後則轉受樂云何於過惡反生功德想

邪見既增長歎惡以為善以是惡業故

後獲大苦報

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堅目舉手懷懼

大莊嚴論卷第一 第四張 事  
攘袂瞋忿戰動而作是言汝甚愚癡

不吉之人此等諸天不加恭敬而恭敬誰時優婆塞意志閑裕而語之言吾雖單獨貴申道理不應以力朋黨竟說時優婆塞復說偈言

汝等所供養兒惡好殘害汝若奉事彼以為功德者亦應生恭敬師子及虎狼觸惱生殘害惡鬼羅刹等愚人以畏故於彼生恭敬諸有智慧者宜應深觀察若不為殘害乃可生恭敬諸有功德者終無殘害心修行諸惡者無不壞殘害不能善分別功德及過惡功德起惡心過生功德想殘害逼迫者凡愚增敬順於善功德者反生輕賤心世間皆顛倒不別可敬者乳施羅生者解知別善惡是故信如來不敬自在天

彼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即作是言咄乳施羅出何種姓有何道德而名佛乎時優婆塞說偈答言

出於釋氏宮具足一切智衆過惡除諸善皆普備於諸衆生中未始不饒益覺了諸法相一切悉明解如是之大仙故稱號為佛

大莊嚴論卷第一 第四張 事  
時諸婆羅門復說偈言

汝言佛大仙應作過惱事此閻浮提中瞻點監持陀婆塞婆私叱提釋阿垢耶如是諸大仙名稱世所聞能結大神呪殘滅諸國土汝名佛大仙亦應作斯呪汝佛有大德應作過惱事若不作呪害云何名大仙

時優婆塞不忍聞彼誹謗之言以手掩耳而說偈言

咄莫出惡語謗言佛有呪毀謗取勝尊後獲大苦報

時婆羅門復說偈言

佛若無呪術不名有大力若無惱害者云何名大仙我但說實語何故稱誹謗時諸婆羅門撫掌大笑言是故汝痴人定墮於負處

時優婆塞語婆羅門言汝莫恠笑汝言如來無大功德亦無大力斯是妄語如來實有大功德力永斷呪根終不復作惱害之事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以貪瞋癡故則作大惡呪當結惡呪時惡鬼取其語於諸罪衆生而行惱害事

大莊嚴論卷第一 第五張 事  
佛斷貪瞋癡慈悲廣饒益永除惡根但有衆善事是故佛世尊都無有惱害以大功德力拔濟無量苦汝今何故言佛無大勢力

時諸婆羅門聞是偈已瞋恚心息語優婆塞言我於今者欲問少事勿見瞋也咄優婆塞佛若無惡呪云何而得受他供養既不為損又不能益云何而得稱為大仙優婆塞言如來大慈悲終無惡呪損減衆生亦復不為利養之事但為饒益故受供養而說偈言

大悲愍群生常欲為拔苦見諸受惱者過於己自處云何結惡呪而作惱害事衆生體性苦生老病死逼如癯者燥灰云何更加惡常以清涼法休息諸熱惱諸婆羅門聞是語已即便低頭思惟斯語此是好事心欲生信汝健陀羅善別勝履汝能信此甚為希有是故歎汝健陀羅者名不虛設言健陀者名為持也持善去惡故得斯号而說偈言

能持此地者是名善丈夫善丈夫中勝

時優婆塞作是思惟此婆羅門心欲信解皆可成器我今當更為分別說佛之功德時優婆塞顏貌熙怡而作是言見汝信佛我甚歡喜汝今幸可少聽我語功德過惡汝宜觀察而說偈言

觀察佛功德一見皆滿足戒聞及定慧無與佛等者諸山須弥軍衆流海第一世間天人中無有及佛者能為諸衆生具受一切苦必令得解脫終不放捨離誰有歸依佛不得利益者誰有歸依佛而不解脫者誰隨佛教育而不斷煩惱佛以神力降伏諸外道名稱普遠聞遍滿十方刹唯佛師子吼說諸行無我所說恒處中不著於二邊天上及人中皆作如是說不能善分別結使諸業報如來涅槃後諸國造塔廟莊嚴於世間猶虛空星宿以是故當知佛為最勝尊諸婆羅門聞是語已有生信心者有出家者得道者

復次應分別論所謂論者即是法也夫於法所宜善思惟若能思惟則解

其義我昔曾聞有婆羅門名憍尸迦善知僧伽論衛世師論若提摩論如是等論解了分別彼婆羅門住華氏城中於其城外有一聚落彼婆羅門有少因緣詣彼聚落到所親家時其親友以緣事故餘行不在時憍尸迦婆羅門語其家人汝家頗有經書以不吾欲並讀待彼行還時所親婦即為取書偶得十二緣經而以與之既得經已至於林樹間閑靜之處而讀此經聞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憂悲苦惱是名集諦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病死憂悲苦惱衆苦集聚滅初讀一遍猶未解了至第二遍即解無我外道之法著於二見我見邊見於一切法深知生滅無有常者而自念言一切外論皆悲無有出生死法唯此經中

有出生死解脫之法心生歡喜尋舉兩手而作是言我於今者始得實論始得實論端坐思惟深解其義容貌熙怡如花開敷復作是言我今始知生死繫縛解出世法乃悟外道所說諸論甚為欺誑不離生死歎言佛法至真至實說有因果因滅則果滅外道法中甚為虛妄說言有果而無其因不解因果不識解脫自觀我昔深生怖笑云何乃欲外道法中度生死河我昔外道求度生死解如有人沒溺恒河波浪之中懼失身命值則攀緣既不免難沒水而死我亦如是遇彼外道求度生死然其法中都無解脫出世之法沒生死河喪善身命墮三惡道今見此論當隨順行得出生死外道經論如愚狂語九十六種道悉皆虛偽唯有佛道至真至正六師之徒及餘智者咸自稱為一切智識實斯皆妄語唯佛世尊是一切智識實不虛時憍尸迦即說偈言

外道所為作虛妄不真實猶如小兒戲聚土作城郭醉象踐踏之散壞無遺餘



大莊嚴論卷第一 第九段 事四

佛破諸外論其事亦如是  
時憍尸迦婆羅門深於佛法生信敬  
心捨外道法除去邪見晝夜常讀十  
二緣經時其所親方與諸婆羅門歸  
還其家問其婦言我聞憍尸迦來至  
於此今何所在婦語夫言彼婆羅門  
向借經書我取與之不識何經然其  
得已披覽翻覆彈指讚歎照怡異常  
夫聞其言即往其所見憍尸迦端坐  
思惟即問之言汝於今者何所思惟  
時憍尸迦說偈答曰  
愚癡無智慧周迴三有中 如彼陶家輪  
輪轉無窮已我思十二緣解脫之方所  
介時親友即語之言汝於是經乃能  
深生希有之想我釋種邊而得此經  
將欲洗却其字以用書彼毗世師經  
憍尸迦婆羅門聞是語已呵責親友  
汝愚癡人云何乃欲水洗斯經如是  
妙法宜用真金而以書寫盛以寶函  
種種供養即說偈言  
設我有財寶以真金造塔七珍用廁填  
寶案妙巾裹莊嚴極殊妙 而用以供養  
雖作如是事尚不稱我意

大莊嚴論卷第一 第十段 事五

時其親友聞斯語已甚懷忿恚而作  
是言今此經中有何深妙未曾有事  
何必勝彼毗世師經欲以真金種種  
珍寶而為供養時憍尸迦聞是語已  
默然作色而作是言汝今何故輕蔑  
佛經至於是乎彼毗世師論極有過  
患云何乃用比於佛語如毗世師論  
不知法相錯亂因果於餅因果淺近  
之法尚無慧解分別能知况解人身  
身根覺慧因果之義今時其親友語憍  
尸迦言汝今何故言毗世師論不解  
因果彼論中說破凡以為餅因云何  
而論不解因果憍尸迦言汝毗世師  
論實有是語然無道理汝今且觀如  
因於縷以為經緯然後有疊餅瓊亦  
介先有餅故然後有凡若先無餅云  
何有凡復次破凡無用餅瓊有用是  
以破凡不得為因現見陶師取泥成  
餅不用破凡又見餅壞後有破凡餅  
若未壞云何有破時親友言汝意  
謂若毗世師論都無道理我等寧可  
徒勞其功而自辛苦時親友徒黨諸  
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愁惱若如其

大莊嚴論卷第一 第十一段 事六

言毗世師論即於今日不可信耶憍  
尸迦言毗世師論非但今者不可取  
信於昔已來善觀察者久不可信所  
以然者昔佛十力未出世時一切衆  
生皆為無明之所覆蔽盲無目故於  
毗世師論生於明想佛日既出慧明  
照了毗世師論無所知曉都應棄捨  
譬如鷄鵲夜則遊行能有力用晝則  
藏寬無有力用毗世師論亦復如是  
佛日既出彼論無用親友復言若如  
汝言毗世師論不如佛經然此佛經  
寧可得比僧伽論耶憍尸迦言如僧  
伽經說有五分論義得盡第一言誓  
第二因第三喻第四等第五決定  
汝僧伽經中無有譬喻可得明了如  
牛羴者况辯法相而能明了何以故  
汝僧伽經中說鉢鉢羅陀那不生如常  
遍一切處亦處處去如僧伽經中說  
鉢鉢羅陀那不從他生而體是常能生  
遍一切處去至處處說如是事多  
有過過何以故於三有中無有一法  
但能生物不從他生是故有過復次  
遍一切處能至處處此亦有過何以



故若先遍者去何所至若去至者遍則不通二理相違其義自破若如是者是則無常如其所言不從他生而能生物遍一切處去至處處是語非也親友婆羅門問是語已語憍尸迦言汝與釋種便為朋黨故作是說然佛經中亦有大過說言生死無有本際又復說言一切法中悉無有我時憍尸迦語親友言我見佛法生死無際一切無我故吾今者敬信情篤若人計我終不能得解脫之道若知無我則無貪欲無貪欲故便得解脫若計有我則有貪愛既有貪愛遍於生死云何能得解脫之道復次若言生死有初始者此初身者為從善惡而得此身為不從善惡自然有耶若從善惡而得身者則不得名初始有身若不從善惡得此身者此善惡法云何而有若如是者汝法則為半從因生半不從因如是說者有大過失我佛法無始故無罪咎于時親友語憍尸迦有縛則有解汝說無我則無有縛若無有縛誰得解脫憍尸迦言雖

無有我猶有縛解何以故煩惱覆故則為所縛若斷煩惱則得解脫是故雖復無我猶有縛解諸婆羅門復作是言若無我者誰至後世時憍尸迦語諸人言汝等善聽從於過去煩惱諸業得現在身及以諸根從今現在復造諸業以是因緣得未來身及以諸根我於今者樂說譬喻以明斯義譬如穀子眾緣和合故得生芽然此種子實不生芽種子滅故芽便增長子滅故不常芽生故不斷佛說受身亦復如是雖復無我業報不失諸婆羅門言我聞汝說無我之法洗我心垢猶有少疑今欲諮問若無我者先所作事云何故憶而不忘失答曰以有念覺與心相應便能憶念三世之事而不忘失又問若無我者過去已滅現在心生生滅既異云何而得憶念不忘答曰一切受生識為種子入母胎因愛水潤漬身樹得生如胡桃子隨類而生此陰造業能感後陰然此前陰不生後陰以業因緣故便受後陰生滅雖異相續不斷如嬰兒病

與乳母藥兒患得愈母雖非兒藥之力勢能及於兒陰亦如是以有業力便受後陰憶念不忘諸婆羅門復作是言汝所讀經中但說無我法今汝解悟生歡喜耶時憍尸迦即為誦十二緣經而語之言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死憂悲苦惱無明滅則行滅乃至老死滅故憂悲苦惱滅以從眾緣無有宰主便於其中解悟無我非經文中但說無我復次以有身故則便有心以有身心諸根有用識解分別我悟斯事便解無我又問若如汝言生死受身相續不斷設有身見有何過答曰以身見故造作諸業於五趣中受善惡身形得惡形時受諸苦惱若斷身見不起諸業不起諸業故則不受身不受身故眾患永息則得涅槃云何說言身見非過復次若身見非過者應無生死不於三有受生死若是故有過時婆羅門逆順觀察十二緣義深生信解心懷慶幸略讚佛法而說偈言  
如來在世時說法摧諸論佛日照世間

大莊嚴論卷第一 第十五章 事

群邪皆隱蔽我今過遺法如在世尊前  
釋種中勝妙深達諸法相所言如來者  
真實而不虛逆順觀諸法名聞普遍滿  
向佛涅槃方恭敬合掌禮歎言佛世尊  
實有大悲心諸仙中寂勝世間無倫匹  
我今歸依彼無等戒定慧

憍尸迦言汝今云何乃余深解佛之  
功德親友答言我聞此法是故知佛  
無量功德如沉水香黑重津膩以是  
因緣燒之甚香遠近皆聞如是我見  
如未定慧身故便知世尊有大功德  
我於今者雖不親佛見佛聖跡則知  
寂勝亦如有人於花池邊見象足跡  
則知其大觀因緣論雖不見佛知佛  
聖跡功德寂大見其親友深生信解  
歎未曾有而作是言汝於昔未讀誦  
外典亦甚衆多今聞佛經須臾之頃  
解其義趣悉捨外典極為希有即說  
偈言

除去邪見論信解正真法如是人難得  
是故歎希有不但歎於汝亦歎外諸論  
因其理鄙淺我等悉捨離  
以彼諸論有過各故令我等冀得生

大莊嚴論卷第一 第十六章 事

默離生信解心佛實大人無與等者  
名稱普聞遍十方刹外諸邪論前後  
有過猶如誦語不可辯了由彼有過  
令我棄捨得入佛法猶如春夏之時  
人患日熱皆欲離之既至冬寒人皆  
思念外道諸論亦復如是誠應捨離  
如夏時日然由此論得生信心亦宜  
思念猶如寒時思念彼日于時親友  
問憍尸迦我等今者當作何事憍尸  
迦言今宜捨棄一切邪論於佛法中  
出家學道所以者何如夜闇中然火  
炸火一切鴿鳥皆悲墮落佛智慧燈  
既出於世一切外道悲應墮落是故  
今欲出家學道於是憍尸迦從親友  
家即詣僧坊求索出家出家已後得  
阿羅漢何因緣故說是事耶以諸外  
道常為邪論之所幻惑故說十二因  
緣經論而破折之

復次夫取福田當取其德不應簡擇  
少壯老弊我昔曾聞有檀越遣和識  
道人詣僧伽藍請諸眾僧但求老大  
不用年少後知識道人請諸眾僧次  
到沙弥然其不用沙弥語言何故不

大莊嚴論卷第一 第十七章 事

用我等沙弥答言檀越不用非是我  
也勸化道人即說偈言

耆年有宿德駸白而面皺秀眉齒缺落  
皆傳支節緩檀越樂如是不喜見幼小  
時寺中有諸沙弥盡是羅漢辟如有  
人觸惱師子振其腰脉令其瞋恚諸  
沙弥等皆作是語彼之檀越愚無智  
慧不樂有德唯貪耆老時諸沙弥即  
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不必在白髮面皺牙齒落  
愚癡無智慧所貴能修福除滅去眾惡  
淨修梵行者是名為長老我等於毀譽  
不生增減心但令彼檀越獲得於罪過  
又於僧福田誹謗生增減我等應速往  
起發彼檀越莫令墮惡趣彼諸沙弥等  
尋以神通力化作老人像駸白而面皺  
秀眉牙齒落偃脊而拄杖詣彼檀越家  
檀越既見已心生大歡慶燒香散名花  
速請令就坐既至須臾頃還服沙弥形  
檀越生驚愕變化乃如是為飲天甘露  
容色忽鮮變

介時沙弥即作是言我非夜叉亦非  
羅刹先見檀越選擇耆老於僧福田

生高下想壞汝善根故作是化令汝改悔即說偈言

譬如蚊子身欲盡大海底世間無能測衆僧功德者一切皆無能等量僧功德况汝獨一已而欲測量彼

沙弥復言汝今不應校量衆僧者少形相夫末法者不觀形相唯在智慧身雖幼稚斷諸結漏得於聖道雖老放逸是名幼小汝所為作甚為不是若以爪指欲盡海底無有是處汝亦如是欲以汝智測量福田而知高下亦無是處汝寧不聞如來所說四不輕經王子地火沙弥等都不可輕世尊所說養羅果喻內生外熟外生內熟莫妄稱量前人長短一念之中亦可得道汝於今者極有大過汝若有疑今悉可問從今已後更莫如是於僧福田生分別想即說偈言

衆僧功德海無能測量者佛尚生欣敬自以百偈讚況餘一切人而當不稱歎廣大良福田種少獲大利釋迦和合衆是名第三寶於諸大衆中勿以貌取人不可以種族威儀巧言說未測其內德

觀形生宗即觀形雖幼弱聰慧有高德不知內心行乃更生輕蔑譬如大叢林蔭蔭雜伊蘭衆樹雖參差語林則不異僧雖有長幼不應生分別迦葉欲出家捨身上妙服取庫軍下衣猶直十萬金衆僧之福田其事亦如是供養取下者獲報十萬身譬如大海水不宿於死屍僧海亦如是不容毀禁者於諸凡夫僧取下持少戒恭敬加供養能獲大果報是故於衆僧者老及少年等心而供養不應生分別

今時檀越聞是語已身毛為豎五體投地求哀懺悔凡夫愚人多有僣吝願聽懺悔所有疑惑幸為解釋即說偈言

汝有大智慧以斷諸疑網我若不諮問則非有智者

今時沙弥即告之曰恣汝所問當為汝說檀越問言大德敬信佛僧何者為勝沙弥答曰汝寧不知有三寶乎檀越言我今雖復知有三寶然三寶中豈可無有一取勝耶沙弥答曰我於佛僧不見增減即說偈言

大姓婆羅門厥名安羅闍野譽佛不異以食施如果如來既不受三界無能消擲置於水中烟炎同時起瞿曇沙弥佛勅施衆僧以是因緣故三寶等無異今時檀越聞是語已即作是言如其佛僧等無異者何故以食置於水中不與衆僧沙弥答言如來於食都無吝惜為欲顯示衆僧德力故為是耳所以者何佛觀此食三界之中無能消者置於水中水即炎起然瞿曇沙弥故以衣奉佛佛迴與僧衆僧受已無有變異是故當知僧有大德得大名稱佛僧無異時彼檀越即作是言自今以後於衆僧所若老若少等心恭敬不生分別沙弥答言汝若如是不久當得見諦之道即說偈言

多聞與持戒禪定及智慧趣向三乘人得果并與向譬如辛頭河流注入大海是等諸賢聖悉入僧大海譬如雪山中具足諸妙藥亦如好良田增長於種子賢善諸智人悉從僧中出

說是偈已而作是言檀越汝寧不聞經中阿尼盧頭難提點毗羅此三族



姓子鬼神大莊嚴論經第一 卷五大將名曰伽扶白佛言世

尊一切世界若天若人若魔若梵若能  
心念此三族姓子者皆能令其得利  
安樂僧中三人尚能利益況復大衆  
即說偈言

三人不成僧 念則得利益 如彼鬼將言  
未得名念僧 尚獲是大利 況復念僧者  
是故汝當知 功德諸善事 皆從僧中出  
譬如大龍雨 唯海能堪受 衆僧亦如是  
能受大法雨 是故汝應當 專心念衆僧  
如是衆僧者 是諸善之群 解脫之大衆  
僧猶勇健軍 能摧魔怨敵 如是衆僧者  
勝智之叢林 一切諸善行 運集在其中  
趣三乘解脫 大勝之伴黨  
今時沙彌說偈讚已 檀越眷屬心大  
歡喜皆得須陀洹果  
大莊嚴論經卷第一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事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夫聽法者有大利益增廣智慧  
能令心意悉皆調順我昔曾聞師子  
諸國今時有人得摩尼寶大如人膝  
其珠殊妙世所希有以奉獻王王得  
珠已諦視此珠而說偈言

往古諸王等 積寶求名稱 聚會諸賓客  
出寶自矜高 捨位命終時 捨寶而獨往  
唯有善惡業 隨身不捨離 譬如鋒作害  
他得自不獲 財寶亦如是 資他無隨已  
往昔諸國王 為寶之所誑 儲積已待他  
無一隨已者 吾今當自為 必使寶隨已  
唯佛福田中 造作諸功德 隨已至後世  
善報不朽滅 臨當命終時 一切皆捨離  
舉宮室親愛 大目諸猛將 悲戀送土者  
至塚則還家 象馬寶蓋羣 珍玩及庫藏  
人民諸城郭 園苑快樂處 飄然獨捨逝  
都無隨從者

王說偈已即詣塔所以此寶珠置塔  
振上其明顯照猶如大星若日出時

照王宮殿曜曜相映倍於常明珠之

光明日日常余於一日中卒無光色  
王惟其余即遣人看既至彼已不見  
寶珠但見根下血流汙地尋逐血跡  
至迦陀羅林未到彼林已見偷珠人  
竄伏樹間偷珠之人當取珠時墮根  
折斷故有是血即執此人特詣王邊  
王初見時其懷忿恚見其傷毀復生  
悲愍慈心視之而語之言咄哉男子  
汝甚愚癡偷佛寶珠將來之世必墮  
惡趣即說偈言

恠哉甚愚癡 無智造大惡 如人畏杖撻  
返受於斬害 畏於貧窮苦 興此狂愚意  
不安少貧乏 長受無窮厄  
今時一巨聞是偈已即白王言如王所  
說真實不虛即說偈言

塔為人中寶 愚癡輕盜竊 斯人無量劫  
不得值三寶 如昔有一人 信心歡喜故  
耳上須曼花 以用奉佛塔 人天百億劫  
極受大快樂 十力世尊塔 盜竊而自營  
以是業緣故 沉沒於地獄

復有一巨懷忿而言如此愚人罪各  
已彰何須呵責宜加刑戮王告目言

莫出此語彼人已死何須更殺如人倒地宜應扶起時王即說偈言

此人已毀行宜速拔濟之我當賜財寶令懺悔修福使其得免離將來大苦難我當與錢財使彼供養佛若彼不向佛罪過終不滅如人因地跌還扶而得起因佛獲過罪亦因佛而滅

時王即便大賜錢財教令佛邊作諸功德尔時偷者即作是念今者大王若非佛法中調順之人計我懺罪應被斬害此王能容實是大人救我重罪釋迦如來甚為奇特乃能調化邪見國王作如斯事說是語已還到塔所匍匐向寺合掌歸命而作是言大悲世尊世間真濟雖入涅槃猶能以命賑賜於我世間咸皆号为真濟名稱普聞遍諸世界及於今者濟我生命是故真濟名不虛設即說偈言

世間稱真濟此名實不虛殘今蒙救拔知實真濟義世間皆熾然多諸營蒸憊慈悲清涼日照除熱惱苦如來在世時於曠野鬼所拔濟首長者是事未為難於今涅槃後遺法濟危厄令我脫苦惱

是乃為甚難云何世工匠奇巧合聖心圖像舉右手示作安慰相怖者觀之已尚能除恐懼况佛在世時所濟甚弘多今遭大苦厄形像免濟我

復次夫少欲者雖有財物心不受著猶得稱之名為少欲我昔曾聞有優婆塞彼優婆塞時有親友信婆塞門法時彼親友善信婆塞門弊衣苦行五熱炙身恒食惡食卧糞穢中即嘆優婆塞言汝可就此觀婆塞門汝頗曾見清身自苦高行之士少欲知足如此人不優婆塞言如此高行可誑於汝即共親友問婆塞門汝今苦行為何而求婆塞門曰我今苦行欲求為王時優婆塞語親友言此人今者方求大地庫藏珍寶宰割自恣貪嗜美味宮人侍御好樂女色種種音樂而以自娛雖作大臣長者有諸財寶不適其意乃欲希求一切大地人民珍寶何以稱之為少欲耶汝但見其身行苦行便謂少欲不知此人所求無厭謂為少欲即說偈言

所謂少欲者非必忘衣食無諸資生具

以之為少欲此人於今者心如大海貪求無厭足云何名少欲今修此苦行貪渴五欲故此人實虛偽詐現少欲相為貪故自苦實非少欲者

說是偈已優婆塞復作是言今者此人具諸貪欲瞋恚愚癡仙聖所行無有少分是故當知夫少欲者不在錢財多諸寶物何以知之如頻婆娑羅王富有國土象馬七珍猶名少欲所以者何雖有財寶心不貪著樂於聖道以是之故雖復富有七珍盈溢心無希求名為少欲雖無財寶希求無厭不得名為少欲知足即說偈言

若以無衣食保形尼軋等造作諸勤苦以為苦行者餓鬼及畜生貧窮諸衰憊斯等處艱難亦應名苦行彼人亦如是徒為自疲勞形雖作苦行而心懷貪著希求無厭足不名為少欲雖復具衆物心無所滌者修行業聖道是乃名少欲譬如諸農夫以穀種田中貪收多果實不名為少欲身如惡難者將適須臾具意求於道故是名少欲者為治惡難者少受資生具心不貪復有是具名少欲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六經 事

心意不諂曲 亦不求名利 雖有資生具名聞具實德 能有如斯事 是乃真少欲復次雖復持戒為人天樂是名破戒我昔曾聞有一沙門與婆羅門於空林中夏坐安居于時沙門數數往返婆羅門所與其共事不存親疎正處其中所以者何若與親昵恐其生憐慢若與其疎謂為憎惡即說偈言

以杖置日中 豎卧俱無影 執杖倚空者 其影則脩長 彼人亦如是 親疎宜得中 今漸通泰已 然後為說法

此婆羅門無有智慧不別賢愚供事極苦是以我今不宜親昵亦不應疎何以故事愚人苦不解供事亦名為苦種種方便共相習近漸相體信得與言語余時比丘問婆羅門汝今何故舉手向日卧灰土上裸形散草晝夜不卧翹足而立行此苦行為何所求婆羅門答曰我求國王此婆羅門於後少時身遇病患往問醫師療疾之方醫師報言宜須食肉於是婆羅門語比丘言汝可為我至檀越家乞索少肉以療我疾于時比丘作是思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七經 事

惟我今化彼正是其時作是念已化為一羊繫著其邊婆羅門問比丘言汝為索肉今在何處比丘答言羊即是肉婆羅門大生瞋恚而作是言我寧殺羊而食肉耶於是比丘說偈答言汝今憐一羊 猶尚不欲殺 後若為國王牛羊與猪豕 雞犬及野獸 殺害無有量 汝在御座上 厨宰供汝食 汝若瞋恚時 當言新彼頭 或言截手足 又時教挑目 汝今憐一羊 方欲多殺害 若實有悲心 豈捨求王意 如人臨刑戮 畏苦多飲酒 華林極敷榮 猛火將欲焚 又如著金鎖 雖好能繫縛 王位亦如是 恒有恐懼心 威力諸侍從 莊嚴以珍寶 不見後過患 凡夫貪願求 既得造諸惡 墮落三惡道 如鐵貪大邑 投中自焦滅 雖有五欲樂 名稱普聞知 恒多懷恐懼 憂苦患極深 猶如捉毒蛇 逆風持炬火 不捨危害至 亦如臨死苦 王者遊出時 頂上戴天冠 眾寶自璽珞 上妙莊嚴服 名馬眾寶車 乘之出遊巡 道從數百千 威勢極熾盛 若有殺敵時 寶鎧自嚴身 勝則多殺害 負則失身命 妙香以塗身 上服以香熏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八經 事

所食諸餚餽 百味恣其口 所須皆隨意 無有違逆者 行來若坐卧 舉動悉縱長 親友亦不信 雖復為親友 恒有危懼心 云何名為樂 如魚吞鉤餌 如雀塗利刀 亦如網羅挫 魚獸貪其味 不見後苦患 貴富亦如是 終受地獄苦 地獄垣牆辟 屋地皆熾然 罪人在其中 火出自燒身 受苦無有量 汝當自思惟 所為樂既少 眾苦患甚多 是故應念苦 莫求貴自在 捨汝願求心 唯有求解脫 眾苦悉消除 婆羅門聞是偈已默然不答合掌向比丘白言尊者善有辨才開悟我心 設使得彼三十二天王者亦不甘樂 即說偈言 善音巧方便 明智能觀察 為我除邪願 示導正真路 善友當如是 世間所稱讚 常應近是友 無有諍惱患 善導我心意 迴邪入正道 示我善惡相 令得於解脫 復次依邪道者得眾苦患修正道者增長信心及以名稱有智之人應觀邪正我昔曾聞有一人於行路側作小苦行若有人時時棘刺上若無人特別居餘處有人見已而語之言汝



今亦可餘卧刺上何必縱體傷毀甚  
多此人聞已深生瞋忿放身縱體投  
棘刺上轉劇於前時有一優婆塞在  
其傍立是苦行者見已自擺轉復增  
劇優婆塞即語之言汝於前者但以  
小刺今復乃用瞋恚之棘而以自刺  
先所刺者傷毀甚淺貪瞋之刺乃為  
深利卧棘刺者苦止一世貪瞋刺苦  
及無量身以刺刺身此瘡易滅貪瞋  
刺瘡歷劫不差是故宜速除深毒刺  
即說偈言

汝今應勤拔心中深毒刺 宜以利智刀  
割斷貪瞋棘貪瞋深著人 世世不可杜  
愚小諸邪見不識正真道 苦身卧棘刺  
以苦欲離苦人見卧棘刺 無不遠逃避  
唯汝於斯苦抱持不放捨 我見如此事  
乃知有邪正是故重自歸 十力之世尊  
大悲拔眾苦 開示正道者 涉彼邪徑眾  
導以八正道 外道邪見等 為苦所欺誑  
極為信著苦 流轉無窮已 諸有智慧者  
見此倍增信 外道甚愚惑 苦盡得解脫  
出世大仙說 眾具悲憫足 得修八正道  
修道故解脫 以是故當知 安樂獲解脫

非如汝外道 受苦得涅槃 依心故造作  
善惡等諸業 汝當伏心意 何故橫苦身  
身為眾結使 妄修種種苦 是苦修道者  
地獄應是道 然此地獄中 斬截及糞屎  
熾然燒炙等 具受眾苦毒 彼雖受諸苦  
不得名苦行 智慧結三業 垢穢皆消除  
釋迦文佛教 教諸一切人 應求天甘露  
又宣說止觀 亦在精智慧 是名真苦行  
何用徒勞身 造作無益苦 此苦甚長遠  
深廣無崖限 辟如有惡子 不得其孝養  
但作諸罪累 由彼受眾苦 是時彼外道  
而作如是言 諸仙修苦行 亦復得生天  
優婆塞說偈 而答於彼言 諸仙生天上  
非因卧棘刺 由施戒實語 而得生天上  
汝雖作苦行 都無有利益 猶如春農夫  
不下於種子 至秋無果實 而可得收穫  
沒等亦如是 不種善根子 但修諸苦行  
畢竟無所獲 夫欲修道者 當資於此身  
以美味飲食 充足於軀命 氣力既充溢  
能修戒定慧 斷食甚飢渴 身心俱擾惱  
不令心專定 云何獲聖果 雖復食餅餌  
不食者美味 但為戒實語 施忍及擇定  
斯等為種子 能獲善果報 身雖受飢渴

而心望美味 因時尚不甘 況當復美果  
若有殘害心 使他生畏怖 若除殘害心  
能施無畏者 是則名行法 若復生殘害  
攝之為非法 美味充足者 終無害他意  
以無害心 故無有損於彼 設起大慈心  
然得大善果 汝雖行自餓 飢渴而瞞眠  
亦復無益事 外道作是言 如汝起慈心  
不必能利益 而得大果報 自餓而瞞眠  
其事亦如是 雖無益於彼 亦得善果報  
優婆塞答言 慈心除瞋害 以除瞋害故  
能獲善果報 汝法作苦行 增長於瞋故  
便起身口惡 云何得善果 慈心則不介  
若起慈心時 能除滅瞋害 以無瞋害故  
則起身口善 無益而苦行 云何同慈善  
譬如師子吼 諸獸無在前 如來無尋辯  
其事亦如是 一切諸外道 無敢抗對者  
說法摧外道 默然無酬答  
復次夫身口業不能自在 要由於意  
我昔曾聞有比丘尼 至賒伽羅園於  
彼園中有婆羅門五熱炙身 額上流  
水 胃腹懷中悉皆流汗 咽喉乾燥 唇  
舌焦然 無有延壽 四面置火 猶如煎  
金 亦如黃跋紅赤 熾然夏日盛熱 以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十三 事  
炙其上展轉反側無可避處身體焦

爛如餅在鐵此婆羅門常著縷褐五

熱炙身時人因名号縷褐炙時比丘

尼見是事已而語之言汝可炙者而

不多之不可炙者而便炙之今時縷

褐聞是語已極生瞋恚而作是言惡

剃髮者何者可炙比丘尼言汝若欲

知可炙處者汝但炙汝瞋恚之心若

能炙心是名真炙如牛駕車車若不

行乃須策牛不須打車身猶如車心

如彼牛以是義故汝應炙心云向暴

身又復身者如林如牆雖復燒炙將

何所補即說偈言

心如城主 城主瞋恚 乃欲求城

無所增益 辟如師子 有人或以

弓箭瓦石 而打射之 而彼師子

逐逐彼人 辟如癡犬 有人打擲

便逐瓦石 不知尋本 言師子者

喻智慧人 能求其本 而滅煩惱

言癡犬者 即是外道 五熱炙身

奪識心本 婆羅門言 何名炙心

比丘尼言 四諦之智 如四火聚

修道如日 夫智慧者 以四諦火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十三 事  
修淨日 以此五法 而炙其心

而此身者 不得自在 何故苦身

若欲苦者 當苦於彼 能苦身本

行來坐卧 非身所為 但為心使

苦非身作 過在於心 何故苦身

心若離身 身如木石 是以智者

宜責其心 不應苦身 又汝以此

五熱炙身 以為苦行 而得道者

地獄衆生 受苦無量 種種楚毒

亦應得道 婆羅門曰 為此苦行

發心造作 得名修道 地獄衆生

逼迫受苦 是故不應 說言修道

比丘尼曰 若自發心 而得福者

小兒把火 亦應得福 然實不得

以是推之 汝之所作 五熱炙身

亦無有福 婆羅門曰 嬰孩小兒

無有智慧 是以無福 我有智慧

造作如此 五熱炙身 是故有福

比丘尼言 若以有智 修於苦行

便有福者 採真珠人 刺身出血

珠乃可得 亦應有福 婆羅門曰

以貪心故 雖復出血 不名為福

比丘尼言 汝為苦行 貪天上樂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十四 事  
亦應無福 若以貪求 無果報者

遊獵之人 不應得報 若使魚獵

不得報者 汝今為此 苦行之事

亦不應得 天上樂報 汝今何故

身心迴轉 欲以苦行 得於天樂

我佛法中 無有如斯 五熱炙身

受苦行法 得彼天樂 欲得天樂

修實語等 諸善功德 雖復貪怖

得生天樂 辟如服藥 或貪或怖

既服之已 藥力必行 若住實語

諸功德者 或貪或怖 必得天樂

時婆羅門 辭窮理屈 不能加報

默然而住 時左右人 於佛法中

生清淨信 深樂正法 各相謂言

善哉佛法 有大智力 甚深難測

外道之智 極為淺薄 辟如爆火

若觸人身 人無不畏 佛法爆火

亦復如是 觸婆羅門 能令其怖

我等今者 得聞佛法 善勝之論

咸應歸向 佛涅槃處 恭敬禮拜

南無世尊 音聲善柔 敷演說法

女人智淺 飲佛甘露 能大衆中

說法無畏 誰於佛語 而不恭敬

大莊嚴論卷第二 第十五段 事  
斯比丘尼 智慧微淺 能用滅結

牟尼尊語 猶故能令 此婆羅門  
不能加報 默然而住

復次欲如肉搏衆鳥竟逐有智之人  
深知財惠而不貪者我昔曾聞修婆  
多國時有比丘於壞垣壁見有伏藏  
有大銅甕滿中金錢將一貧優婆塞  
而示之慶即語之言可取是寶以為  
資生時優婆塞問比丘言何時見此  
比丘答言今日始見優婆塞言我見  
是寶非適今日久來見之然我不取  
今善聽我當說實所有過患若取  
是寶為王所聞或至於死或被謫罰  
或復繫閉如斯等苦不可稱數即說  
偈言

我見是寶來 歷年甚久遠 此寶毒整害  
劇彼黑毒地 是故於此寶 都無有貪心  
觀之如毒蛇 不生財寶想 繫閉被謫罰  
或時至死亡 一切諸災害 皆由是寶生  
能招種種苦 為害甚可怖 故我於寶所  
不生貪近想 群生迷著寶 謂之為珍玩  
寶是危害物 妄生安善想 有如斯過患  
何用是寶為 如是膿汙身 趣自支軀命

大莊嚴論卷第二 第十六段 事  
會當捨敗滅 何用珍寶為 譬如火投薪

無有厭足時 人心亦如是 希求無厭足  
汝若憐愍我 教我少欲法 云何以財寶  
而以見示語 夫少欲知足 能生大利樂  
若其多欲者 諸根恒散亂 貪求無厭足  
希望增苦惱 然此多欲人 常生於欲想  
貪利無有極 如摩竭魚口 而彼少欲人  
無貪求苦故 心恒懷悅豫 歡慶同節會  
時優婆塞讚歎少欲知足之法彼此  
比丘生希有想而讚之言善哉善哉真  
是丈夫雖無法服心已出家能順佛  
語知少欲法而此少欲諸佛所讚比  
丘言汝之所說謔而言之深見識呵  
令我愧踏汝今處家妻子眷屬僮僕  
使人正應貪求以用自營能隨佛語  
讚歎少欲假使有人以鐵為舌無有  
能可少欲知足我今雖復剃除鬚髮  
身服法衣相同沙門然實不知沙門  
之法而方教汝多欲之事不能稱述  
法王所讚少欲之法是諸善源如佛  
修多羅中亦說少欲為沙門本如來  
昔日乞食訖若有餘食或時施與諸  
比丘等或復置於水中用與諸乞兒

大莊嚴論卷第二 第十七段 事  
時有二比丘乞食不足而有飢色從

外來入佛既見已而語之言今有餘  
食汝能食不一比丘言如來世尊說  
於少欲有大功德我今云何貪於此  
食而取之耶一比丘言如來世尊所  
有餘食難可值遇梵釋天王等皆悉  
頂戴而恭敬之我今若食當益色力  
安樂辯才如是之食甚難值遇云何  
不食於時世尊讚不食者善哉比丘  
能修佛教行少欲法此一比丘雖順  
佛語食佛餘食佛不讚歎是故當知  
少欲之法佛所印可教戒之本即說  
偈言

欲得法利者 應當解少欲 如此少欲法  
聖莊嚴瓔珞 今世除重擔 無憂而快樂  
乃是大涅槃 宅室之初門 開制魔軍衆  
要防之隘路 度於魔境界 無上之印封  
持戒如巨海 少欲如海潮 能為衆功德  
密緻之覆蓋 貪求疲勞者 憊駕止息處  
親近少欲者 如以聲牛乳 酪酥醍醐等  
因之而得出 少欲亦如是 出生諸功德  
能展手施者 此手名嚴勝 受者能縮手  
寂靜復過彼 若人言施與 是諸價難及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三十條 事  
受者言我足 難量復過彼若欲得法者

應親近少欲 十力說少欲 即是聖種法

少欲無財物 增長戒聞慧 如此少欲法

出家之法 雖有渴愛等 終不能擾惱

且置後世樂 現在獲安隱

復次夫知足者 雖貧名富 不知足者

雖富是貧 若聖智滿 乃名大富 我昔

曾聞有優婆塞 主人譏呵云 取貧窮

而優婆塞樂 佛所讚知足之法 即順

法相而說偈言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時優婆塞說偈已 語彼人言 如佛所

說 知足則富 汝今何故稱我貧窮 復

說偈言

雖有諸珍寶 豐饒資生具 不信三寶者

說彼家貧窮 雖無諸珍寶 及以資生具

能信三寶者 是名第一富 我今敬三寶

以信為珍玩 汝以何因緣 說我為貧窮

帝釋毗沙門 雖富眾珍寶 如其布施時

不能一切捨 我心愛知足 於諸財寶物

無有貪著意 一切志能捨 富貴者庫藏

多有眾珍寶 水火及盜賊 悉皆能侵奪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三十一條 事  
彼若喪失時 則生大苦惱 良醫及妙藥

不能治彼苦 我以信為寶 無能侵奪者

心意坦然樂 無諸憂患苦

說是偈已 復作是言 是故當知 雖有

庫藏象馬七寶資生之具 不知足者

猶名為貧 是以佛說 知足富眾 人

聞是語已 皆歡善哉 真是正說 有大

智慧名大丈夫 各相語言 自今已後

雖無財寶 但有信心 我等見之 稱為

富者 昔集錢財 皆為樂故 為欲供給室

家眷屬 今無乏故 如斯之樂 正為現

身信心之寶 為於累世於人中 財

寶自恣是故 知信為第一財寶 如此

信財於生死中 極受快樂 無諸苦惱

金銀珍寶 能生災患 晝夜憂懼 畏他

劫掠 然有八危 以貪著故 因累世受苦

以有信故 能得戒財 施財定財 慧財

若無信者 云何得有如是等財 是以

信財為第一 我有是財 故於人前

自言大富 我於往昔 深積善業 是以

今者因信心 知足而說偈言

因有信心 故則不造諸惡 一切諸功德

以信為使命 信亦如河箭 駛流其速速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第三十二條 事  
能令於心意 速疾至善法 誰有多財寶

能勝信巨富 雖有財富者 失財則貧窮

若其命終時 捨之而獨逝 無隨至後世

信財不喪失 恒常自隨逐 累劫受快樂

世人積財寶 能生彼貪欲 信財則不貪

見則生歡喜 於諸財寶中 信財最為上

顯示此義者 牟尼之所說 是故我非貪

信財 取為勝餘者 不名財 唯信是實財

以信布施者 財物得增長 不信施彼者

果報轉少

大莊嚴論經卷第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三

事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有弟子能堅持戒為人所仰一切世人并敬其師我昔曾聞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為賊剽掠剥脫衣裳時此群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者何為盡欲殺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今若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得四向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比丘等既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為日所炙致壺蠅之所變燒從旦被縛至於日中轉到日沒晦冥大闇夜行禽狝交橫馳走野狐群鳴鴉鵲呼惡聲啼叫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汝等善聽人命促短如河駛流設處天堂不久磨滅況人間命而可保乎命既不久云何為命而毀禁戒諸人當知人身難得佛法難值諸根難具信心難生此一事皆難值遇辟

如盲龜值浮木孔佛之正道不同於彼九十五種邪見倒惑無有果報修行佛道必獲正果云何怪惜如此危脆不定之命毀佛聖教若護佛語現世名聞具足功德後受快樂如佛說偈若有智慧者能堅持禁戒求天涅槃福意而復得名稱普聞知一切咸供養必得人天樂亦獲解脫果伊羅鉢龍王以其毀禁戒福傷樹禁故命終墮龍中諸佛悉不記彼得出龍時能堅持禁戒斯事為甚難戒相極眾多分別曉了難如劍林棘聚屢中多傷毀愚劣不堪任護持如是戒

是諸比丘為苦所逼不得屈申及以動轉恐絕於草傷犯禁戒自相謂言我等修行亦如彼稱均平處所不令增減今在怖難恐懼之處執志不虧始別偉健以斯賤命當賀貴法人大之樂及涅槃樂我等今者更無所趣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造作眾惡業或得生人道竊盜姪他妻王法受刑戮計算不能數復受地獄苦如是亦難計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雞犬鷹鵄禽鴉等為他所殺害喪身無涯限未曾有少利我等於今者為護聖戒故分捨是微命必獲大利益我等今危厄必定捨軀命若當命終後生天受快樂若毀犯禁戒現在惡名聞為人所輕賤命終墮惡道今當共立要於此至沒命假使此日光曝我身命就我要持佛戒終不中毀犯假使諸惡狎摑裂我手足終不敢毀犯釋師子禁戒我寧持戒死不願犯禁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遇出田獵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遇見之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裸形者為是尼捷為是沙門作是念已遣人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慙愧障蔽其身使人審知釋子沙門何故知之右肩黑故使即還返自言大王彼是沙門非為尼捷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彼為賊所劫慙愧為草繫如鈎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懼默作

大莊嚴論卷第三 第四分 事

是念我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青草所繫手猶如鸚鵡翅又如伺天羊不動亦不搖雖知處危難默住不傷草如林為火焚犛牛為尾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無病似有力以何因緣故草繫不動轉汝等豈不知身自有力耶為呪所迷惑為是苦行耶為自厭患身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曰

此草甚脆弱頻絕亦不難但為佛世尊金剛戒所縛守諸法禁故不敢挽頻絕佛說諸草木悉是鬼神村我等不敢違是以不能絕如似呪場中為蛇畫境界以神呪力故毒蛇不能度牟尼尊畫界我等不敢越我等雖護命會歸於魔滅願以持戒死終不犯戒生有德及無德俱共捨壽命有德慧命存并復有名稱無德喪慧命亦復失名譽我等諸沙門以持戒為力持戒為良田能生諸功德生天之梯陞名稱之種子得聖之橋津諸利之首目誰有智慧者欲壞戒德辭

大莊嚴論卷第三 五種 事

今時國王心甚歡喜即為比丘解草繫縛而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釋師子所說寧捨己身命護法不毀犯我今亦歸命如是顯大法歸依離熱惱牟尼解脫尊堅持禁戒者我今亦歸命

復次若人內心賢善則多安隱利益

一切是故智者應修其心恒令賢善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估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破壞今時有一年少比丘扳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惶懼為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上座汝所得板應以與我今時年少即便思惟如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上座復作是念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洄洑波浪大海之難極為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為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為自全濟為隨佛語勝無量功德聚名稱遍十方極命極鄙賤云何違聖教

大莊嚴論卷第三 第六分 事

我今受佛戒至死必堅持為順佛語故奉板遺身命若不為難事終不獲難果我若持此板必渡大海難若不順聖旨將沒生死海我今沒水死雖死猶名勝若捨佛所教失於人天利及以大涅槃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板持與上座既受

板已于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讚比丘曰汝真是比丘實是苦行者号余為沙門汝實稱斯名由汝德力故眾伴及財寶得免大艱難一切安隱出汝言誓堅固敬順佛所說汝是大勝人能除眾患難我今當云何而不加擁護見諦能持戒斯事未為難凡夫不毀禁此乃名希有比丘慶安隱清淨自謹慎能不毀禁戒此亦未為難未獲於道跡慶於大怖畏捨已所受命護持佛教戒難為而能為此軍為希有

復次若不見道跡雖復多聞不能得拔生死之苦是故智者應求見諦我



昔曾聞兄弟二人俱共出家兄得羅漢弟誦三藏時彼羅漢語三藏言汝可坐禪三藏報曰我當坐禪羅漢比丘復語之言汝寧不聞佛之所說夫行道者如救頭然即說偈言

今日造此事未必到明旦人命不可保宜速修善業死大軍來至無可求請哀若其命終時不知從何道冥冥隨業緣莫知路遠近命如風中燈不知滅時節汝言明當作斯言甚虛妄死虎極暴急都無有容縱一旦卒來到不待至明日死王多殘害汝應生怖畏當知身危脆命速難可保應勤觀內身捨棄多聞業求離世解脫超拔生死根死若卒至時悔熱無所及今若見道跡後無悔熱愚佛法中堅實所謂得道跡多聞業虛偽應捨莫受怯雖多聞博達不獲道跡者譬如盲執炬照彼自不觀若欲求自利必須見道跡慶眾師子吼言辭善巧妙敷演諸法相分別釋疑難能令聽法眾皆發歡喜心又使一切人悉得於調順雖有如是事臨終心錯亂墮於惡道中智者所嗤笑汝之所說法言詞字句滿

次第說因果美味悅心意甜如甘蔗漿雖能作斯事不能自調順未斷三惡趣自求得解脫空用是事為凡夫不可信宜速求見諦汝有大名稱咸云善說法雖有空名譽於汝將何益當觀案內身嘿然皆禪定昔來多聞者其數甚眾多無常所遷謝存者極數少勤苦求名譽雖得復散失佛說有為法一切悉無常過去恒沙佛成就三達智除滅於三障一念觀三世斯等諸世尊名聞滿十方今皆般涅槃名字亦隨滅是故汝今者應勤修精進捨離於名稱專求於解脫三藏答言正亦當作未久之間身遇重病恐命將終深生悔恨而說偈言恠哉我今日於佛聖法中戒聞雖具足而不得見諦我今若死者與狗亦無別洎流沒生死如彼陶家輪我今可哀慙未得證道跡師長垂慈矜勸我學禪思我不奉法教都不習少分是故於今者不得見真諦我執釋迦文大明之法燈而為無明首不能自照了以不能照故永沒生死苦其諸同學聞其病患屆來瞻視見其

恐懼皆悉驚愕各作是言汝寧不聞佛之所說多聞之人有智慧力能知無常是故汝今不應憂怖時病比丘即便說偈答同學言

我先蒙教誨當習坐禪法今日至明日寐情自欺誑今此一生命中空過無所獲是身如聚沫我不深觀察橫計為堅實不覺死卒至事者多聞法生於羣勝想忽為死蟬吞悔恨無所及如修多羅言應當習坐禪專精莫懈倦滅結之所說佛有如是教不能隨順行悔熱火所燒令我心焦惱我今甚闇劣譬如癡愚者於彼六道中不知趣何道未知將來世得聞佛語不周迴三有中為遇何等入亦不知未來為作何事業或能喪本心興起於三毒不修諸善事但造於眾惡嗚呼大苦哉我為自欺誑已得離諸難應獲出世道云何為癡悞放逸而自恣時諸同學聞說偈已重安慰言汝既多聞又堅持戒宜應自寬何為憂怖乃至如是病比丘言我今病困諸賢見捨必死無疑涕泣流淚而白兄曰願少近我由我愚惑不奉兄教今者病

金瓶梅詞話卷五 第十二回

篤必就後世願兄垂慈當見拔濟令離大苦即說偈言

同慶佛法中汝稱沙門寶數數教誡我愚劣不承順我以斯事故倍復生悔熱感夏鬱蒸氣猛焰燒焦然我之背恩教悔熱復過彼我今無所恃唯當歸依汝於後受身時觀察莫忘我今後值佛法復還得出家不虛者法願必獲道果學問諸餘棄捨之不復為專精求解脫更無餘志未假使將來世求於見諦者皮肉及筋骨髓脉消乾竭身命趣自在終不捨解脫又願未來身常勤修善法晝夜六時中精進初不廢時病比丘說是偈已心懷惶悸其兄見之生大憂慙而作是言善哉善哉子今乃能深生悔恨發于誓願但先教汝不用我語驚悔於後將何所及而說偈言

疾病以困焉大命不云遠支節皆舒緩刀風解其形湯藥所不療醫師捨之去左右咸稱言恠哉決定死諸親婦女等對而悲啼哭臨終大恐怖驚憂苦難喻設當平健時知死有斯苦誰不發道意

金瓶梅詞話卷五 第十二回

克復解脫果盛年無意時懈怠不精進但營眾事務不修施戒禪後遭重病疾諸根如火然臨為死所吞方悔未修善彼病比丘即便命終還生人中時阿羅漢以天眼觀知其生處數到其家此兒漸大乳母抱持將詣僧坊至羅漢所捉兒不堅失手撲地頭打石上兒大瞋恚捨身命終墮地獄中時阿羅漢復以天眼而觀察之見在地獄生苦難處即說偈言

嗚呼大毀敗生處難可救佛力尚難拔況我能救濟繫心慧無漏非苦所能修地獄中苦惱無有暫樂心尚無暫樂心云何得繫念以無繫念故不得慧無漏如是之難處云何可收拔地獄受大苦不可以方喻設復強為譬人中死為苦少可得為喻彼苦恒過此如火者乾薪無有暫冷時地獄苦亦亦無有暫憩息地獄中除身皆如融鐵聚執惱燒然苦不可得稱計宜應除懈怠晝夜不休息勤儉於正道必使盡苦際是故先修道克復解脫果然後以多聞而作妙瓔珞復次見此事已應生驚悟尊豪榮位無

金瓶梅詞話卷五 第十二回

得常者我昔曾聞捕撻罰尼叱王將欲往詣罰尼叱城於其中路見五百乞兒同聲乞言施如我王聞是語便生悟解即作是念彼覺寤我我於往日曾更貧苦今若不施後亦如彼即說偈言

由其先世時多饒錢財實說言無可施今獲斯貧賤設我今言無後亦同於彼時有輔相名曰天法下馬合掌而白王言此諸乞兒咸言如我王答曰言我聞其語然我所解與汝有異汝之所解謂為乞索錢財雜物我所解者當為汝說汝今善聽即說偈言此諸乞兒等故來覺寤我以斯貧賤形示我今得見自言受此身慙不惠施故放逸所欺誑受是苦惱形愚劣諸乞兒示我如此義自言曾為王猶如星中月寶蓋覆頂上左右眾妓直侍從悲莊嚴聞者皆避路雖有如此等種種眾妙事由不布施故今受貧賤苦福樂迷汝心不覺後有苦人帝應當知我今甚毒苦宜當修布施莫使後如我輔相天法聞是偈已深生歡喜合掌

白王如佛言日見他受苦當自觀察  
王於今者實合佛意見彼乞兒則能  
覺寤善哉大王意細乃能覺是事  
善解分別佛所說義大王稱實能持  
大地真是地主不虛妄也所以者何  
能善分別佛法深義聰慧明達是故  
稱王為大地主即說偈言

地主常應念此意為無上此意難可恒  
能自利亦難人身極難得信心亦難生  
財寶難可足福田復難遇如是一事  
極難得聚會譬如大海中盲龜值浮孔  
如斯之難事大王盡具有是故於今者  
不應恣心意人身如電光暫發不久停  
雖復得人身危脆不可保臨終兩肩垂  
諸節皆舒緩雖有四威儀進止不自由  
眼目已上明將為死毒中親屬在其側  
親之咸悲泣以手觸其身安慰言勿懼  
既見親慰喻益更增悲感決定知已去  
涉於死長途雖有聚財物不可為資糧  
諸脉斷絕時顏色皆變冥命來催促已  
如油盡燈滅當於如斯時誰能修布施  
持戒及忍辱精進禪智等如斯時未至  
宜應勤用心

復次若命終時欲賣財寶至於後世  
無有是處唯除布施作諸功德若懼  
後世得貧窮者應修惠施我昔曾聞  
有一國王名曰難陀是時此王聚積  
珍寶規至後世思惟我今當集一  
國珍寶使外無餘貪聚財故以自己  
女置姪女樓上勸侍人言若有人賣  
寶來求女者其人并寶將至我邊如  
是集一國錢寶志皆蕩盡聚於王  
庫時有寡婦唯有一子心甚敬愛而  
其此子見於王女儀容瓌瑋姿貌非  
凡心甚執著家無財物無以自通遂  
至結病身體羸瘦氣息微愠母問子  
言何患乃介子具以狀啓白於母我  
若不得與彼交往定死無疑母語子  
言國內所有一切錢寶盡無遺餘何  
處得寶復更思惟汝父死時口中有  
一金錢汝若發塚可得彼錢以用自  
通即隨母言往發父塚開口取錢既  
得錢已至王女邊介時王女遣送此  
人并所與錢以示於王王見之已語  
此人言國內金寶一切蕩盡除我  
庫中汝於何處得是錢來汝於今

者必得伏藏種種拷楚微得錢處  
此人白王我實不得地中伏藏我  
母示我亡父死時置錢口中我發  
塚取故得是錢時王遣人往檢虛實  
使人既到果見死父口中錢處然後  
方信王聞是已而自思忖我先聚集  
一切寶物望持此寶至于後世彼父  
一錢尚不能得賣持而去況復多也  
即說偈言

我先勤聚集一切眾珍寶望賣諸錢物  
隨已至後世今觀發塚者還棄金錢取  
一錢尚不隨况復多珍寶復作是思惟  
當設何方便得使諸珍寶隨我至後世  
昔者頂生王將從諸軍眾并象馬七寶  
悉到於天上羅摩造草橋得至楞伽城  
吾今欲昇天無有諸梯登欲詣楞伽城  
又復無津梁我今無方計持寶至後世  
時有輔相聰慧知機已知王意而作  
是言王所說者正是其理若受後身  
必須財寶然今珍寶及以象馬不可  
賣持至於後世何以故王今此身尚自  
不能至於後世况復財寶象馬者乎  
當設何方令此珍寶得至後身唯有



大莊嚴論經卷第三 第十六

施與沙門婆羅門貧窮乞見福報資人必至後世即說偈言

莊嚴面目者臨水見勝好 好醜隨其面影悉現水中 莊嚴則影好 垢穢則影醜 今身如面貌 後受形如影 莊嚴形戒慧後得可受果 若作惡行者 後受報甚苦 信心以財物 供養父母師 沙門婆羅門貧窮困厄者 即是後有水 於中見面像施戒慧業影 亦復彼中現 王有衆營從官人諸姝女 臣佐及吏民 音樂等倡妓如其命終時 悲戀送塚間 到已便還家 無一隨從者 後宮侍直等 庫藏衆珍寶 象馬寶鬘 一切娛樂具 國邑諸人民苑園遊戲處 悉捨而獨逝 亦無隨去者 唯有善惡業 隨逐終不放

若人臨終喘氣虛出喉舌乾焦不能下水言語不了 瞻視不端筋脉斷絕刀風解形支節舒緩機關止發不能動轉舉體酸痛如被針刺命盡終時見大黑闇如墜深坑獨遊曠野無有黨侶唯有修福為作親伴而擁護之若為後世宜速修福即說偈言 若人命終時 獨往無伴黨 畢定當捨離

大莊嚴論經卷第三 第十六

所愛諸親友 獨遊黑闇中 可畏恐怖處 親愛各別離 孤梵無從伴 是故應莊嚴善法之資糧

為滿此義我故說此經 留文又以六偈讚王即說偈言

雖有諸珍寶 積聚如雪山 象馬衆寶車 謀臣及呪術 專念死時至 不可以救免 宜修諸善業 為已得利樂 目如青蓮者 應勤行戒施 死為大惡畏 聞者皆恐懼 一切諸世間 無不終沒者 以是故大王 宜應觀死苦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為已得利樂 宜勤行戒施 人命壽終時 財寶不隨逐 壯色及盛年 終不還重至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為已得利樂 宜勤行戒施 彌力那侯沙 耶耶帝大王 及毛豆摩羅 婆伽跌利不 翹離奢勢夫 踰越頻世波 如是人中上 衆勝大王等 軍衆及群官 悉皆滅沒去 欣感相續生 意念次第起 目如青蓮者 應當修善業 使已受快樂 宜勤行戒施 財寶及榮貴 此事難可遇 福祿非恒有 身力有增損 一切無定相 地主亦非常 如此最難事 今悉具足得 目如青蓮者 應具修諸善

大莊嚴論經卷第三 第十六

使已受快樂 宜勤修戒施 勁勇有力者 能越渡大海 專念健丈夫 能超度諸山 設作如斯事 未足名為難 能利益後世 是事乃為難

復次此身不堅是故智者應當分別供養尊長是則名為以不堅法易堅固法我昔曾聞牟尼種中有王名曰阿育信樂三寶若於靜處見佛弟子不問長幼必為下馬接足而礼余時彼王有一大巨号名耶賒邪見不信見王礼敬諸比丘等深生謗毀而白王言此諸沙門皆是雜種而得出家非諸刹利及婆羅門亦雜毗舍首陀羅等又諸皮作及能織者巧作埵瓦剝鬚鬚師亦有下賤旃陀羅等大王何故而為作礼王聞是語默然不報別於後時集諸大目勅諸人言我於今者須種種頭不聽殺害仰汝等輩得自死者即語諸目汝今某甲仰得是頭復告某甲仰得彼頭如是展轉遍勅諸目仰得異頭不聽共同別告耶賒今又仰汝取自死人頭各各皆使於市中賣如是頭等餘頭皆賣唯

有人頭見者惡賤遠避而去無肯買者衆人見之咸皆罵辱而語之言汝非旃陀羅夜叉羅刹云何乃捉死人頭行被罵辱已還詣王邊而白王言我賣人頭不能令集返被呵罵王復語言若不得價但當虛與時彼耶賒尋奉王教入市唱告欲虛與人市人見已復加罵辱無肯取者耶賒慙愧還至王所向王合掌而說偈言

牛羶及豕馬猪羊諸畜頭一切悉獲便竟其諍買取諸頭盡有用唯人頭穢惡無有一可用虛與不肯取而返被呵罵况復有買者

王問耶賒汝賣人頭何故不集耶賒白王人所惡賤無肯買者王復問言唯此一頭為可憎惡一切人頭悉可惡乎耶賒答王一切人頭悉可惡賤非獨此一王復問言如是我頭亦復如是為人惡耶耶賒聞已懼不敢對默然而住王復語言我於今者施汝無畏以實而說我今此頭亦可惡耶耶賒對曰王頭亦尔王復語言為審尔不耶賒復言審尔大王王告耶賒若此

人頭貴賤等同皆可惡者汝今云何自恃豪貴種姓色智以自矜高而欲遮我礼敬沙門諸釋種子即說偈言唯有此人頭見者咸譏呵賣之無所直虛與惡不近遙見皆生瞋言不祥鄙惡此頭膿血汗鄙賤甚可惡以斯下賤頭貿易功德首雖向彼屈申毫釐無損藏王告耶賒言汝雖見比丘雜種而卑賤不能觀其內真實有道德汝愚癡邪見迷惑錯亂心計已婆羅門獨有解脫分自餘諸種姓無得解脫者若欲為智烟當求於種族若求善法者安用種族為若其求法者不應觀種姓雖生上族中造作極惡行衆人皆呵責是則名下賤種族雖卑微內有實道行為人所尊奉是則名尊貴德行既充滿云何不礼敬心惡使形賤意善令身貴沙門修諸善信戒施聞具是故可尊尚宜應深恭敬造作惡行者汝今寧不聞釋種具大悲牛王正道者所說之法耶以三危脆法貿易三堅法佛無有異語故我不敢違若違世尊教不名為親善譬如墜甘蔗取汁棄其滓人身亦如是為死之所墜

屍骸委在地不能復進止供敬修諸善是故應當知以此敗壞身貿易堅牢法猶如火燒舍智者出財物如水沒伏藏亦應速出賣此身終敗壞宜貿易堅法愚人不分別堅與不堅法死軍卒來至如入摩竭口當於如是時驚恐大怖畏如酪取生酥及以於醍醐取已酪餅破不生大苦惱此身亦如是取其堅實善於後命盡時終不生悔恨不修諸善行懦弱而縱逸死法卒來至破身之餅器其心極熾熱猶為火所燒憂結喻如火酪餅喻如身汝不應速我修善取堅法愚癡黑闇者自言我尊貴我執十力尊言說之燈炸照察己身中貴賤無差別皮肉筋骨等三十六種物貴賤悉同等有何差別相名衣及上服衆具有別異智者宜勤身作恭敬礼拜役使行諸善是名取堅法何故說斯者此身如膏造泡沫及沙聚芭蕉無堅實如此危脆身修善百劫住堅於須弥山及以於大地智者應如是貿易堅實法

大莊嚴論經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事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諍覓者聞斷結名所諍事解  
若人欲得供養恭敬應斷諸使我昔  
曾聞有老母入於林中採波羅樹  
葉賣以自活路由閑邏還人稅之于  
時老母不欲令稅而語之言汝能將  
我至王邊者稅乃可得若不介者終  
不與汝於是還人遂共紛紜往至王  
所王問老母汝今何故不輸閑稅老  
母曰王王頗識彼某比丘不王言我  
識是大羅漢又問第二比丘王復識  
不王言我識彼亦羅漢又問第三比  
丘王復識不王答言識彼亦羅漢老  
母抗聲而白王言是三羅漢皆是我  
子此諸子等受王供養能使大王受  
無量福是即名為與王稅物云何更  
欲稅奪於我王聞是已歎未曾有善  
哉老母能生聖子我實不知知彼羅  
漢是汝子者應加供養恭敬於汝於  
是老母即說偈言

吾生育三子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第二使 事 面力健超三界 悉皆證羅漢  
為世作福田 王若供養時 獲福當稅物  
云何而方便 稅奪我所有  
王聞是偈已身毛皆豎於三寶所生  
信敬心流淚而言如此老母宜加供  
養況稅其物王說偈言  
自從今已後 如斯老母比生子度三有  
器堪受供養 不聽稅財物 咸應加恭敬  
設有同伴侶 駝驢及車乘 多載求珍寶  
為此老母故 不應格稅彼 況此一母人  
單已賣樹葉 更無餘錢物 而當有稅奪  
設我山巖宮 經行修道處 行人於彼中  
滅結斷諸漏 尚應敬彼處 尊重而供養  
況如此老母 能生聖子者 而當不修敬  
復次示放逸果欲令眾生不放逸故  
我昔曾聞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  
海採寶既得迴還與伴別宿失伴憊  
惶飢渴所逼遙見一城謂為有水往  
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餓鬼  
城到彼城中四衢道頭眾人集處空  
無所見飢渴所逼唱言水水諸餓鬼  
輩聞是水聲皆來雲集誰慈悲者欲  
與我水此諸餓鬼身如焦柱以賊自

纏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乞我水億  
耳語言我渴所逼故來求水余時餓  
鬼聞億耳為渴所逼自行求水希望  
都息皆各長歎作如是言汝可不知  
此餓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  
偈言  
我等處此城 百千萬歲中 尚不聞水名  
况復得飲者 譬如多羅林 熾然被火焚  
我等亦如是 支節皆火然 頭髮悉蓬亂  
形體皆毀破 晝夜念飲食 惶惶走十方  
飢渴所逼切 張口馳求索 有人執杖隨  
尋逐加楚撻 耳常聞惡音 未曾有善語  
况與一涸水 漬我喉舌者 若於山谷間  
天龍降甘露 皆變成沸火 而注我身上  
若見諸渠河 皆變成滾火 池沼及河泉  
悉見其乾竭 或變成濃血 臭穢極可惡  
設欲往馳趣 夜叉捉鐵捶 撻打不得近  
我等受此苦 云何能得水 以用惠施汝  
我等先身時 慳貪極嫉妬 不曾施一人  
將水及飲食 自物不與他 抑彼令不施  
以是重業故 今受是苦惱 施得大果報  
春種秋獲子 我等不種子 今日受是苦  
放逸慳貪惜 受是苦無窮 一切苦種子



無過於貪嫉應當勤方便除去如是患  
 施為善種子能生諸利樂是故應修施  
 莫如我受苦等同在人中身形無差別  
 造業既不同受報亦復異富貴饒財寶  
 貧者來請未諸天同器食飯色各有異  
 若墮畜生中紫報亦不同有得受福樂  
 有受苦惱者以此貪毒故人天及畜生  
 為慳嫉所排所在皆損減餓鬼熾然苦  
 支節煙焰起如似樹亦華醉象以鼻端  
 逐擲虛空中華下被身赤賢聖作是說  
 貪嫉家苦器見於乞求者其心則慳濁  
 慳濁利鄰中則能作鄙漏愚癡慳不施  
 以種貧窮本貪心而積聚即墮於惡道  
 如此慳貪者眾苦惱根本是故有智者  
 應斷除慳貪誰有欲自樂名稱恭敬等  
 而捨於正道隨逐曲惡徑今身得苦惱  
 來世亦復然世界結使業能遠淨施報  
 所謂是慳貪眾怨中策大是身大腫腫  
 衣食及湯藥一切眾樂具貪嫉所遮斷  
 貪嫉極微細細入難遮制當以施牢門  
 心屋使緻密莫聽彼貪嫉而得進入中  
 貪嫉設入心渠河及大海能遠使不飲  
 億耳見放逸乃有是過惡即厭惡生死

還歸未出家者既得出家已精勤修定慧  
 遠證羅漢果  
 復次若無過者得譏呵人若自有過  
 呵於彼者他反嗤笑我昔曾聞佛形  
 婆羅門與諸沙門同道而行有一年  
 少比丘笑彼佛形以無慈愧時彼佛  
 形眾中有婆羅門少解佛法語比丘  
 言長老不可以汝出家形貌能斷煩惱  
 人不可以汝出家形貌能斷煩惱若  
 未能斷生死流轉未有出期汝於後  
 身未脫佛形何故見笑汝於今者生  
 死之中如兜羅樹華隨風東西未有  
 定時汝應自笑不應笑他知汝後時  
 為趣何道如灰覆火結使在心未必  
 可保汝今莫自謂有慈愧觀汝所為  
 未得脫於諸見之網夫慈愧者定不  
 入於諸見之網若不起惡覺是名慈愧  
 汝自不入決定數中云何笑他時諸  
 比丘問佛形婆羅門如法而說點無  
 所答餘比丘聞已歎言正說能斷結  
 者名有慈愧若不斷結名比丘者伎  
 人剃鬚應是比丘然諸伎人雖復剃鬚  
 不名比丘當知得見四真諦法名真沙

門何以故如經中說不見四諦邪正不  
 定邪正不定所見錯謬是故應當勤  
 修四諦若見諦者所見真正永離邪趣  
 復次善觀察者見於好色無有欲意  
 多生厭惡見好色時不起愛瞋我昔  
 曾聞有一寺廟多諸比丘中有法師  
 三明六通言辭巧妙具足辯才知自  
 他論善能問答應機說法悅適眾心  
 能然法燈照除愚冥使城內外所有  
 人民於日中皆來聽法既聽受已  
 乃至少年皆不放逸時彼城中有舊  
 姪女咸皆歎息作如是言我等今幸  
 無人往還受若斯苦為當久近彼姪  
 女女盛年端正聰慧非凡善知世論  
 女人所有六十四藝悉皆明達見母  
 憂慘即問母言今者何故憂苦乃本  
 母告女言今此城中一切人民悉樂  
 聽法更無往還至我邊者資財空匱  
 無由而得我以此事是故愁耳女聞  
 是已自持端正語其母言我今自嚴  
 往至彼會能令彼會一切眾人悉隨  
 我來作是語已尋自沐浴眾香塗身  
 璽珞上服首戴華鬘足所著履眾寶

大莊嚴經卷第四 第七誡 事

莊校右手執杖行步妖嬈逶迤持姿種種莊嚴如華樹行猶如天人將諸侍從華鬘璎珞嚴身上服亦皆殊妙此諸從者或執金瓶或持拂扇或捉香花侍衛彼女將諸妓人而自圍繞並語並笑或舉右手指麾道徑復有黃公耳揅衆華玄黃朱靴絳蓋其身歡笑戲謔種種巧嘲亦復舉手指前指後於其路中香氣四塞鼓樂弦歌往至寺所處一空室待衆集會說法時到無數千人皆來聚集令時法師頭髮極白秀眉覆目善調諸根其心無畏如師子王即昇高座而說偈言我觀淺智者莫由昇此座怯弱如野干戰懼不自寧吾今昇此座處衆無所畏喻如狩中王哮吼摧邪論

大莊嚴經卷第四 第八誡 事

何故視瞻改常心意錯亂汝豈不知死來迅速猶如奔馬是故宜勤修諸善行即說偈言

十力大法炬普照於世界慧明未潛隱宜速修善業堅意集善行晝夜勿懈倦一切智語燈不久當隱沒若其隱沒後衆生盡黑闇雖有日光照猶名為大瞋令時衆會聞是偈已敬奉法教攝意聽法時彼姪女見衆人等攝心斂意復作安態衆會觀已心還散亂令時法師復說偈言

彼女作姿態令會生渴愛為欲情所牽奪其專念心用敬吾教故遮制令還止如何彼妖嬈惑亂衆人目辟如青蓮飄飄鼓隨波動衆心亦如是媚懼不暫停令時衆人情既就或觀此妙色失慙愧心更相拍示而說偈言

斯女美姿容今來甚為害如彼月初生墜落在于地空寂超時倫淨目極美妙將非藍婆女為帝釋所遣或是切德天然手下執花

復有一人而說偈言  
咄哉此女人儀容甚奇妙目如青蓮花

大莊嚴經卷第四 第九誡 事

鼻臍眉如畫兩頰慈平滿丹脣齒齊密凝膚極軟糯莊嚴甚殊特威相可悅樂燁燁如金山

時諸優婆塞愛其容貌心意錯亂時彼姪女左右侍從見斯事已深自慶幸吐吐而言我等今者所作甚善能使衆會注意乃令彼時法師恠諸四衆搔擾改常以手蹙眉顧瞻時會見是姪女儀容端正及其侍從皆悉莊嚴姪女庵中瞰若明星奪衆人心令失正念時彼法師觀女人意為以何事而來此耶即嘿入定知其邪惑不為聽法然此法師雖斷瞋恚外現念色發聲高唱語姪女言汝如蟻封而欲與彼須弥山王比其高下豈可不聞昔佛在世第六天王不自量力敢於佛所現作遍燒世尊神力乃以死尸而繫其頸慙耻無顏人天所笑汝意便謂佛法教學以為滅耶專精聲聞豈可無耶諸勝丈夫都沒盡耶汝若如是宜堅自持時彼法師即以神通變此姪女膚肉墮落唯有白骨五內諸藏悉皆露現即於衆前嘆此姪

女汝於向者興起惡心敢與佛法而共諍竟時此姪女以此骨身在眾前立

儀容端正作諸安態狀若盛道如是之事今何所在

尔時法師即說偈言

得言

汝向妙容色挺特眾所觀今膚肉盡變  
骨有骸骨汝先悅素白今始見實相  
頂骨類白珂形色如藕根眼匡骨頤頤  
兩頰如深溝機關悉解落筋脉粗相綴  
在內諸藏等懸空而露現其所將從者  
自見生厭惡况復餘大衆而當樂見之

牟尼說衆生為欲愛所盲盲無慧目故  
不得趣涅槃譬如任婆娑蜜著魚所啖  
為貪之所惑至死而不捨諸不放逸人  
諦實觀身相而不起欲覺喻如白鵝王  
常處於清池不樂於塚間

尔時骨人為彼法師變其形已身心  
俱困不能自申即叉骨手歸向法師

復有優婆塞而作是言見此姿容便  
生欲想觀彼白骨即相除滅而說偈言

尔時法師告骨人言汝之容色瓔珞  
嚴身種種技飾但惑凡夫令其深著

觀彼骸骨衆能生人怖畏如似毗陀羅  
呪術之機關愚者謂之實便生樂著心  
如道深坑窞以草覆其上此身亦如是

嚴具吾當示汝寂淨妙身令汝得知  
不淨市肆而此身者薄肉覆上穢惡

當作如是觀諦實知是已誰當起欲想  
尔時惑者愚無智者聞是偈已低頭  
避之遂不喜聞時彼女人自見其身

充溢外假脂粉以惑愚目凡夫耽惑  
為欲所盲故生染著何有智者諦觀

為人所患五體投地即說偈言  
我失愚無識不自量已力願迴聽法衆

察已當愛說之時諸會者觀斯事已  
咸生厭患各相謂言世尊所說信實

一切將歸家今始知釋子勢力甚奇特  
變我妙姿貌觀者生厭患我如癡愚者

不虛一切諸法如幻如化如水聚沫  
如金塗鐵但誑惑人向者女人所有

所為輕躁取以牛跡水欲比于大海  
唯願垂哀矜聽我歸誠悔

美色容止可觀於今忽然但見骨衆

尔時大衆見彼女人諸骨相柱猶如  
簞舍甚生怖愕彼骨衆中云何乃能  
作如是說又見五藏悉皆露現譬如  
屠架所懸五藏盡露蠕蠕動猶如狗肉  
諸藏臭穢劇於廁溷我等云何乃見  
此事即說偈言

今觀女人身唯筋連枯骨但見空骨衆  
和合出言音女中有骨耶骨中有女耶  
譬如曠澤中蘆葦之叢林因風共相鼓  
便出大音聲如斯因假法不見女自體

若無自體者女相安所在遍推諸法中  
昔來未曾有我諦觀身相去來及進止

屈申與俯仰顧視并語言諸節相支拄  
骨助甚拂疎筋纏為機關假之而動轉

如是一中都無有牢主而今此法者  
為有為無耶我為狂癡惑為薄陰乱目

云何如是中妄生有女相縛縛作機關  
多用於縷縷譬如融真金注水則發聲

尔時法師知諸四衆皆生厭惡告姪  
女言汝於今者欲何所作女白法師

願捨舍不即說偈言  
大頭仙舍不壞女女藍婆使其作草馬

具滿十二年汝今作舍不使我作塚間



大莊嚴論卷第四 第十三 善見  
世間未曾見如是之舍不善自在大慈  
愍我願除却

尔時法師即便微笑而說偈言

善女汝但起我無瞋恚心刺頭着袈裟  
終無舍不法有欲愛者彼損彼生苦惱  
作好作惡者便能生瞋恚瞋恚作舍不  
我滅瞋恚結斷除於無明體性是元結  
我欲救眾生云何作舍不生老病死等  
苦惱諸眾生云何有智人而當作舍不  
猶如惡毒瘡加復燥惡灰薄皮覆機開  
凡愚生愛惑我以神足力開汝不淨塵  
說是偈已還攝神足女服本形尔時  
法師告眾會言汝等寺宜勤修善即說  
偈言

顛倒欲想行 喻若風起塵 正觀離欲面  
洗濯欲塵埃 有欲及離欲 處所未必定  
善觀得解脫 貪惑而增欲 是故應當修  
專精離欲想 離欲眾善寂 獲越諸禪樂  
時彼聽法眾或得不淨觀有得須臾  
於修離欲想或得阿那含復有出家者  
勤修不懈怠速得阿羅漢  
復次無戀著心一切能施得大名稱  
現世獲報是故應施不應吝者我昔

大莊嚴論卷第四 第十四 善見  
曾聞弗羯羅衛國有一畫師名曰羯  
那有作因緣詣石室國既至彼已詣

諸塔寺為畫一精舍得三十兩金還  
歸本國會值諸人造般遮于慈生信  
敬心問知事比丘明日誰作飲食答  
言無有作者復問彼比丘一日之食  
須幾許物答言須三十兩金時彼畫  
師即與知事比丘三十兩金與彼金  
已還歸于家其婦問言汝今客作為  
何所得夫答婦言我得三十兩金用  
施福會其婦聞已甚用忿恚便語諸  
親稱說夫過所得作金盡用施會無  
有遺餘用營家業尔時諸親即將彼  
人詣斷事處而告之曰錢財已得役力  
所獲不用營家及諸親里盡用營設  
於諸福會時斷事官聞是事已問彼  
人言竟為尔不答言實尔時斷事官  
聞是事已生希有想即便讚言善哉  
丈夫脫已衣服并諸瓔珞及以鞍馬  
盡賜彼人而說偈言

久處貧窮苦 傭作得錢財 不用營生業  
以施甚為難 雖復有財富 資生極豐實  
若不善觀察 不能速施與 速觀觀察身

大莊嚴論卷第四 第十五 善見  
知施有果報 勇猛能捨財 離於慳塵垢  
有是行法人 持施使不沒

時彼畫師聞此偈已歡喜踊躍著其  
衣服乘此鞍馬便還其家時彼家人  
見者盛服乘馬至門謂是貴人心懷  
畏懼閉門藏避畫師語言我非他人  
是汝夫主其婦語言汝是貧人於何  
得是鞍馬服乘尔時其夫以偈答言  
善女汝今聽我當隨實說今雖捨施僧  
施設猶未食辟如未下種芽並今已生  
福田極良美 果報方在後此僧淨福田  
誰不於中種意方欲下種芽生眾所見  
時婦聞已得淨信心即說偈言

如佛之所說 施僧得大果 如今所布施  
真得施處所 敬心施少水 果報過大海  
一切諸眾中 佛僧最第一 開意方欲施  
華應已在前

復次夫修施者在勝信心兩錢布施  
果報難量我昔曾聞有一女人至畫  
闍山見眾入等於彼山中作般遮于  
惡時彼女人於會乞食既觀眾僧心  
懷歡喜而讚歎言善哉聖僧辟如大  
海眾寶窟宅眾入供養我獨貧窮無

物用施作是語已遍身搜求了無所有復自思惟先於糞中得二銅錢即持此錢奉施眾僧時僧上座得羅漢果豫知人心而彼上座常自珍重見彼女人有深信心為欲增長彼功德故不待維那躬自慇懃起為呪願即舉右手高聲唱言大德僧聽即說偈言大地及大海所有諸寶物如此童女意志能施與僧留心善觀察行道為修福使得解脫道難貧窮棘刺

時彼童女極生大心如師所說我作難作便捨一切資財珍寶等無有異悲欣交集五體投地歸命諸僧以此兩錢置上座前涕泣不樂即說偈言願我生死中永離於貧窮常得歡慶集親戚莫別離我今施僧果唯佛能分別由此功德故速成所願果所種微善心身根願速出

時彼女人出彼山已坐一樹下樹蔭不移上有雲蓋時彼國王適喪夫人出外遊行見彼雲蓋往至樹下見此童女心生涂著將還宮內用為第一家大夫人即作是念我先發願今已

稱心即白國王多賣寶物施設供具詣畫閣山供養眾僧寶珠瓔珞種種財物持用奉施彼時上座不為呪願亦時大眾疑怪所以而作是言先者貧賤兩錢施時起為呪願今者乃為王之夫人珍寶瓔珞種種財物而用布施不為呪願時彼上座語眾僧言我先為彼呪願之時不為財物乃恐童女心意錯亂故為呪願即說偈言不以錢財多而獲大果報唯有勝善心乃得大果報彼女先施時一切悉捨施佛智能分別非我所能知今雖財寶多不如彼時心十六分中一若心獲濁施譬如諸商賈少於諸財物心期於大報所施物雖小心意勝廣大以是故未來得報亦無量如阿輪迦王淨心用土施亦如舍衛城窮下之女人飯漿施迦葉施土得大地飯漿天中勝施少心淨廣得報亦弘大譬如白淨衣以油滌其上垢膩遂增長亦猶油滌水油滌雖微小遍於池水上以是故當知心勝故報大

大莊嚴論經卷第四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人親近有智善友能令身心內外俱淨斯則名為真善丈夫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大婆羅門家時彼家中遇比丘已屋棟摧折打破水甕牯犢牛絕勒四向馳走時婆羅門即作是言斯何不祥不吉之人來入吾家有此變怪比丘聞已即答之言汝頗見汝家內諸小兒等胼瘦腹脹面目腫不婆羅門言我先見之比丘復言汝舍之中有夜叉鬼依汝舍住吸人精氣故令汝家諸小兒等有斯疾疾令此夜叉以畏於我恐怖逃避以是令汝棟折瓦破犢牛絕勒婆羅門言汝有何力比丘答言我以親近如來法教有此威力故今夜叉畏我如是婆羅門復作是言云何名為如來法教于時比丘次第為說佛法教誡令婆羅門夫婦聞已心意解悟俱得須陀洹果時婆羅門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第三緣 事

注

善哉上德者善哉真實法佛教徒耳聞  
入我心屋宅使我家安隱為我作擁護  
唯願於今者少聽我所說破我心意舍  
折我愚癡標善為我駭遣吸功德夜又  
除諸見羅刹咸盜以為兒身見水盈滿  
今者已破壞凝乳牛奔走挽絕無明勒  
如向所見事悉集我身中諸色猶如鏡  
影像在中現無始生死中未曾見斯事  
我今因於汝始見四聖諦今值善知識  
緣會故相遇除我心貪患去我家中鬼  
世間久已傳四圍隨所說應作於大祀  
莊嚴種種物備具祀場上恒河等大濟  
洗浴除罪過速疾得生天我昔來修行  
未曾得果報然我未能知為定得不得  
祀祠及洗浴不如近善友我今近善友  
已獲其果證不生又不死解脫趣涅槃  
永離怖畏處非是財寶求假王威勢力  
投巖赴焰火嚴切寒冬月凍冰儼其體  
盛夏鬱蒸時五熱以炙身編椽及棘刺  
寢卧於其上越山渡大海祀火而呪說  
如是苦行等不能得涅槃唯有修禪智  
戒聞及專精如此法事等為何從而獲  
必因善知識然後能具傳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第三緣 事

注

復次若人為惡應墮地獄過善知識  
能滅其罪得生人天我昔曾聞有婆  
迦利人至中天竺時天竺國王即用  
彼人為聚落主時聚落中多諸婆羅  
門有親近者為聚落主說羅摩延書  
又婆羅他書說陣戰死者命終生天  
投火死者亦生天上又說天上種種  
快樂絳章巧妙而作是說使聚落主  
心意駭動謂必有是即作火坑聚香  
薪積作婆羅門會諸人雲集來至會  
所時聚落主將欲投火此聚落主與  
一釋種比丘先共相識介時比丘來  
至其家見聚落主於其家中種種莊  
嚴比丘問言欲作何等聚落主言我  
欲生天比丘問言汝云何去尋即答  
言我投火坑便得生天比丘問言汝  
頗知天道不答言不知比丘問言汝  
若不知云何得去汝今行時從一聚  
落至一聚落尚須引導而知途路況彼  
天上道路長遠切利天上去此三百  
三十六万里無人引導何由能得至  
彼天上若天上樂者彼上座婆羅門  
年既老大貧於財物其婦又老面首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第四緣 事

注

醜惡何所愛樂何不將去共向天上  
時彼聚落主既聞語已作是思惟若  
投火坑得生天者彼婆羅門應共我  
去所以者何彼婆羅門貧窮困苦無  
可受應當捨苦就彼天樂若其不  
去徒作欺誑欲殺於我作是念已即  
便前捉上座婆羅門手欲共投火俱  
向天上時婆羅門捨不肯去何以故婆  
羅門等但為錢財來至會所時聚落  
主見婆羅門不欲入火即說偈言  
如所聞上天眾樂不可計觸物主貪者  
視東而忘西計其家所有一切眾樂具  
比方於天上猶若以芥子以方於太山  
若其必少欲而無貪著者我今觀察汝  
貪欲劇熾火若不用婦女看守醜妻  
而來至此會貪求於錢財用供給其家  
若愛其子不欲生天者計彼生天力  
過足護汝子若不知天道何故使我性  
設知天道者何故捨不去云何意教人  
欲使我投火或貪我財物欲得分取用  
云何無悲愍苦酷乃如是或是先世怨  
必是大欺誑與死作伴黨勸令我生天  
勸我今死強逼我入火教人速家居



修於苦行法 投淵及赴火 自餓示斷食  
觀其教旨意 欲令門斷絕 斯諸婆羅門  
樂為殺害事 是故我捨離 當入於佛法  
佛法大慈悲 終不傷害物 大火焚山野  
摩鹿皆避走 由其愛性命 永有清涼處  
我今亦應 歸誠求救護

介時比丘見婆迦利心已歇思諸婆  
羅門於三寶所深信敬讚言善哉  
善哉慧命汝於今者始在 天道即說  
偈言

佛語至天道 及以解脫道 此語決定至  
中間終無錯 一切智說道 廣略之別相  
無害實語等 施及伏諸根 是道與天道  
斯非諸苦行 投淵赴火等 之所能獲得  
此可作死緣 非天解脫因 往古之壽長  
諸仙壽亦長 狀愚此身故 不欲久住世  
先習諸禪定 斷於欲界結 自知捨是身  
必生於梵天 無由得壽命 投淵而赴火  
由此喪命故 得生梵天中 禪定斷結故  
而得生梵天 不由投巖火 得生於天上  
彼有同伴仙 以天眼觀察 此死生何處  
見生梵天中 先見投淵死 謂以此生天  
餘者愚不見 謂為投淵火 得生梵天上

是故生倒見 諸餘婆羅門 愚癡無智慧  
不觀修禪定 斷除諸結使 但觀投淵火  
謂得生天上 由是倒惑故 遂生諸經論  
愚者皆信受 投淵而赴火 智人善觀察  
捨棄而不為 修行諸善法 以為天道因  
投淵赴火等 非是修善行 可得脫死緣  
亦非生天因 身心依佛法 是名寂滅道  
用是外道為 無果徒受苦 鑽水求醍醐  
雖勞永難得

復次夫修施者當離八危若積財寶  
危難甚多智人修施是乃堅牢我昔  
曾聞有一國王謫罰商賈而告之言  
汝所有財悉疏示我估客王家思惟  
先來所施之物施諸乞兒一食之食  
乃至并施鳥獸所有穀草悉疏示王  
王見是已問言如此之事何故疏來  
估客答言王先約勒所有財物悉疏  
示我我所有財疏牒者是即說偈言  
五家共有者 今悉在家中 我今所牒者  
無有能侵奪 如此所牒者 王賊及水火  
皆所不能侵 假設七日出 須弥及巨海  
一切悉融消 如此所施物 不能燒一毫  
錢財寄父母 兄弟及姊妹 一切諸親友

悉皆有敗失 唯有所施物 終不可敗喪  
施為行實藏 世世恒隨人 施為極親友  
無有能壞者 貧窮之巨海 極大可怖畏  
施是堅牢船 唯有惠施者 能得度彼岸  
我知施果報 是故無畏說 所牒是我財  
家中有財寶 五家之所共 是故不敢牒  
言是我所有

王聞是語心生歡喜讚言善哉汝是  
福勝人我今不用汝所有物如汝所  
說施是汝財餘財悉共介時國王即  
說偈言

若行惠施者 自手而過與 應發歡喜心  
勿生悔恨想 是故未來世 人天受快樂  
所有資財物 眼見已財寶 分散屬諸家  
不能速疾施 無能侵奪者 若人慳不施  
終為他所奪 現在惡名聞 來生多貧乏  
是為最愚癡 見他人屋宅 及以衆財寶  
死後衆家用 毫釐不遂已 目覩如此事  
不能生厭惡 速疾捨財物 財不五家共  
唯有修惠施 死時一切捨 無有隨已者  
決定必捨離 然不得施報 以見是事故  
智者必應施 二事俱名施 應當自施與  
檀越如大象 津膩香常派 如是智檀越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第八

功德利充滿 世人所讚歎 饒財慳不施 為世所嗤笑 設復有財錢 見乞方背去 雖復饒財實 名為貧憂患 施者雖貧窮 常有財富 慳貪雖多財 不脫貧憂患 檀越以水施 洗除心貪垢 慳無善樂報 趣於死徑路 必墜深坑穽 種種眾寶物 象馬與牛羊 神遊氣絕時 一切悉捨去 臨終生苦惱 以是生眷戀 怖畏大熱惱 修施者臨終 歡樂無悔恨 慳嫉智者譏 施者貧與富 恒常受快樂 慳者如塚間 人皆避遠離 慳貪者雖存 其實同餓鬼 施者有名稱 一切所欽仰 智者之所愛 命終生天上 諸有愛已者 云何不修施 施為善好伴 勝妙之資糧 不用車馬乘 一切眾侍衛 施為行寶藏 後世之津樑 布施難眾難 五家不能侵 何有愛已者 而當不修施 若施百千方 後身得少許 尚應修布施 况少修惠施 大獲於福報 是故有智者 應當修布施 復次若聞正說能解於縛 我昔曾聞 德叉尸羅國有罪之人 閉僧坊中 於 其夜中眾僧說法 其被閉者來至僧 中次坐聽法 有一比丘說於生死逆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第九

順之經 說言 佛告諸比丘 凡愚之人 不聞法者 不知色 不知色習 不知色 味 不知色過患 不知色出要 不知色 狀 一切眾生如實 不知如是過患 若 為色縛 是名真縛 何謂色縛 視見端 正是名色縛 為色縛者 內盡被縛 而 此色者 於生死中 不知其根 生死大 河無濟渡處 不知生死出要 於生死 中被諸繫縛 從此身縛 乃至後身時 被閉者聞說是法 思惟其義 憶持不 忘 讀誦通利 時王遣人解其繫縛 所 親知識眷屬 將從欣其得脫 皆來問 訊 時被縛者即說偈言 汝見我縛解 慰問生歡喜 凡夫愚癡者 常縛未曾解 色縛於凡夫 五陰悉繫 生能縛於物 死縛亦復然 今身至後世 未始不繫縛 輪迴羈縛中 數數受生死 我從彼師所聞 說如是言 此語我耳聞 一切種智說 一切諸結使 繫縛於我心 如牛軛所縛 我有如斯縛 於中未解脫 云何汝等輩 言我從縛解 汝等於我所 若實愛念者 當為見啓王 今我得出家 正見跡在前 寂滅之彼岸 若獲如是事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第十

乃可名解脫 若得出家者 便為是離縛 真實得解脫 今時眷屬聞是語 已啓白於王 便得 出家 既出家 已精勤修道 得阿羅漢 而彼罪人 閉繫僧坊 以聽法 故尚得 解脫 况故聽法是 故行人於塔寺所 宜往聽法 復次病苦篤時 言教不行 漫現強健 所可作事 宜應速作 我昔曾聞法王 阿育身遇重患 得諸財物 盡用施僧 又從諸目索種種寶物 諸臣等不肯 復與 唯得半菴摩勒果 欲以奉僧 便 集臣相而告之言 即於今日 誰為王 者 誰言教行 諸臣答言 唯有大王 威 德所領 遍閭浮提 言教得行 王說偈言 汝稱我為王 教令得行者 將順於我意 故作如是說 汝等作斯言 悉皆是妄語 我言教已壞 一切不自由 唯有此半果 於中得自在 富貴是凡鄙 咄哉可呵責 譬如山頂河 瀑疾不暫停 吾雖為人帝 貧窮忽至我 貧窮世所畏 連疾至我所 說是偈已 又復讚歎世尊 所說真實 不虛復說偈言

富貴雖熾盛會必有衰滅富貴人怖樂  
衰滅世憎惡以言不虛妄瞿曇之所說  
我於往日時設有諸言教心念而發言  
言必不墜落鬼神奉承命遍於四海內  
聞者咸受用無有違逆者如河衝大山  
激水還迴洄衰敗如大山遮吾都不行  
我昔有言教無敢有逆者未曾有奸惡  
殺難見非違覆蓋於大地無能違逆者  
男女與大小無敢不敬從設有違教者  
我悉能摧伏諸有苦難者安慰救濟之  
病苦及貧窮無不療治者我今福德盡  
貧窮忽然至困厄乃如斯我是阿育王  
云何遭此苦如阿輸伽樹斫根今斷絕  
花葉及枝莖一切皆萎乾我今亦如是  
富貴幻化不得久倖願見傍醫而作  
是言咄可惡賤富貴暫有猶如電光  
如焰速滅又如象耳動搖不停亦如  
地舌鼓動不息又如朝露見日則乾  
曾從他聞說如是偈  
富貴利難止輕躁不暫停智者應善知  
無得憍放逸此身及後世宜當求自利  
若得富貴者雖復慳守護百方皆毀敗  
富貴猶在行如地行不直若善觀察者

於其強健時宜速作福德若復遭病苦  
心應常修福不必在形骸其家親屬等  
若知必死者已雖有財物不得自在施  
安利獲錢財值遇福田慶便可速施與  
若於身強健及已病苦時宜常修布施  
等無有別異然此諸財物唯有過患耳  
若當臨死時親戚及婦兒雖是已財物  
若欲用患施護護不肯與危懼在須臾  
所顧不自由  
今時阿育王剃髮時過者垢膩衣衆  
差不整羸瘦戰戰悼息羞上向於如  
來涅槃方所自力合掌憶佛功德涕  
淚交流而說偈言  
今合掌向佛是我軍後時佛說三下堅  
貿易於堅法我今合指掌用易堅牢法  
如似融石山未取於真金不堅財物中  
日夜取堅法我今餘福利持用奉取上  
今我此福業不求帝釋慶及興梵果報  
况復問淨王以此布施果及恭敬信向  
願得心自在無能割截者得聖淨無垢  
永離衆苦患  
阿輸伽王以半菴摩勒捨施衆僧哭  
一親近而語之言汝願憶我先當養

不取我今者軍後之教持此半果奉  
鷄頭末寺衆僧稱我名字阿輸伽王  
軍後頂礼比丘僧足如我辭曰於閻  
淨提得自在者果報衰敗失自在力  
難於半果而得自在願僧憐愍受我軍  
後半果之供令我來世得報廣大願  
餘人等莫令如我於軍後時不得自  
在亦時侍人即奉王命賣此半果詣  
僧坊中集一切僧礼僧足已又手合  
掌白衆僧言阿輸伽王礼衆僧足作  
是語已涕泣盈目哽噎氣塞持此半  
果示衆僧已即說偈言  
一蓋覆天地率土言教行譬如日中時  
遍多於大地福業既已消崩落忽果至  
為業所欺排敗壞失榮貴如日臨欲沒  
信心致礼敬又以此半果用奉施衆僧  
以表無常相示豪貴邊動  
今時諸上座聞是偈已慘惻不樂生  
悲愍心受其半果以示大衆而作是  
言我等今可生厭離心佛婆伽婆於  
修多羅作如是說見他衰患應當深  
心生於厭離諸有心者見如此事誰  
不憐愍生厭離心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第五品 華

勇猛能施者諸王中軍勝牟梨中大象名曰阿輪伽富有閻浮提一切皆自由今為諸群臣遮制不自從一切皆制止唯半著摩勒於此得自在用施於眾僧富有極廣大一切得自在生於自高心今日安所在凡愚應觀此速疾改易心富利都敗失唯有此半果今諸比丘僧皆生厭患心

時僧上座言末此半果昔僧華中而作是言大檀越阿育王寂後供養何故說此一切財富悉不堅牢以是之故佛婆伽婆說不堅之財易於堅財不堅之身易於堅身不堅之命易於堅命檀越應生歡喜以不堅之財隨逐於已至於後世宜常修施莫使斷絕復次凡愚之人若有輕毀於彼賢人賢人終不生於瞋恚得他毀罵生隨順語我昔曾聞有一人於其家中施設客會多作花鬘以與眾會眾人得鬘皆戴頂上有一賢者極為貧悴詣客會中次得花鬘不著頭上以置傍邊眾人皆言此人貧窮欲賣此鬘是以不著時優婆塞聞是語已答言實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第五品 華 一古

介我若賣時極得貴價然後當與即說偈言

如昔日須髮本曾賣一花九十一劫中天上受快樂今日寂後身得於涅槃樂如似放牛女以臭惡草花眾人所不喜女人賣此花得生忉利天如彼女所賣我今欲向佛亦欲賣此花能發如是心希有極難值如此賣花者三界中無比今時諸人問優婆塞誰能少施獲大福報時優婆塞語眾人言今當為汝說善堅法花鬘婆伽婆乾便即棄捨佛捨王位如棄萎花即說偈言

佛捨轉輪位如棄萎花段七覺嚴其心清淨無垢穢莊嚴悉已備安用是花為但我專精心以毀施佛塔今我賣上佛世間無倫疋如是法商主終無貧窮時此賣取為勝名稱有功德我今持此花欲以供養塔

復次譬如幻師以此陰身作種種戲能令智者見即解悟我昔曾聞有一幻師有信樂心至晝間山為僧設食供養已訖幻尸施羅木作一女人端正奇特於大眾前抱捉此女而鳴嗟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第五品 華 一古

之共為欲事時諸比丘見此事已成皆嫌忿而作是言此無慙人所為鄙褻知其如是不受其供時彼幻師既行欲已聞諸比丘譏呵嫌責即便以刀斫刺是女分解支節挑目截鼻種種苦毒而殺此女諸比丘等又見此事倍復嫌忿我等若當知汝如是寧飲毒藥不受其供時彼幻師而作是言今眾比丘見我行欲便致瞋忿見我斷欲殺彼女人復致嫌責我當云何奉事眾僧時諸比丘見其如是紛紜稱說擾動不安今時幻師即捉尸施羅木用示眾僧合掌自言我向所作即是此木於彼木中有何欲殺我欲安於眾僧身故設是飲食欲令眾僧心得安故為此幻耳願諸比丘聽我所說豈可不聞佛於修多羅中說一切法猶如幻化我今為欲成彼語故故作斯幻如斯幻身無壽無命識之幻師運轉機關令其視眴俯仰顧盼行步進止或語或笑以此事故深知此身真實無我即說偈言

先觀彼相貌想像起倒惑橫生女情想

入於欲網羅深實觀察者知身都無我  
如彼善幻師以木為女人意行於顛倒  
愚謂為衆生於此幻偽中妄起男女想  
智者善觀察陰界及諸入緣假成衆生  
分分各別異和合衆分故能作於諸業  
諸行無男女亦無有壽命色欲及細滑  
威儀并慶所如此四種欲迴轉嬰愚心  
一切智亦說幻偽欺世間如彼幻網中  
化作諸色像生死網亦然現五道差別  
憂喜與瞋念愁惱及鬪諍如彼衆擾亂  
猶如鬼遍身心起諸作業同彼鬼無異  
從心起於風因風造作業衆生見造業  
種種諸色像於此業行中起威儀形色  
不解其容止便橫計我想此身名機關  
脂髓皮肉髮三十六物等和合以為身  
愚者計衆生而實無主宰但以風力故  
俯仰而屈伸以依於心故則能起五識  
然此心識者念念皆遷滅愚者起癡覺  
計此身有我口業若干種身業亦復然  
言笑及威儀皆如幻所作此中無有我  
用離主宰故而斯虛偽法無壽無知見  
妄起於想像陷沒諸凡夫  
如彼幻師所說之事真實無異時諸

比丘聞其說已皆得見諦是故當知  
諸法如幻能知是者則便能斷諸行之源  
復次施戒及論其事淺近善根熟者  
能樂深法我昔曾聞有阿育王初得  
信心數請衆僧入宮供養日日聽法  
施張帳幕遮諸婦女而使聽法時說  
法比丘以諸婦女多著世樂但為讚  
歎施戒之法有一妓女宿根淳熟不  
避王法分受其罪即便撥幕到比丘  
所白比丘言佛所說者唯有施戒更  
有餘耶比丘荅言姊妹我意不謂乃  
有如是利根之人故作此說若欲聽  
者當更為汝說諸深法告女人言佛  
說一切世間所未聞法所謂四諦即  
為女人分別說之女人聞已得須陀  
洹道余時女人作如是言雖違王法  
得大義利即說偈言

聞說四真諦法眼淨無垢以此危脆命  
賀佛法堅命假設於人王今未害我者  
我以得慧命終無悔恨心  
時諸宮人見此妓女干冒王法心懷  
戰懼恐同其罪時此妓女見是事已  
手自執刀到於王前五體投地伏罪

請死復說偈言  
王制極嚴峻無敢違犯者我為惡法故  
冒犯分受死我今渴於法冒突至僧所  
如春熱渴牛求水不避棘突入清流中  
飲足乃還歸大王應當知佛法難聞值  
辟如優曇花難可得值遇三界大真濟  
所說諸妙法我得聞斯說云何不欣樂  
其所說法者乃實是燈炬滅結大鼓聲  
天人之橋津又聞解脫鈴歡喜娛樂音  
菩薩於昔日苦行勤求法投巖及割肉  
以求無上道既得為人說甚難可值遇  
我得值斯法云何不聽受此身如粟沫  
芭蕉及泡焰四大地經擾今斯法施會  
難可得聞值何惜鄙穢身而當不聽法  
而此危幻身雖復能進止顧視諸威儀  
來去及坐卧看示及語言實非是衆生  
而作衆生想種種諸威儀一切皆如幻  
不久當散毀捨棄於塚間屍骸同木石  
為鳥所殘食雨漬令腐敗猶泥人毀壞  
余時彼王聞斯偈已而告之言汝能  
至意聽如是法今證何事妓女即說  
偈言  
今不覆藏時我宜當實說已證須陀洹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第三十經 事

應發歡喜心。至心而善聽。我今自見法。終不隨他信。心無有疑網。已開三惡趣。生死作邊際。我已離有獄。於六十二見。牢縛今已解。不久當遠離。趣向甘露城。十力坊所道。陰界及諸入。我悉如是見。觀身如地。陰如拔刀。賊欲如怨。詐親諸根如空聚。六塵破村賊。陷下之愛河。已悟如斯事。求彼安隱處。

王聞是已。於佛法中。倍生敬心。而作是言。嗚呼佛法。大力世尊。歟生死道。嗚呼佛法。有信向者。皆得解脫。何以知之。女人淺智。尚能解悟。過六師。故我今向阿釋多羅。調御丈夫。坊處生歸。依心南無。救一切眾生。大悲者。開甘露法。男女長幼等。同修行。即說偈言。

若謂女人。解名為淺近者。諸餘深智人。敬尚方能悟。如是甚深義。為智所敬者。乃是牟尼尊。最勝正導說。所說之妙法。聞者極欣樂。專念而攝心。能令不放逸。所說不為論。亦不為摧滅。外道諸語論。一切自破壞。不曾自稱譽。名聞遍世間。雖說實功德。不名自稱譽。威德雖熾威。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第三十經 事

湛然具寂滅。既具一切智。不恃而自高。所作雖勇健。而復善調順。解脫諸矜高。然後不鄙劣。說法久流布。無能譏呵者。無害者。所說種種多差別。然諸一切人。無能說其過。言說雖豐廣。無有厭患者。所說雖同俗。而理出世間。善逝之所說。文字世流布。然常未曾有。化度恒新異。如是妙言論。無不合掌禮。誰不讚世尊。善論大師子。譬如春夏時。陰晴皆益物。佛語亦如是。多種利眾生。能去眾人疑。對治善宣釋。能令離三有。顯示安隱處。亦能令眾生。或喜或驚怖。亦能令稱適。亦能使悲感。亦能得利悅。滅結所說法。真實是神變。應說者必說。不惜人情意。所說雖剛麤。然不違法相。取勝智慧者。如似大海水。初中及邊際。等同於一味。佛法亦如是。初中後皆善。聽之悉清淨。明智聽彼語。勇捍意滿足。聽聞此語已。不樂外典籍。言辭志具足。才辯甚美妙。亦不自矜高。所說不怯弱。一切中軍勝。顯著義具足。實是一切智。外道體義少。以智莊嚴。言辭極美妙。然無有義味。諂偽邪媚說。世間大愚闇。執汝之法。昨。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第三十經 事

入於真諦。處如入已舍宅。善逝諸弟子。我能得擁護。諸大弟子等。善調伏諸根。彼所說弟子。我今言深信。於諸大眾前。稱宣說是語。從今日已去。聽諸釋子等。經常入我宮。從今日體信。沙門釋子等。自恣聽入宮。能以甘露法。滿足女人心。女心既寂靜。趣於解脫處。是故常應聽。甚深四諦義。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六

馬鳴菩薩造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有實功德堪受供養無實功德不堪受人信心供養我昔曾聞拘沙種中有王名真檀迦膩吒討東天竺既平定已威勢赫振福利具足還向本國於其中路有平博處於中止宿念時彼王心所愛樂唯以佛法而為瓔珞即在息處邊見一塔以為佛塔侍從千人往詣塔所去塔不遠下馬步進著寶天冠嚴飾其首既到塔所歸命頂禮說是偈言

離欲諸結障具足一切智於諸仙聖中寂上無倫足能為諸衆生作不請親友名稱世普聞三界所尊重棄捨於三有如來所說法諸論中寂上摧滅諸邪論我今歸命禮真實阿羅漢

念時彼王以念如來功德之故稽首敬禮當作禮時塔即碎壞猶如暴風之所吹散念時彼王見是事已甚大驚疑而作是言今者此塔無觸近者

云何卒尔无事故散壞如斯變異必有因緣即說偈言

帝釋長壽天如是尊重者合掌禮佛塔都無有異相十力大威德尊重高勝人大梵來敬禮佛亦無異相我身輕於彼不應以我壞為是呪術力厭道之所作王說偈已以塔碎壞心猶驚怖而作是言願此變異莫作灾患當為吉祥令諸衆生皆得安隱我從昔來五體投地禮百千塔未曾虧損一塵墮落今者何故變異如是如斯之相我未曾見即說偈言

為天阿修羅而共大戰鬪為是國欲壞我命將不盡將非有怨敵欲毀於我國非殺貴刀兵不有疾疫耶非一切世間欲有灾患耶此極是惡相將非法欲滅念時近塔村人見王疑恚即便向王作如是言大王當知此非佛塔即說偈言

尼捷甚愚癡邪見燒其意斯即是彼塔王作佛心禮此塔德力薄又復無舍利不堪受王敬是故今碎壞迦膩吒王倍於佛法生信敬心身毛

皆堅悲喜兩淚而說偈言

此事實應念我以佛想禮此塔必散壞龍象所載重非驢之所堪佛說三種人應為起塔廟釋迦王尊正應為作塔尼捷邪道滅不應受是供不淨尼捷子不應受我禮此塔崩壞時出於大音聲喻如多子塔佛往迦葉所迦葉禮佛足是我婆伽婆是我佛世尊佛告迦葉曰若非阿羅漢而受汝禮者頭破作七分我今因此塔驗佛語真實

如此木石無有心識而為尼捷作明證驗知非一切智王見是已於大衆前歡喜踊躍倍生信心容顏怡悅而作是言南無婆伽婆一切所尊解脫之師釋迦牟尼佛師子吼言此法之外更無沙門及婆羅門佛語真實無有錯謬諸有衆生一足二足無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乃至非想非非想於此衆中唯有如來最為尊勝舉要言之佛所說者今日皆現一切外道不如草芥况復尼捷師富蘭那迦葉即說偈言我是人中王不堪受我禮况復轉輪王

大莊嚴論經卷第六 第四頌

車 三

阿修羅王等 此塔於今日 如為大象王  
牙足之威力 摧破令碎壞 身具四種結  
故名尼捷陀 猶如大熱時 能除彼熱者  
名為尼捷陀 如來佛世尊 能斷一切結  
真是尼捷陀 以是於今者 尼捷諸弟子  
及諸餘天人 皆應供養佛 佛種族智慧  
名稱甚廣大 如此之塔廟 天人阿修羅  
若其禮敬時 無有傾動相 猶如蚊子翅  
扇於須弥山 雖盡其勢力 不能令動搖  
是故若人欲得福德 宜應禮拜佛之  
塔廟

復次若人學問雖復踐行以學問力  
尋能得道以是義故應勤學問我昔  
曾聞有一多聞比丘住阿練若處時  
有寡婦數數往來此比丘所聽其說  
法于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生深  
著以深著故所有善法漸漸劣弱為  
凡夫心結使所使與此婦女共為言  
要婦女言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  
相從彼時比丘即便罷道既罷道已  
不能堪任世間苦惱身體羸瘦不解  
生業未知少作而大得財即自思惟  
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

大莊嚴論經卷第六 第二頌

車 三

是念唯密殺羊用切極輕得大利  
作是念已求覓是處以凡夫心易朽  
敗故造作斯業遂與屠兒共為親友  
於賣肉時有一相識乞食道人於道  
路上偶值得見見已便識頭髮蓬亂  
著青色衣身上有血猶如閻羅羅刹  
所執肉稱悉為血汗見其稱肉欲賣  
與人比丘見已即長歎息作是思惟  
佛語真實凡夫之心輕躁不停極易  
迴轉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禁戒  
何意今日忽為斯事作是念已即說  
偈言

汝若不調馬 放逸造眾惡 云何離慙愧  
捨棄調伏法 威儀及進止 為人所樂見  
飛鳥及走獸 觀之不驚畏 行恐傷蟻子  
慈哀憐眾生 如是悲愍心 今為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正可名為沙門  
婆羅門數是故如來不說標相若得  
見諦真實是名為沙門及婆羅門復  
說偈言

勇悍而自稱 謂已真沙門 為此不調心  
忽作斯大惡

說是偈已尋即思惟我於今者作何

大莊嚴論經卷第六 第三頌

金 食

方便今其開悟如佛言曰若教人時  
先當令其於四不壞生清淨信此四  
不壞能令眾生得見四諦今當為說  
作業根本作是念已而語之言汝於  
今者極善稱量時賣肉者作是念言  
此比丘既不買肉何故語我極善稱  
量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 而未見濟拔 如斯之比丘  
久離市易法 見吾為惡業 故來欲救度  
實是賢聖人 為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昔者為比丘時造作  
諸行念先所誦經名曰苦乘欲過欲  
味思憶此已即以肉稱遠投於地於  
生死中深生厭患語彼此丘大德大  
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 何者為最多 我以慙愧鞍  
捉持智慧秤 思量如此事 心已得通達  
不見其有利 純觀欲衰患 以是故我今  
宜應捨離欲 往詣於僧坊 復還求出家  
我今為欲作 身苦極下賤 雖是現在身  
即如墮惡道 我昔出家時 濾水而後飲  
悲慙護他命 無有傷害心 今日如惡鬼  
食人精血者 我今樂殺害 習而不能捨

善哉佛所說親近於欲者無惡而不造我今為欲使裏苦乃至此一切種智說四諦我未證從今日已去終不更放逸十力尊所說前為放逸者後止更不作如月離雲翳明照于世間是故我今當專心持禁戒設頭上火然衣服亦焚燒我當堅精進修行調順法斷難伏結使必令得寂滅假毀經筋脉形體皆枯乾不見四諦者我終不休息先滅結使然得勝報施恩

余時比丘知其心念彼智慧火方始欲然即說偈言

汝人若出家必應得解脫迦梨與僧鉗及以質多羅如此等比丘皆七返罷道後復還出家獲得阿羅漢十力世尊戒汝亦不毀犯汝不起邪見汝有多聞智生於獸離善修習寂靜樂汝有多聞燈結使風所滅汝還修多聞必至無畏方為結之所漂當依修定力修定得勝力明了見結使由汝常修集故樂出家法心近善功德為結使所壞修集於正道是意提結使如象絕鞿絆自恣隨意去時罷道比丘即捨惡業出家精勤得

阿羅漢果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八篇 事

復次若欲莊嚴無過善華是故應當勤修諸善我昔曾聞有一田夫聰明點慧與諸徒伴共未入城時見一人容貌端正莊嚴衣服種種瓔珞服乘嚴麗多將侍從悉皆嚴飾瓔珞可觀彼聰明者語諸行伴不好不好同伴語言如此之人威德端正深可愛敬有何不好聰明者言我自不好亦不以彼用為不好由我前身不造功德致使今者受此賤身無有威勢人所不敬若先修福豈當不及如此人者是故我今應勤修善必使將來有勝於彼即說偈言

彼捨於放逸修善獲福利我由放逸故不修功德華是以今貧賤下劣無威勢我今自愧責故自稱不好我今自觀察窮賤極可惡結使所欺誑放逸之所壞自從今以後勤修施戒定必使將來生種姓好眷屬端正有威德財富多侍從眾事不可嫌為世所尊敬莫如今日身自悔無所及惡心為我怨欺我致貧賤心能自悔責修善得快樂設造惡業時

眾善都不生制心修善者榮樂無不具世間語不虛善惡報老別佛說入正道能至於涅槃若心著財利富貴及榮勝求於後有者不免衰老患我當勤精專趣向無畏方譬如醉盡師畫作諸形像醒已覺其惡除滅作勝者先世愚癡故造作今惡身今當滅惡業將來求勝報見惡果報已智者深自責

復次若聞善說應當思惟必得義利是故智者常應聽受善妙之法我昔曾聞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也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為惡毒蛇即往其所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策伺恠其卒富而亂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問之曰



大莊嚴論卷第六 第十誡

何故唱言毒地阿難惡毒地世尊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地是惡毒地我於今者方乃悟解實是毒地即說偈言

諸佛語無二說為大毒地阿難白世尊實是惡毒地惡毒地勢力我今始證知於佛世尊所倍增信敬心我今臨危難是故稱佛語毒地之所整正及於一身親戚及妻子奴婢僮僕等一切悉無有而受苦惱者財寶毒地盡及家眷屬我今於財寶及典親戚等視如惡毒地瞋恚發作時智者宜速離如捨惡毒地應速求出家行詣於山林誰有智慧者見聞如此事而當著財寶封藏迷其心我謂得大利而反獲衰惱

王聞偈已深知是人於佛語中生信解心即說偈言

汝今能信敬悲愍之大仙所說語真實未曾有之言先所伏藏財盡以用還汝更復以財寶而以供養汝能教信調御善逝寶諸設大梵之所信拔梨阿修羅天王及帝釋我等與諸王城中諸豪族婆羅門刹利尊勝智見人無不信敬者

大莊嚴論卷第六 第十一誡

能同我信故現得於花報今信取信處應復第一果

復次諸欲求利者或得或不得有真善心者不求自得利實無虛善心者為得貪利故應作真善心我昔曾聞有一國王時輔相子其父早喪其子幼稚未任紹繼錢財已盡無人通致可得見王窮苦自活遂漸長大有輔相才理民斷事一切善知年向成立盛壯之時形體殊大勇猛大力才藝備具作是思惟我今貧窮當何所作又復不能作諸賤業今我無福所有才藝不得施行復不生於下賤之家又聞他說是偈言

業來變化我窮困乃如是父母之家業今無施用廢下賤所作業非我所宜作若我無福業應生下賤家生處雖復貴困苦乃如是賤業極易知然我所不能當作私竊業使人都不知正有作賊業覆隱人不覺腰繫二箭筒并持鋌利劍縛縛手索弓種種自莊嚴喻如師子兒都無有所畏說是偈已作是思惟設劫餘處或令

大莊嚴論卷第六 第十二誡

他貧我當初王作是念已至王宮中詣王卧處王覺有賊怖不敢語持王衣服并諸璫珞取安一處時王頭邊有一器水邊復有灰飢渴所逼謂灰是麩和水而飲飲已飽滿乃知是灰即自思惟灰猶可食況其餘物我寧食草何用作賊先父以來不為此業即棄諸物還來歸家王見空出歎言善哉即喚其人而語之言汝今何故既取此物還置於地而便空去白言大王聽我所說即說偈言

何故作非理以為飢渴故灰水止飢渴是故息賊心今知是飢渴易可得止息我飲灰水已擲器著地中慙愧生悔恨不復更造惡大王應當知我非凡庶人乃是輔相子由家窮困故故來至王宮造作非法事從今日已去常欲飲灰水食草而自活不為偷盜業我家昔先人自有家札教事當自減身不毀舊法訓王見此事歎未曾有稱種姓子真實不虛雖有憊過尋能改悔即說偈言貧窮壞志耐并棄於慙愧凡下鄙惡人速疾造惡業以已家法鈞能制非法象

汝能自抑心不違家教法能有是賢行  
還襲汝父處汝今除癡心能作難有  
我今極歡喜用汝為輔相不須覆觀察  
我已見汝行心堅志勇健兼復有智能  
我今自見知斯事實難有才業倍勝父  
以心真善故

是故智者當作真實不應虛偽

復次現在結使雖復不起若未斷結  
結使之得猶故成就如以冷水投熱  
湯中我昔曾聞有一師共一弟子於其  
冬日在暖室中見有火聚無有烟焰  
師語弟子汝見是火無烟焰不弟子  
言見師語弟子汝著乾薪烟即時起  
復言口吹火焰乃出師為弟子而說  
偈言

先火無烟焰 慈心不淨觀 現在結不生  
如火無烟焰 如火得乾薪 烟焰俱時起  
心火遇因緣 值惡知識時 瞋恚烟便起  
若觀好色時 貪欲火熾然 是故應斷得  
成就具三明 為斷貪瞋癡 應勤修精進  
明行足斷心 結使草不生 喻如常行道  
眾再皆不出 貪欲及瞋恚 未遇緣不起  
根本未斷故 遇緣還復發 喻如得瘡病

四日定發現於三二日時遇緣還復發  
又似世俗定掩按結不起都無有患相  
欲如毒樹根不拔芽還生如人耻白髮  
并刺其黑者刺之未久間白髮尋還生  
不永斷結使其事亦如是欲結及瞋恚  
遍戒行機關對治隱不起不造身口業  
便生難有想結使後還起毀犯於戒行  
貪嗜者五欲如蛇隱入穴還出則整人  
復次施為解脫不為財物若為財物  
不名為施若為解脫則得無生及涅槃  
樂是故智者應為解脫而行布施  
我昔曾聞有一檀越詣僧房設會檀  
越知識道人語上座言今日檀越飲  
食精細好為檀越耐心說法是時上  
座已得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善知他  
心深觀察之為何事故而設此會乃  
知此會為財利故今時上座為此檀  
越說三惡道苦而作是言善哉善哉  
檀越汝今所設供養極是時施色香  
美味皆悉具足極為清淨三惡道中  
無所乏少時知識道人語上座言何  
以為他呪願三惡道中都無所乏時  
僧上座語彼道人子我雖年老倒錯

說法然此檀越不習於戒結使所使  
我觀彼心故作是說此檀越為五欲  
樂及財寶畜生即說偈言

施者所生處財寶極廣大以恃財寶故  
能今起憍慢憍慢越法度盲冥愚凡夫  
以越法度故則墮三惡趣處於三惡道  
猶如已舍宅若生人天中如以暫寄客  
是故戒施伴俱受於涅槃戒能得生天  
施能備眾具所作為解脫必盡於苦際  
譬如種藕根花葉悉具得其根亦可食  
修行於施戒親近解脫林使樂於花葉  
根喻於解脫是故修戒施必當為解脫  
不應為世利

復次難諸難亦難得於人身難既得  
難諸難應當常精勤我昔曾聞有一  
小兒聞經中說盲龜值浮木孔其事  
甚難時此小兒故穿一板作孔受頭  
擲著池中自入池中任頭舉頭欲望  
八孔水漂板故不可得值即自思惟  
極生厭惡人身難得佛以大海為喻  
浮木孔小盲龜無眼百年一出實難  
可值我今池小其板孔大復有兩眼  
日百出頭猶不能值況彼盲龜而當

得值即說偈言

大在經論卷第六 第十六章 事

巨海極廣大浮木孔復小百年而一出  
得值甚為難我今池水小浮木孔極大  
數數自出頭不能值木孔盲龜遇浮木  
相值甚為難惡道復人身難值亦如是  
我今值人身應當不放逸恒沙等諸佛  
未曾得值遇今日得諸受十力世尊言  
佛所說妙法我必當修行若能善修習  
濟拔極為大非他作已得是故自精勤  
若墮八難處云何可得離世間業隨逐  
墜墮於惡道我今當逃避得出三有獄  
若不出此獄云何得解脫畜生道若干  
歷劫極長大地獄及餓鬼黑闇苦惱深  
我若不勤修云何而得離險難諸惡道  
今日得人身不盡苦邊際不離三有獄  
應當勤方便必離三有獄我今求出家  
必使得解脫

復次財錢難捨智者若能修於小施莫  
起輕想我昔曾聞須和多國昔日有  
王名薩多浮時王遊獵偶值一塔即以  
五錢布施彼塔有一旃陀羅通唱  
善哉即遣使捉將至王所時王語言  
汝今見我布施小故譏笑我耶彼人  
白王施我無畏然後當語我於昔日  
於嶺道中劫掠作賊捉得一人急奉  
其手我即思惟此人拳手必有金錢  
語令開手其人不肯我捉弓箭用恐  
彼人語言放手猶故不肯我即挽弓  
向之以貪寶故即便射殺殺已即取  
得一銅錢寧惜一錢不惜身命如今  
大王無逼惱者能持五錢用施佛塔  
是故我今歎言善哉即說偈言  
挽弓圓如輪將欲害彼命彼望妻身命  
不肯輸一錢我見如此人捨命不捨錢  
是故我今者見有捨錢者生於希有想  
歎言難可作不見有弓刀強逼大王者  
亦無有畏忌開意捨難捨苦求乃得錢  
是故我今日見有捨財者心生未曾有  
我自見其證極苦不肯捨大王今當知  
慳心難可捨

復次善觀察所作當時雖有過後必  
有大益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常被盜  
賊一日之中堅閉門戶賊復來至扣  
門而喚比丘答言我見汝時極大驚  
怖汝可內手於彼向中當與汝物賊  
即內手置於向中比丘以繩繫之  
於柱比丘執杖開門打之打一下已語  
言歸依佛賊以畏故即便隨語歸依  
於佛復打二下語言歸依法賊畏死  
故復言歸依法第三打時復語之言  
歸依僧賊時畏故言歸依僧即自思  
惟今此道人有幾歸依若多有者必  
更不見此閻浮提必當命終余時比  
丘即放令去以被打故身體疼痛久  
而得起即求出家有人問言汝先作  
賊造諸惡行以何事故出家修道答  
彼人言我亦觀察佛法之利然後出  
家我於今日遇善知識以杖打我三  
下唯有少許命在不絕如來世尊實  
一切智者若教弟子四歸依者我命即  
絕佛或遠見斯事教出比丘打賊三  
下使我不死是故世尊唯說三歸不  
說四歸佛慈我故說三歸依不說四  
歸即說偈言  
決定一切智以憐愍我故是以說三歸  
不說有第四為於三有故而說三歸依  
若當第四者我則無歸依我今可憐愍  
身命於彼盡我見佛世尊遠觀如斯事  
生於未曾有是故捨賊心有因慶事解



大莊嚴論經卷第六  
由我心急故 因廣事解悟 我解斯事故  
是以求出家

大莊嚴論經卷第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七

馬鳴菩薩造

事

復次利養亂於行道若斯利養善觀  
察瞋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園中  
城邑聚落竟共供養同出家者憎嫉  
非謗比丘弟子聞是非謗白其師言  
某甲比丘非謗和上時彼和上聞是  
語已即喚謗者善言慰喻以衣與之  
諸弟子等白其師言彼非謗人是我  
之怨云何和上慰喻與衣師答之言  
彼非謗者於我有恩應當供養即說  
偈言

如電害禾穀 有人能遮斷 田主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 彼謗是親厚 不名為怨家  
進我利養電 我應報其恩 電害及一世  
利養害多身 電害害於財 利養毀修道  
為電所害田 必有少遺餘 利養之所害  
功德都消盡 如彼提婆達 利養害所害  
由彼貪著故 善法無毫釐 眾惡極熾盛  
死則墮惡道 利養劇猛火 亦過於惡毒  
師子及虎狼 智者觀察已 寧為彼所傷

大莊嚴論經卷第七 第二緣 事  
不為利養害 愚者貪利養 不見其過惡  
利養遠聖道 善行滅不生 佛已斷諸結  
三有結都解 功德已具滿 猶尚避利養  
眾中師子吼 而唱如是言 利養莫近我  
我亦遠於彼 有心明智人 誰當貪利養  
利養亂定心 為害劇於怨 如以毛繩截  
皮斷肉骨壞 體斷余乃止 利養過毛繩  
絕於持戒皮 能破禪定肉 折於智慧骨  
滅妙善心髓 譬如嬰孩者 捉大欲食之  
如魚吞鉤餌 如鳥網所覆 諸獸墜罪罔  
皆由貪味故 比丘貪利養 與彼亦無異  
其味極妙少 為患甚深重 詐為諂佞者  
止住利養中 親近憤吏乱 妨患之種子  
如似疥癬瘡 挫之痒轉增 矜高放逸欲  
皆因利養生 此人為我等 遮於利養怨  
我以為是義故 應盡心供養 如是善知識  
云何名為怨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彼處有衣食  
某是我親厚 必來請命我 心意多攀緣  
敗壞寂靜心 不樂寂定法 以捨寂定故  
由利毀敗故 不樂寂定法 以捨寂定故  
不名為比丘 亦不名白衣  
復次俱得漏盡教學差別我昔曾聞

大正藏經卷第七

第三張 事

三

尊者目連教二弟子精專學禪而無所證時尊者舍利弗問目連言彼二弟子得勝法不目連答言未得舍利弗又問言汝教何法目連答言一教不淨二教數息然其心意滯而不悟時舍利弗問目連言彼二弟子從何種姓而來出家答言一是浣衣二是鍛金師時舍利弗語目連言金師子者應授浣衣人者宜教不淨目連如法以教弟子弟子尋即精勤修習得羅漢果既成羅漢歡喜踊躍即便說偈讚舍利弗

第二轉法輪佛法之大將於諸聲聞中得於最上智有勝覺慧力嗚呼舍利弗指導示解脫隨順本所習指導開悟我二俱速解脫行自境界中獲得所應得行他境界者如魚墮陸地我常在河側習浣衣白淨安心於白骨相類易開解不大加功力速疾入我意金師常吹麁出入氣是風易樂入安般衆生所說習各自有勝力今者舍利弗佛法之鞍轡佛說舍利弗第二轉法輪真實是所應心得自在者

大正藏經卷第七

第四張 事

三

能使我二人善知禪徑路我如不調象法中之大將言教調順我使到安隱處故我大歡喜

復次善根熟者雖復逃避如來大悲終不放捨我昔曾聞如來無上良厚福田行來進止常為福利非如世間所有田也欲示行福田異於世間田行福田者往至檀越下種人所入舍衛城分衛乃至為菩薩時入王舍城乞食城中老少男女大小見其容儀心皆愛敬餘如佛本行中說昔佛在時衆生獸惡善根種子極易生芽佛所應化為度人故入城乞食即說偈言若以深信心禮敬佛足者是入於生死便為不久住能行善福田供養作因緣必獲大果報能以信敬心以土著佛鉢終不無果報

如來入城現神足時一切人民各各相語佛來入城餘如諸經中佛來入城時所有嚴麗種種具足男女大小聞佛入城一切擾動猶如大海風鼓濤波出大音聲聞浮提界亦未曾有如是形相今時城中除糞穢人名曰

大正藏經卷第七

第五張 事

三

尼提駁長蓬亂垢膩不淨所著衣裳悉皆弊壞若於道中得弊納者使用補衣欲示宿世不善業故背負糞瓦欲遠棄去於路見佛瞻仰尊顏如覩大海圓光一尋以莊嚴身如真金聚無諸垢穢所著袈裟如赤栴檀亦如寶樓觀之無歇即說偈言

金色如華敷衣如赤栴檀衣服嚴齊整清淨如銅鏡如似秋月時日慶虛空中世尊慶大衆嚴淨如秋月

今時衆生見佛世尊生大歡喜富生見佛眼根悅樂況復人也即說偈言

見色無比類深心極愛敬堪為禪定器威光倍赫并邪見毒惡心觀佛猶悅豫觀其諸形體觸目視無厭觀見心悅豫身體悉照曜瞻之轉熾盛形體圓滿足無可嫌呵屢種姓可歎美無能譏論者明智善丈夫相續出是種世人實嚴飾以助形容好佛身相好具不假外莊嚴相好衆愛樂顯好常隨身世人自環珞不得常為好蓮華悉開敷阿輪如敷榮嚴飾於大地顯好不如佛淨目衆相好熾然莊嚴身喻如摩尼鎧衆寶而校飾

亦猶池水中衆華以莊嚴如是等比類不及如來身善逝之形體相好炳然著猶如虛空中淨無雲翳時衆星莊嚴月善行美妙器瞻仰無厭足如飲甘露味猶如淨滿月為人所愛樂妙相以莊嚴善調伏威德衆德備足者誰能具稱歎諸過惡已壞譬如生死中衆伎變現形永無能變現歸歸似佛者雖作衆妙像不及佛儀相佛之妙容相天人中無比又復世尊不齊相好殊妙可歎衆行皆備功德志具說偈讚言

如來所說者所欽仰威儀及舉止終無有過失牟尼中軍勝觸事未曾有覺驚驚動搖讚嘆意不異以有十力故標相極寂靜滿足而正直功德利益聚行步甚詳雅為人所愛樂言說義深廣現瞻極審諦詳雅有次敘一切皆捨離食飲無貪著舉要而言之無有不可愛余時尼提見無上調御諸根寂定及比丘等根不散亂園遶侍從心倍愛敬復說偈言

諸根悉寂靜調根者園遶著於新色衣前後隨導從衆釋中勝導金色不動搖

四眾常園遶如赤雲繞曰余時尼提既見佛已自鄙臭穢背育糞坑云何見佛迴趣異道以不見佛心懷愁惱我於先世不造福業為惡所牽今受此苦我今不慈斯下賤業衆人皆得到於佛前我今見臭穢故不得往以是之故懊惱焦心即說偈言佛出世甚難難可得值遇人天阿修羅八部咸園遶我雖今遭值臭穢不得近明了有惡業罪報捨棄我

思惟是已更從異巷捨而遠避然佛世尊大慈平等隨逐不捨即現彼巷尼提前立尼提見已復生驚怖我向避佛今復覩見當何處避驚怖憂惱而自責言我甚薄福諸佛香潔我當云何以此極穢逼近於佛若當逼近罪益深重先世惡業使我乃余即說偈言

天以梅檀香上妙曼陀花種種衆供具持來奉世尊佛來入城時香水以灑地人天皆供養真是應供者云何就糞穢而在於佛前

復自念言當設何方念而得合所又

更捨佛入於異巷如來如前復在彼巷尼提見已倍復怖懼而說偈言園光周一尋色炎若千種城中諸人等合掌而園遶帝釋執持拂人天皆供養我向避異巷復從此道來

作此偈已復自念言今者世尊人天中上我之鄙穢衆生中下我今云何以此臭穢而近世尊即便迴避入於異巷余時世尊先在彼立既覩佛已慙耻却行糞穢穢穢尋即碎壞糞汁流灌澆汗衣服自見穢汗慙愧懊惱顏色變異而自念言先雖臭穢尚有辭遶今辭破壞穢惡露現甚可慙耻甚自鄙責而說偈言

歎言咄悽哉我今如趣死臭穢遍身體云何當自處三界衆勝尊而來趣近我塞遶我前路遂無逃避處惟我極可惡內外皆不淨慙耻大苦惱如似衰老王余時大衆咸見世尊隨尼提後時彼衆中有一比丘作是念言如來入城不於豪貴并卑賤家而從乞食但隨尼提何故如是此必有緣復自念言此事可解即說偈言



大莊嚴經卷第七 第九段 事

宣

此心巧德器為佛所追隨如珠落糞穢  
撓攪而覓取如來錄其心不擇貴與賤  
不求種姓真妙勝作是說譬如醫占病  
者病腹鞭災隨患投下藥亦不觀種族  
如來以平等觀察心堅受亦不擇種姓  
與藥下煩惱

今時尼提於隘巷中遇值世尊慙愧  
蹙縮無藏避處合掌向地作如是言  
汝今能持一切眾生願開少處容受  
我身即說偈言

如來於今者轉來逼近我我身甚臭穢  
不得近世尊善哉開少分願容受我身  
今時如來大悲熏心安樂利益一切  
眾生和顏悅色到尼提邊世尊以柔  
受雷音而安慰之令彼身心怡悅使  
樂佛命尼提尼提聞已周障四顧如  
佛所命三界至尊豈可喚我鄙賤之  
人將無有人與我同字喚於彼耶佛  
心平等斷於愛憎世尊舉手向彼尼  
提其指纖長爪如赤銅指間細縷以  
覆其上掌如蓮花柔淨潔相輪之  
手欲使尼提生勇悍心即與尼提而  
說偈言

大莊嚴經卷第七 第十段 事

宣

汝有善根緣故我至汝所我今既來至  
汝何故逃避應當住於此汝今身雖穢  
心有上善法殊勝之妙香今在汝身外  
不宜自鄙賤

于時尼提聞佛喚已舉目觀佛其心  
勇悍合掌向佛而作是言無歸依者  
為作歸依於諸眾生無有因緣而生  
子想其心平等實是真濟今佛世尊  
與我共語如以甘露灑我身心即說  
偈言

假使大梵王與我共談議天帝之尊重  
屈臨見携抱轉輪大聖王同坐一器食  
不如三界尊垂哀賜一言今我蒙慈眷  
歡喜過於彼簡練去穢惡不善相已滅  
善相具足生自在者濟拔令我受快樂  
世尊足上塵帝釋以頂戴猶名福所護  
況我極鄙劣親承佛音教而自稱我名  
當不生欣慶

佛告尼提汝於今者能出家不干時  
尼提聞是語已心生歡喜即說偈言  
如我賤種類頗任出家不世尊垂哀慈  
設得出家者如取地獄人安置著天上  
佛告尼提汝今不應作是思惟即說

大莊嚴經卷第七 第十一段 事

宣

偈言

如來不觀察種族及貴富唯觀眾生業  
過去善種子一切煩惱縛不盡得解脫  
生老病死等苦樂患皆同云何婆羅門  
獨能得解脫餘人不能得文字及音聲  
豈唯婆羅門餘姓亦復知譬如渡河津  
不但婆羅門餘姓亦復能一切諸所作  
雅婆羅門能餘人不能耶汝今但應當  
信我故出家如我佛法中悲心無偏黨  
不同諸外道有所隱藏法濟度患平等  
佛法無損減說法無偏黨平等示正道  
為一切眾生作安隱正路譬如大市中  
市買一切物我法市亦亦不擇其種姓  
富貴及貧賤譬如清流水利利婆羅門  
毗舍及首陀無有遮護者不限人非人  
一切皆來飲我法亦如是今亦不齊  
比丘比丘尼普為於世間人天之大醫  
我不必為貴撰擇賢王等亦度下賤  
優婆塞等我不齊為大富長者須達  
多等亦度貧窮須賴多等我不齊為  
大智舍利弗亦為鈍根周利槃特等  
我不齊為少欲知足摩訶迦葉亦為  
多欲姿難陀等我不齊為耆舊宿德

優樓頻螺迦葉亦為幻稚須陀耶等  
我不齊為憍慢婆迦賴等亦為極惡  
耆掘摩羅手捉劍者我不齊為多智  
男子而為說法亦為淺智女人而為  
說法我不齊為出家之眾而作真濟  
亦為極惡在家之人而為說法我不  
齊為少欲之人而為說法亦為在家  
切子五欲自恣說四真諦我不齊為  
放捨眾務適多梨說亦為經理國事  
多諸世務頻婆娑羅王等說我不齊  
為斷酒之人說亦為極醉郁伽等說  
使得道跡我不齊為樂修定離越等  
說離生死法亦為失子狂亂心婆私叱  
說我不齊為賢德等優婆塞種中生  
者說法亦為邪見弟子阿須拔提等  
說我不齊為威壯羅毗和羅說法亦  
為衰老羅拘羅等說我不齊為宿舊  
婆拘羅說得羅漢亦為七歲沙彌須  
陀延說使得羅漢我不齊為十六波羅  
延心中難問答所疑亦為六十聚落  
嬰愚貪欲求女人者說我不齊為滿  
願子等大論牛王辯才無盡者說亦  
為淺智達摩地那比丘尼說使得深

智能解大丈夫有所問難我不齊為  
富貴大王夫人弥拔提等說使得道  
果亦為下賤僮使鳩熱多羅等說使  
得道跡我不齊為貞婦毗舍佉說亦  
為婬女蓮華等說我不齊為大德辯  
才女人瞿曇弥等說亦為七歲沙彌  
尼至羅能摧伏外道者說今時世尊  
即說偈言  
依我佛法中 速疾應出家 因智得甘露  
不由種族姓 四大及以空 貴賤等同有  
無智則不得不必在種姓  
今時尼提即奉佛教尋便出家得阿  
羅漢時舍衛城中長者婆羅門聞尼  
提得出家皆生譏論瞋忿嫌恨而作  
是言彼尼提者鄙穢下賤今得出家  
若設會時尼提來者汙我舍宅牀蓐  
舉國紛紜遂至上徹波斯匿王時王  
聞已語諸臣言汝等今者勿用紛紜  
我今當往詣世尊所啟白如來更不  
聽斯下賤者使得出家時王將侍從  
往詣祇洹見一比丘坐大石上縫糞  
掃衣有七百梵天在其左右有合掌禮  
敬者有取纏者有貫針者如修多羅

中廣說時諸天等說偈讚言  
觀察諸根寂 容儀威德盛 得具於三明  
利根不退轉 眾善悉備滿 容納糞掃衣  
七百威德天 上從梵宮來 歸命來敬禮  
度於彼岸者  
時波斯匿王不識尼提而語之言汝  
今為我往白世尊波斯匿王今在門  
外欲求見佛時彼尼提聞已即從石  
沒如入於水躡身佛前而白佛言波  
斯匿王今在門外欲見世尊世尊語  
言還從本道可往喚前尼提奉命還  
從石出喚波斯匿王時波斯匿王頂  
禮問訊白世尊言向彼比丘是何大  
德為諸天供養奉侍左右又能於石  
出入無尋說偈問言  
佛智淨無尋 無事不通達 我欲所問者  
佛已先知之 先事且小住 我欲有所問  
向見一比丘 石上而出入 如鷗在水中  
浮沉得自在  
今時世尊告波斯匿王言向者比丘  
若欲知者是王所疑鄙賤尼提即其  
人也王聞是已悶絕躡地即自悔責  
而作是言我為自燒云何乃於如是

大莊嚴經卷第七 第三法華

大德生於譏嫌見是事已於佛法所得未曾有倍生信心即礼佛足而說偈言

辟如須弥山衆寶所合成飛鳥及走獸至山皆金色昔來雖曾聞今始方證知佛如須弥山無量功德聚有未依佛者變為貴種族佛不觀種姓富貴及名聞猶如醫占病亦不觀種姓但授諸良藥令其病得愈貴賤資氣同皆出於不淨成就得道果等同無差別一切種姓同證果都無異

尔時世尊為欲增長波斯匿王淳信心故說四種姓可淨若誓要時取四種姓此四種姓皆可淨佛告大王若取婦嫁女應擇種姓此佛法中唯觀宿世善惡因緣不擇種姓唯觀信施不觀珍寶索戒清淨不索家門清淨索定自在不索種姓端嚴觀其智慧不觀所生即說偈曰

如鍊山石中而取於真金辟如伊蘭木相瑤便火出亦如淤泥中出生青蓮花不觀所生處唯觀於德行若生上族有德行者應當供養若生

大莊嚴經卷第七 第三法華

下賤種有德行者亦應供養諸有智者應當供養有德之人種姓有別德行無異猶如伊蘭及栴檀木俱能出火熱與光明無有別異佛語真實無有過失深入人心使王得解波斯匿王頂礼佛足五體投地南無歸命調御丈夫一切種智於一切義無有障導十力勇猛四無所畏婆伽婆三藐三佛陀於一切衆生作不請親友於四種姓都無偏黨略說如是即說偈言一切種智海淨意度彼岸世界佛獨悲心意無穢惡為一切衆生作於親友獨一說解脫然示種種道依智多方便外道狂顛倒處遊之苦行專迷著種姓波斯匿王礼佛及尼提足已還舍衛城復次雖不入見諦修學多聞力諸魔不能動應勤修學問我昔曾聞有一魔化作比丘來至僧坊有一法師在衆中說法化比丘言我得羅漢道若有所疑今志可問于時衆僧語法師言疏其所說時彼法師問化比丘云何斷結云何入定化比丘顛倒說法時法師語衆僧言此非羅漢其語不可

大莊嚴經卷第七 第三法華

疏時化比丘踊身虛空作十八變時會大衆譏呵法師如此之人師今云何說非羅漢尔時法師雖被譏呵以多聞力故猶說言非若是羅漢云何所說顛倒然復能飛我於今者知復云何即說偈言

我於功德所都無嫉怨心以阿毗曇石磨試知是非如似被金塗磨時色不顯金若不真者以石磨則知佛以智印印與印不相應甘露城極深無印不得入欲入甘露城我欲笑於彼

諸人問言若非羅漢云何能飛于時法師復說偈言

或是因陀羅或是幻所作佛法中棘刺必是魔所為

時化比丘還復本身深生歡喜嗚呼佛法極精妙依聞能如是決定分別我即說偈言

首羅居士等已得法眼淨不可得動搖此事不可奇以已智力故汝今不見諦心堅不可動此事實希有無有聖智力而我不能動是事為希有歸依佛涅槃彼言真實故智者不動搖佛一切種智



說觀衆羅漢無有能壞者猶如大海潮終不過其限假使火作冷風性確然住如來所說語都無有變異以是故佛語於諸論最上如似日光明除滅一切闇應供極真實機辯顯分明善察者分別不能觀察者不見如此理實語與妄語此二相違遠佛語及外論其事亦如是大莊嚴論經卷第七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馬鳴菩薩造

言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治身心病唯有佛語是故應勤聽於說法我昔曾聞漢地王子眼中生膜遍覆其目遂至闇冥無所親見種種療治不能療除時竺又尸羅國有諸商估來詣漢土時漢國王問估客言我子患目今等遠來頗能治不估客答言外國有一比丘名曰瞿沙唯彼能治時王聞已即大資嚴便送其子向竺又尸羅國到彼國已至尊者瞿沙所而作是言吾從遠方故來療目唯願哀愍為我治眼今時尊者許為治眼多作銅蓋賦與大眾語諸人言聞我說法有流淚者置此椀中因即為說十二緣經衆會聞已啼泣流淚以椀承取聚集衆淚向王子所尊者瞿沙即取衆淚置右掌中而說偈言

我今已宣說甚深十二緣能除無明闇聞者皆流淚此語若實者當集衆人淚

人天夜叉中諸水所不及以洗王子眼難陸得明淨尋即以淚洗膚翳得消除今時尊者瞿沙以淚洗王子眼得明淨已為欲增長大衆信心而說偈言佛法極真實能速除翳障此淚亦能除如日消冰雪

是諸大衆見是事已合掌恭敬倍生信心得未曾有身毛驚豎即說偈言汝所作希有猶如現神足醫藥所不療淚洗能除患

時諸比丘聞法情感悲泣兩淚尊者瞿沙告諸衆會雖為是事此不為難如來往昔億千劫中修行苦行以是功德集此十二因緣法藥能令聞者悲感垂淚婆須之龍吐大惡毒夜叉惡鬼遍滿舍宅吉毗陀羅根本獸道此淚悉能消滅無遺是乃為難况斯翳障猶如蚊翅而除滅之何足為難設大雲霧幽闇晦冥惡風暴雨此淚亦能消滅是時狂醉象軍及以步兵鎧仗自嚴以淚灑之軍陣退散一切狂智所修集法其誰聞者而不雨淚然以此淚能攘灾患唯除宿業彼時

大莊嚴論卷第八 第三張

王子既得眼已歡喜踊躍又聞說法  
歡喜生死得須陀洹果生希有想即  
說偈言

誰得聞佛法而不生歡喜我已深敬信  
至心聽說法耳聞希有事目患亦消除  
慧眼與肉眼俱悉得清淨治眼中翳上  
無過於大仙我今稽首礼衆醫中衆勝  
以一智寶藥開我二眼淨世間有心人  
誰不敬信者若設有少智云何不生信  
釋迦牟尼尊衆生之慈父言說甚美妙  
柔和可愛樂濟拔事已竟得達于彼岸  
意根法微細作意當解了乃至邊地人  
亦能得開悟

復次若得四不壞淨寧捨身命終不  
毀害前物是故應勤修四不壞淨我  
昔曾聞有一罪人應就刑法時旃陀  
羅次當刑人彼旃陀羅是學優婆塞  
得見諦道不肯殺人典刑戮者極生  
瞋忿而語之言汝今欲違王憲法耶  
優婆塞語典刑戮者言汝甚無智王  
今何必苦我殺人雖復色身屬王作  
旃陀羅聖種中生名曰法身不屬於  
三非所制也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卷第八 第四張

釋迦牟尼尊具一切種智因時能教化  
滅除一切過閻羅王之法果時始教化  
臨苦為說苦易壞亦可遠

時典刑戮者以此人違犯王禁即將  
誅王言此旃陀羅不用王教王語之  
言汝何故不用王教白言大王今應  
生信發歡喜心而說偈言

除我三毒垢獲得寂滅因無上之大悲  
十力世尊所受持於禁戒乃至蚊蟻子  
猶不起害心何況於人耶

時王語言汝若不殺自命不全此優  
婆塞見諦氣勢便於王所抗對不難  
而作是言此身隨王王於我身極得  
自在如我意者雖帝釋教我猶不隨  
王聞此語極大瞋忿勅令使殺彼旃  
陀羅父兄弟七人盡不肯殺王遂殺  
之有二人在至第六者勅使殺之亦  
不肯殺王又殺之至第七者又不肯  
殺王復殺之老母啓王第七小者為  
我寬放王言今此人者是汝何物老  
母答言皆是我兒王復問言前六者  
非汝子耶答言亦是王言汝何以獨  
為第七子耶尔時老母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卷第八 第五張

大王應當知六子皆見諦悉是佛真子  
決定不作惡是故我不畏今此第七子  
猶是凡夫人脫為身命逼迫造作諸惡業

是故我今者求王請其命人王得自在  
唯願活此子臨終時恐怖或能造諸惡  
凡夫臨死時但觀其現身不見於後事  
能觀後世報非凡夫境界

尔時大王而作是言我於外道未聞  
是語今說因果了如明燈旃陀羅口  
作如是說王生決定意名為賢聖村

非是旃陀羅雖名旃陀羅實修苦行  
者自命尚不惜况應諸親屬護戒劇  
護財不願身命及以眷屬唯持禁戒  
即說偈言

世人觀種族不觀內禁戒護戒為種族  
設不護戒者種族當滅壞我是旃陀羅  
彼是淨戒者彼生旃陀羅作業實清淨  
我雖生王種實是旃陀羅我無悲慙心

極惡殺賢人我實旃陀羅  
尔時大王將諸眷屬詣於塚間供養  
其屍王復說偈言

此覆善切德如灰而覆火口雖不自說  
作業已顯現帝釋常供養如是堅行者

大莊嚴論卷第八 第八 事  
不惜已身命而護於戒行

余時彼王將諸羣臣數千億婆羅門  
華步詣塚間而作是言如是大士雖  
名旃陀羅實是大仙人積聚死屍為  
其墮淚王復說偈言

勇健持戒者以刀分解身尸骸委在地  
血泥以塗身以持禁戒故今日捨此身  
堅心不犯惡守戒而至死得佛法味者  
智者皆應尔 王復說偈言

愚癡之所盲貪欲之垢汙著我所諸根  
掉動而不定不計於惡業但取現在樂  
結使垢塗汙智者常觀察身財危脆想  
亦如河岸樹終不造惡業智水洗心垢  
尔時大王近旃陀羅身敬尚法故繞  
屍三市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南無歸命法善能觀察者捨於短促命  
而不捨於法假設入火林見諸毀禁戒  
終無有是虞此即是明證此人持佛語  
終無有二志卧於泥血中以護佛戒故  
此屍以火焚即變為灰土持戒善法名  
同於世界盡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欲示證道無有  
變異佛說見諦終無毀破四大可破

大莊嚴論卷第八 第八 事 去  
四不壞淨終不可壞

復次心有憍慢無惡不造慢雖自高  
名自卑下是故應當斷於憍慢我昔  
曾聞佛成道不久度優樓頻螺迦華  
兄弟眷屬千人煩惱既斷疑疑自落  
隨從世尊往詣迦毗羅衛國如佛本  
行中廣說閑頭種王受化調順諸釋  
種等持其族姓生於憍慢佛婆伽婆  
一身觀者無有獸足身體豐滿不肥  
不瘦婆羅門等苦行來久身形羸瘠  
雖內懷道外貌極惡隨逐佛行甚不  
相稱尔時父王作是念言若使釋種  
出家以隨從佛得相稱副作是念已  
擊鼓唱言仰使釋種家遣一人令其  
出家即奉王勅家遣一人度令出  
家時優波離為諸釋等剃髮之時  
涕泣不樂釋等語言何故涕泣優波  
離言今汝釋子盡皆出家我何由活  
時諸釋等聞優波離語已出家諸釋  
盡以所著衣服瓔珞嚴身之具成一  
寶聚盡與優波離語優波離言以此  
雜物足用給汝終身自供優波離聞  
是語已即生厭離而作是言汝等今

大莊嚴論卷第八 第八 事  
皆厭患珍寶嚴身之具而皆散棄我  
今何為而收取之耶說偈言

是諸釋種等棄捨諸珍寶如指惡藥掃  
井及諸草葉彼捨於愛者云何方收取  
我設取寶聚內心必貪著計為我所有  
是則為大患諸釋捨所患我今設取者  
是為大過患譬如人吐食狗來取食之  
我收他所棄與狗有何異我今畏寶聚  
如離四種毒善根內觸發不貪戀寶聚  
我今必棄捨欲向世尊所求索出家法  
時優波離說此偈已復說偈言

見他得勝法始生欣尚心願令我已身  
同彼獲勝事我今欲自出當勤作方便  
時優波離復作念言我今決定必當  
出家但當勤求千婆羅門先於佛所  
已得出家釋種刹利姓其數五百亦得  
出家婆羅門刹利二姓俱貴然我首  
隨其姓卑下復為賤役於彼勝中求  
索出家為可得我不我於今者有何勢  
力云何此中而得出家即說偈言  
刹利姓純淨婆羅門多學生處如摩尼  
皆共聚集此我身首陀種云何得衆豫  
如似破碎鐵間錯於真金婆伽婆佛陀



大藏論經卷第八 第七疏 事

我聞具種智今我當往彼悲愍一切者應淨不應淨應出不應出一切外道眾不知解脫處唯有滅結者能知於解脫時優波離說是偈已到世尊所胡跪合掌右膝著地而說偈言

於四種姓中俱得出家不淫脬解脫樂我等可得耶善哉救世者大悲普平等哀愍願聽我得及出家次

今時世尊知優波離心意調順善相淳熟應可化度即舉相好莊嚴右手以摩其頂而告之言聽汝出家外道秘法不示弟子如來不示大悲平等而無偏黨等同說法示其勝道而拔濟之猶市賣物不選貴賤佛法亦不擇貧富及以種姓即說偈言

誰渴飲清洌而不充虛乏誰棄熾然燈而不滅黑闇一切種智法普共一切有誰有修行者不得勝妙義譬如食石甕貴賤等除陰剎利婆羅門佛法普平等得盡三有時諸姓等無異譬如三種藥對治風冷熱藥不擇種姓貴賤皆能治法藥亦如是能治貪恚癡四姓悉皆除高下無差別又如火燒物不擇好惡新

大藏論經卷第八 第一疏 事

毒藥亦如火不擇貴與賤猶如水洗浴四姓皆除垢盡苦之邊際諸種普得離今時世尊猶如晴天無諸雲翳出深遠聲猶如雷音如大龍王亦如牛王如迦陵頻伽聲亦如蜂王又如人王如天伎樂出梵音聲告優波離樂出家不優波離聞是聲已心生歡喜又于

白佛願樂出家佛告之曰優波離善來比丘汝今於此善修梵行聞是語已發願自落袈裟著身威儀齊整諸根寂定如舊比丘五百釋種皆白四

羯磨受具足戒佛言我今當以方便除諸釋種憍慢之心今時世尊語諸釋種汝等今者應當敬禮諸舊比丘上座憍陳如阿毗馬師比丘等次第為先優波離在下坐釋賢王於諸釋中最為導首今時諸釋敬順佛

教次第禮足至優波離見其足異尋即仰觀見優波離面時諸釋等其用驚怖猶如山頂瀑水流注觸崖迴波而作是言我等日種剎利之姓世所尊重云何今者於已僕使卑下之姓剎鬚之種而為先敬我等今當向

大藏論經卷第八 第二疏 事

佛世尊具說上事白佛世尊優波離所亦敬禮耶佛告釋種今我種此法斯憍慢處時諸釋種白佛言此首陀羅種佛告之曰一切無常種姓不定無常一味種姓亦今有何差別時諸

釋種復白佛言世尊此剎鬚之種我等日姓中出佛告釋等一切世間如夢如幻種姓之中有何差別諸釋種等

白佛言世尊此是僕使我等是主佛答釋言一切世間皆為恩愛而作奴僕未脫生死貴賤無異捨憍慢時諸釋等端嚴殊特如華敷榮合掌白佛懷疑猶豫而作是言必使我等禮優波離足耶佛告釋種非獨於我一

切諸佛出家之法悉皆如是時諸釋等問佛重說出家法已儼然而住如樹無風心意愁惱皆同聲言我等云何這佛教勅宜順佛教先舊智人作如是語如來所以先度優波離者為欲摧破諸釋種等憍慢心故諸釋於是捨棄憍慢順出家法亦為未來貴族出家所順法故拔胞釋等久習憍慢今拔其根為優波離按足作禮當

札之時大地城郭山林河海悉皆震動諸天唱言釋種今日憍慢山崩即說偈言

嗚呼捨憍慢種族色力財隨順於佛教如樹隨風傾日種刹利姓頂札優波難除捨我慢心諸根皆寂定諸大勝人等真實無諂偽福利果德備其數如竹林名聞婆羅門貴族刹利等如是名德衆入於牟尼法莊嚴諸聖衆如星圍繞月羅列在空中嗚呼法熾盛如來之大海寂上切德水湛然溢其中衆河之所歸世間衆勝智無不歸佛法人天衆增長若是出要道如來善分別說法滅憍慢弟子衆一味如海等一味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佛法出於世為斷憍慢故

復次得見諦者不為天魔諸外道等之所欺誑是故應勤方便必求見諦我昔曾聞首羅居士甚大憍恡舍利弗等往返其家而說偈言

惡道深如海亂心如濁水為憍流所漂言則稱無物嫉妬之大河邪見魚龍衆充滿如是處漂流不止息今當拔憍根

成就施果報大悲之世尊無畏之釋子見諸沒苦厄我等應救濟

余時尊者摩訶迦葉早起著衣持鉢向首羅長者家而讚布施時彼長者以不喜故如稍刺心語迦葉言汝為受請為欲乞食迦葉答言我常乞食長者語言汝若乞食宜應及時迦葉即去如是舍利弗目連等諸大弟子次第至家都不承待余時世尊往到其家語首羅言汝今應修五大施首羅聞已心大愁惱作是思惟我尚不能修於小施云何語我作五大施如來法中豈無餘法諸弟子等教我布施世尊今者亦教布施作是念已白佛言世尊微細小施尚不能作況當五大施乎佛告長者不殺名為大施不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如是等名為五大施聞是語已心大歡喜作是思惟如此五事不損毫釐得大施名何為不作作是念已於世尊所深生歡喜信敬之心而作是言佛是調御丈夫此實不虛自非世尊誰當能解作如是說誰不散從無敢違者即

說偈言

色貌無等倫才辯非世有世尊知時說梵音辭美妙所說終不虛聞者盡獲果說是偈已漂於佛所生歡喜心即入車載取二張氈欲用施佛又自思惟猶以為多欲與一張又復更思憊其少故還與二張佛知心念即說偈言施時闍諱時二俱同等說二德都不住憍劣丈夫所施時闍諱時等同所作緣余時首羅聞是偈已如來世尊知我所念歡喜踊躍破於憍恡捉氈施佛佛知首羅至心歡喜如應說法破首羅二十億我見根得須陀洹余時世尊即從坐起還其所止首羅歡喜送佛還于其家心生欣慶余時魔王見首羅歡喜作是念言我今當往詣首羅所破其善心作是念已化作佛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至首羅家即說偈言身如淨金山圓光極熾盛自在化變現摩步如象王來合首羅門如日入白雲觀者無厭足明如百千日余時光照首羅家首羅驚疑為何人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卷第八 第十五張 事  
如真金聚 充滿我家中 猶日從地出  
其光倍常明

說是偈已極生歡喜如彼甘露灑于  
其身而作是言我有大福如來今者  
再入我家雖復再來不為希有何以  
故如來世尊常以慈悲濟度為業復  
說偈言

頭如摩陀果 膚如淨真金 眉間白毫相  
其目淨脩廣 如開敷青蓮 寂定上調伏  
無畏徐摩步 容貌殊特妙 圓光滿一尋  
如用自莊嚴 勇猛自唱言 我今真是佛  
今時魔王極自在嚴在首羅前告首  
羅言我先說五受陰苦因習而生修  
八正道滅五受陰此是邪說時彼首  
羅聞是說已甚生疑怖相相似佛所  
說乃非我為是夢為心顛倒聽其所  
說甚為貪嫉是何惡人化作佛形如  
華聚中有黑毒蛇我今審知此定是  
魔如賣針人至針師家求欲賣針汝  
今波旬聽我佛子之所宣說偈言  
幾翅扇須弥 尚可令傾動 欲令見諦心  
傾動隨汝者 終無有是慶 汝可惑肉眼  
不能惑法眼 佛知此事故 而作如是說

大莊嚴論卷第八 第十六張 事  
肉眼甚微劣 不能別真偽 若得法眼者  
即見牟尼尊 我得法眼淨 見於滅結者  
終不隨汝語 汝徒自疲勞 不能見惑亂  
吾今諦知汝 實是惡波旬 見四真諦人  
終不可移動 如以金塗錢 欲誑賣金家  
此事亦難成 外現其金相 其內實是銅  
猶如以虎皮 用覆於驢上 形色惑肉眼  
出言知汝虛 如火有冷相 風相恒常住  
假使日光間 月可作熱相 不能使見諦  
而有動轉心 設使滿世界 草木及瓦石  
麋鹿禽狩等 悉皆作佛像 不能動我意  
今有變異相 況汝一魔身 而能動我意  
首羅種種說 苦切責波旬 猶如勇健人  
入陣擊陣者 時魔即恐怖 速疾還天宮  
師子王住處 象到尋突走 波旬亦如是  
見諦所住處 諸魔不敢侵  
復次不得禪定於命終時不得決定  
我昔曾聞婆須王時有一侍人名多  
翅都迦王所親愛為誑誘故繫於獄  
中又更誑毀王人忿怒遣人殺之時  
諸眷屬皆來圍繞而語之言汝聰明  
知見過於人表汝今云何其心擾動  
今死時至何事東告耶迦答言畏死

大莊嚴論卷第八 第十七張 事 神正  
恐怖心不能定即說偈言  
我先於父母 諸親及眷屬 離別生憂惱  
以為苦中極 方今死時苦 彼苦皆輕微  
思計累苦中 死苦亦不大 莫知所生處  
心身熱熱惱 今去極速疾 不知所趣處  
身既不離欲 誰能不驚懼 精神甚荒擾  
如盲涉長路 竟知何所向 心意極顛捨  
猶如沙聚散 無可遮制處 如佛之所說  
心存自由心 使我今倒錯亂 難得生善處  
由心自在故 隨意取諸趣 今我心躁擾  
不能持令住 我昔來愚淺 貪著五欲樂  
不能觀內身 繫念於善處 依止何山林  
端坐而繫念 如此上妙事 今方生顛羨  
彼得伏藏禪 安樂寂靜故 我念牟尼說  
三偈之句義 放逸行非法 修行非所作  
棄捨於義利 貪著所愛處 方欲修善處  
不覺死卒至 離彼平正道 逐此邪險徑  
如軸折頻住 坐守極愁惱 越於如實法  
修行非理事 愚凡夫死至 軸折守愁惱  
何緣故說是 先不善觀察 而作死想  
臨終驚怖方 習禪觀以 不破五欲故 莫  
知所至悔恨驚怖即說偈言  
智者應繫念 除破五欲想 精勤執心者



終時無悔恨心意既專至無有錯亂念  
智者勤提心臨終意不散專精於境界  
不習心專至臨終必散乱心若散乱者  
如調馬用磴若其調戰時迴旋不直行  
不善觀者不攝五根設臨終時心難  
禁制如庫藏中錯卸朽故臨敵將戰  
器卸散壞不習檢心命終亦尔  
復次有實功德應當供養智者宜應  
恭敬有德我昔曾聞阿越提國其王  
名曰因提拔摩有弟名須利拔摩為  
諍國故二人共鬪須利拔摩擲箭須  
因提拔摩頭額已急挽因提拔摩極  
大恐怖作是願言今若得脫當於佛  
法中作般遮于瑟會作是願時須索  
即絕於佛法僧深生信敬即勅大臣  
名浮者延塞多營般遮于瑟于時大  
臣即奉王教設般遮于瑟使人益食  
時彼大臣屢上座頭坐見上座比丘  
留半分食呪願已訖以此餘食盛著  
鉢中從坐起去如是再三大臣見已生  
不信心作是思惟如此比丘必不清  
淨作是念已具以此事上白於王王  
問大臣卿極得信心臣答王言不得

信心何以故上座比丘留半分食從  
坐起去必以此食與他婦女我生疑  
惑王聞是語兩手覆耳告大臣曰莫  
作斯語汝今莫妄稱量於人汝無智  
力云何而能分別前人如佛言曰若  
妄稱量眾生必為自傷汝莫作是顛  
倒邪見即說偈言

戒定慧寂滅得多聞覺慧此是善逝子  
隱藏於功德猶如灰覆火久履智戒行  
世尊之所說汝不共住止云何知其行  
佛說菴羅果喻於四種人唯善丈夫者  
善能知分別有佛世尊說及與佛等者  
乃可稱量入是故汝不應輕蔑佛弟子  
橫生分別想譬如伏藏中以土覆其上  
誰知下有寶汝住不須去自當往觀察  
我從今已往躬當供養僧愚癡服好藥  
便變成於毒

尔時大王躬詣僧中供養眾僧手自  
斟酌尔時上座如前留食呪願已訖  
即便持去王即逐上座後語上座言  
上座年老可以鉢盂與我今提于時  
上座難不與鉢強隨索鉢乃至真陀  
羅村不欲與鉢時彼上座即說偈言

我知汝淨信悲愍能拔濟王雖生濁世  
威儀甚嚴整上世諸勝王猶故不能及  
不知我戒行但見其出家未曾有往來  
亦無有返報而能深愛敬恩過於慈父  
雖不見汝心諸根皆和悅日出於空中  
密雲覆不現雖有此賢障花敷知日出  
知王有深信奇特未曾有能卑下自屈  
欲為我執鉢榮貴福利具然能不憍逸  
諸王得自在憍慢盲其目用這諸惡業  
顛墜多缺失勇悍有智力善解用財施  
觀身如幻炎知取堅實法略說而言之  
一切皆增長如汝自調順教化中軍上  
賢勝所行道共眾隨順行

我今既受王供王以下心從我索鉢  
供養已足不須取鉢尔時彼王遂更  
懇懇重隨索鉢比丘念言今王何故  
欲得我鉢即入定觀知王欲用調伏  
大臣故是以索鉢即說偈言

凡夫愚闇人欲動須弥山我今當與鉢  
以護其心意欲當有毀譽我心都無異  
於我生不信擲破眾多人  
說是偈已捨鉢與王王尋提鉢猶如  
象鼻提青蓮花逐比丘去到旃陀羅

大莊嚴論卷第八 第三十二頌

家時彼比丘命王入舍王不肯入於門前住比丘老母先得阿邨舍果具足天眼能知他心又知他人善根因緣時彼老母即白王言王勿怯弱來入我舍即說偈言

汝不應生疑 此首陀舍舍 非旃陀羅家

首子得羅漢 第三須陀洹 我是一切智

佛之優婆塞 住於阿邨舍 汝但觀戒行

莫問出生處 但取我道德 莫觀家眷屬

莫後生此家 功德有殊勝 如似沙石間

能出好真金 伊蘭能出火 於泥生蓮花

觀人取道德 何必其族姓 伊蘭與旃檀

然火皆熟物 二俱有所成 功德等無異

王聞老母說是偈已嗚呼乃是法中

大人佛體大悲使旃陀羅獲不死處

不擇種姓佛所說法旃陀羅中作師子

乳王又思惟若供養種族失於功德

若供養功德不應分別旃陀羅也王

復說偈言

但當供養德 不應觀生處 婆羅門說喻

淤泥生蓮花 天與阿修羅 敬戴者頂上

婆羅門有過 智者皆棄捨 彼若造作惡

可說無過耶 然實是過罪 旃陀有德者

大莊嚴論卷第八 第三十二頌

豈可不取耶 實復有功德 如此旃陀羅 我應生供養 如是旃陀羅 山林修苦行 此名為仙聖 非是旃陀羅 旃陀羅殺底 王者食其肉 彼之所造箭 亦復取用射 以是因緣故 我應隨順行 旃陀有德者 云何不採取

說此偈已王入其家長跪合掌作是

思惟先礼老母應先礼佛如來世尊

示旃陀羅如此正道能示一切眾生

安隱正道應先礼佛即說偈言

南無苦行仙 賢王中尊上 我今以佛故

敬礼於下賤 如依須彌山 烏瑟同金色

從他聞此事 我今現證知 依佛須彌山

賤者皆可貴 一切種智海 淨意度彼岸

唯佛救世間 慈等無意意 於諸眾生等

能為取親厚 能於一解脫 分別說多種

外道狂顛倒 橫分別種姓

余時大王說是偈已作礼而去

大莊嚴論經卷第八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而鳴菩薩道

事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瞋恚因緣佛不能諫是故智者應斷瞋恚我昔曾聞拘睺弥比丘以問諍故分為二部緣其問諍各覺道理經歷多時今時世尊無上大慈以相輪手制諸比丘即說偈言

比丘莫問諍 問諍多破敗 竟勝負不息

次續諍不絕 為世所譏呵 增長不饒益

比丘永勝利 遠離於愛欲 棄捨家妻子

意求於解脫 宜依出家法 莫作不應作

應當以智鉤 迴於傲慢意 不適生問諍

怨害之根本 依止出家法 不應起不適

譬如清冷水 於中出熾火 既著壞色衣

應當修善法 斯服宜善寂 恒思自調示

云何者是服 豎眼張其目 感屈復聚頰

而起瞋恚想 應當念被服 剃頭作標相

一切皆棄捨 云何復諍覺 如此之標相

宜應斷問諍

時彼比丘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願

佛慈亮彼諸比丘輕蔑於我云何不

報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卷第九 第三張 事 十

彼之難調者忍之倍見輕生忍欲識下彼怒益隆威於惡欲加毀猶如斧斫石彼人見加毀我亦必當報

今時世尊猶如慈父作如是言出家之人應勤方便斷於瞋恚設隨順瞋極違於理瞋恚多過即說偈言

瞋如彼利刀割斷離親厚瞋能殺害彼如法順律者患瞋捨出家不應所住處嫌恨如屠加瞋乃是恐怖輕賤之屋宅醜陋之種子廣惡語之伴燒意林猛火示惡道之導聞諍怨害門惡名稱林樗暴速作惡本

諸瞋恚者為他譏嫌之所呵毀汝今且當觀如是過即說偈言

瞋劇於暴虎如惡瘡難觸毒蛇難喜見瞋恚者如是瞋者瞋亦苦毀壞善名稱瞋恚熾盛者不覺已所作及與他所作

於分財利時不入其數中若於戲笑處眾人所不容如是諸利處由瞋都不入瞋者巨愛樂其事極衆多常懷慙耻恨

雖以百古說說猶不可盡略舉而說之地獄中受苦不足具論盡瞋恚造惡已

悔恨身心熱是故有智者應當斷瞋竟

今時如來為諸比丘種種說法而其瞋恚猶故不息以是因緣諸天善神皆生瞋恚而說偈言

猶如濁水中若置摩尼珠水即為澄清更無濁穢相如來之人實為於諸比丘隨順方便說種種妙好法斯諸比丘等心濁猶小淨寧作不清水珠力可令清

不作此比丘聞佛所說法而其內心意猶故濁不清如日照世間除滅諸黑闇佛日近於汝黑闇心過甚

如來世尊呵諸比丘如斯重捨有悲愍心復更為說長壽王緣而此比丘感眉衆頰猶故不休而作是言佛是法主且待須臾我等自知于時如來

聞斯語已即捨此處離十二由旬在娑羅林一樹下坐作是思惟我今離拘昧弥闍諱比丘余時有一象王避

諸群象來在樹下去佛不遠合目而住亦生念言我得離群極為清淨佛知彼象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彼象此象牙極長遠離群衆樂寂靜復樂獨一我亦然遠離闍諱群會處

說是偈已入深禪定今時諸比丘不受佛說後生悔恨天神又忿舉國間者咸生瞋恚唱言叱叱時諸比丘各相謂言我等云何還得見佛當共合掌求請於佛即說偈言

我等違佛教三界世尊說瞋恚惡罪各住在我心中悔恨熾猛火焚燒於意林善哉悲愍者願還為我說我今發上願必當求解脫從今日已往寧捨於身肉終不違佛教

佛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即說偈言欲瞋恚所禁憊亂不隨順我今應悲慈還救其苦難嬰愚作過惡智者應忍受譬如人抱兒懷中種種穢不可以糞臭便捨棄其子

說是偈已從草莽起欲還僧坊今時天龍夜叉阿修羅等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嗚呼有大悲大仙正導者彼諸比丘等放逸之所盲覺忿心不息觸惱於世尊如來大悲心猶故不肯捨悲哀無瞋嫌意欲使調順如似強惡馬撫策而今調

今時如來既至僧坊光明照耀諸比



大正藏經卷第九 第五段

丘等知佛還來尋即出迎頭頂禮敬而白佛言我等聞諱使多衆生起瞋忿心極為衆人之所輕賤我等今者皆墮破僧唯願世尊還為說法使得和合于時如來為諸比丘說六和敬法今諸比丘還得和合是故佛說斷於瞋恚復次應當觀食世尊亦說正觀於食我昔曾聞尊者黑迦留陀夷為食因緣故佛為制戒佛說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少欲知足行頭陀事佛集比丘僧讚一食法乃至欲制一食戒法時比丘僧咸各默然猶如大海寂默無聲時諸僧中有一比丘名婆多梨白佛言世尊莫制是戒我不能持佛告比丘於過去生死為是飲食生死之中受無窮苦流轉至今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四禽獸仙人第五个時鳥者作如是言諸苦之中飢渴寂苦初初之時光陰天下時有一天取初以指先嘗地味既嘗其味遂取食之个時彼天者今彼婆多梨是也即於彼時彼婆多梨先嘗地味今亦復个但為飲食彼婆多梨不為法

大正藏經卷第九 第六段

故從坐而起更整衣服白佛言世尊莫制一食法即說偈言

我今不能持世尊一食戒若一人不善不應制此戒

一切比丘聞是偈已皆悉低頭思惟既久而作是言咄哉不見揣食過患

為揣食故於大衆中而被毀辱即說偈言

寧共鹿食草如地呼吸風不於佛僧前

為於飲食故違佛作是說

佛告婆多梨聽汝擅越舍食半分食餘者持來在寺而食時婆多梨猶故不肯當个之時佛制一食戒第二第三亦如是請佛佛猶不肯即制戒婆

多梨即離佛去極生悔心而說偈言

我違佛所說云何舌不斷云何地不陷

故復能載我羅刹毗舍闍惡龍及與賊

無敢違語者為於飲食故項墮違佛語

寧以刀開腹吞散於蛆虫土食以滿腹

云何為食故乃違十力教我今自悔責喻如無心者个時婆多梨說是偈已慙愧自責三月之中耻不見佛自恣持近晝夜愁

大正藏經卷第九 第七段

慙而自燒然羸瘦毀悴失於威德時諸比丘有慈心者深生悲愍即說偈言

今諸比丘等縫衣而洗滌不久當散去汝莫後生恨汝今速向佛敬札蓮花足

應向草重慶盡力求哀請當勤用功力乃可得懺謝

婆多梨聞此偈已哽噎墮淚復說偈言

世尊有所說世皆無違者由我愚癡故

敢違於佛語我之極輕躁衆中無慙愧

不見後時笑為衆所惡賤不思此過惡

輒作如是說此事僧應作及非我所請

由我無定心卒發如是語

同梵行者聞此偈已即欲請佛求哀

懺悔婆多梨復說偈言

我今懇重心求哀願得懺懺愧當何忍

舉目視世尊諸比丘等語婆多梨言世尊苦有煩惱漏者汝可怖畏今佛世尊久斷諸漏汝今何故畏難不去婆多梨復說偈言我疑自罪過如見淨滿月無瞋容貌勝三界慈哀願我今欲觀見慈悲為我說

為愚癡所盲而不受佛語。譬如人欲死不服隨病藥。違失慈愍教。今受悔恨惱。諸同梵行者而語之言可共我等。諸世尊所勸共見佛向佛說。過時諸比丘復問之言。汝今決定懺悔耶。時婆多梨即說偈言。

若我今礼佛。寧使身散壞。佛不使我起。我亦終不起。若佛與我語。身心皆滿足。今時婆多梨與諸比丘往詣佛所。時佛世尊在大眾中。時婆多梨在於佛前。舉身投地而說偈言。

聽我懺悔過人之調御師。體性悲愍者。我如強戾。遽度調順道。假設不得食。眼陷頰骨現。枯竭而至死。寧受如此苦。不違於聖教。釋梵尊勝天。敬戴奉所說。我之愚癡故。不順於佛語。

如來善知時。非時等及苦責數。悉皆通達。佛告婆多梨。設有阿羅漢。卧於糞穢汙塗之中。我行背上。上於意云。何彼阿羅漢有苦惱。不婆多梨言不也。止尊汝若得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終不違教。由汝凡夫愚癡。空無所有。喻如芭蕉中無有實。廣說如

修多羅。時人謂婆多梨得阿羅漢。問佛說。已知婆多梨是具縛凡夫。諸比丘皆生不信。聞彼不得阿羅漢。如此貴族出家。若不獲得阿羅漢者。云何卑賤種姓。尼提出家。得阿羅漢。佛欲使漏盡者。便得漏盡。若不欲使漏盡。便不得漏盡。佛知諸比丘心念。告諸比丘。若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必能盡漏。若不修者。不能得漏盡。若知若見。已雖生卑賤。得羅漢果。如婆多梨。不知不見。雖生勝族。而不得阿羅漢。是故如來平等說法。而無偏黨。

復次狂逸之甚。莫過貪欲。是故應當勤斷貪欲。我昔曾聞世尊往昔修行菩薩道時。時世空虛。無佛賢聖出現。於世。今時有王名曰光明。乘調順象。出行遊觀。前後導從。歌儔唱妓。往到山所。險難之處。王所乘象。遙見特象。欲心熾盛。嗔吼狂逸。如風吹雲。欲往奔赴。不避險阻。時調象師種種鉤斷。不能令住。時光明王甚大驚怖。語使鉤斷。不能禁制。如惡弟子不隨順師。象去遂疾。王大驚迫。心生苦惱。意謂

必死。即說偈言。如見虛空動。迅速拔諸方。皆悲而來。乘昔見如輪動。大地皆迴轉。其象走逐疾。譬如山急行。諸山如隨之。巖谷澗中河。諸樹傷身體。王怖極苦惱。發願求山沖。使我得安全。鉤斷傷身體。欲感不覺苦。象走轉更疾。喻如於暴風。棘刺鉤斷身。并被山石傷。頭膝皆達亂。塵土極全汙。衣服復散解。環珞及環玦。破落悉墮地。今時大王語調象師言。如我今者。命恐不全。復說偈言。

汝好勤方便。禁制令使住。我今如在秤。任昂墮死處。今時象師盡力鉤斷。不能禁制。數數歎息。顏色慙耻。淚下盈目。顫面避王。不忍相見。復語王言。大王我今當作何計。即說偈言。盡力誦象呪。古仙之所說。鉤斷勢力盡。都不可禁制。如人欲死時。呪術及妙藥。過度必至死。良藥所不救。今時大王語象師言。我等今者墮於是。處當作何計。象師曰。王更無餘方。唯當攀樹。王聞是語。以手攀樹。象即奔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第十一段

走逐於特象象既去後道從諸人始到王所王即徐步還向軍中令時象師尋逐象跡經於多日得象還軍時王在大衆中象師乘象向於王所時王瞋忿而作是言汝先言象調順可乘云何以此狂象而欺於我象師合掌而白王言此實調順王若不信我今當現象調順之相使王得知令時象師即燒鐵丸以著其前令時彼人語象吞丸時王不聽語彼人言汝說調順云何狂逸象師長跪合掌而白王言如此狂逸非我所調王語之曰為是何過非汝所調彼即白王象有貪欲以病其心非我所治大王當知如此之病杖捶鉤斫所不能治貪欲壞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欲為心毒箭不知從何生 因何得增廣云何可得滅

王聞貪欲不可治療語象師言此貪欲病無能治耶象師答言此貪欲病不可擁護捨而不治即說偈言

當作諸方便勤求斷欲法 不知其至趣懷精勤退還棄捨五所欲出家修苦行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第十二段

為斷欲結故應精勤修道或有於心欲言道足自斷若干種作行望得遠離欲如是等處處望欲欲根本欲林難可拔人天阿修羅夜叉鳩睺荼一切有生類微細心欲羅繫纏諸衆生迴轉有林中無由能自拔

王聞貪欲不可斷故甚生恠惑即說偈言

無有能斷滅如此欲怨者乃無有一人能滅貪欲耶人天中乃無能滅此欲乎令時象師而答王言轉從他聞唯佛世尊世界大師有大慈心一切衆生悉皆如子身如真金大人之相以自莊嚴有自然智知欲生起滅欲因緣有無尋心悲愍一切時王聞佛大人之聲即起合掌如華未敷於大衆前發大誓願我以正法護於國土及捨財施以此功德願我未來必得成佛斷除衆生貪欲之患以何因緣而說此事衆生不知欲因緣及對治故說是修多羅

復次佛觀久後使得信心故不卒為事我昔曾聞尊者優波瓊多林下生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第十三段

經時魔波旬以諸花鬘著其頂上令時尊者從禪定起見其花鬘在於頂上即入定觀誰之所為知是魔王波旬所作即以神力以三種死屍繫魔王頭時彼魔王覺屍著頭遙見尊者知是所作令時尊者即說偈言

花鬘嚴飾具比丘所捨離死屍極臭穢受欲者耽愚佛子共搏力戰諍誰能勝我今是佛子捨棄汝花鬘汝若有力者除去汝死屍大海濤波流無能禁制者唯有鐵圍山水燭則迴返

令時魔王聞是語已欲去死屍雖盡神力不能使去如蚊蟻子欲動須彌山王雖復竭力亦不能動時魔波旬不能却屍尋即飛去而說偈言

若我不能解使餘諸勝天威德自在者其亦必能解

令時尊者復說偈言

帝釋及梵天無能解是者 設入熾然火及在大海中不燒亦不爛 如此屍著汝不乾不朽壞 所在隨逐汝無能救解者 摩醯首羅天及以三天王毗沙門天王乃至到梵天如是諸天等 雖復盡神力



大莊嚴論卷第九 第十四張 事  
無能為解者

尔時梵天王見魔盡力不能却毘而告之言汝莫生憍慢即說偈言

十力之弟子以已神通力由汝輕掠故今故毀辱汝誰當有此力而為汝解者猶如大海潮無能制波浪譬如以藕素用以懸雪山雖盡我神力不能為汝脫我雖有大力不及彼沙門如似燈燭明不如大火聚火乘雖復明不如日之光魔王聞斯偈已語梵天言我當依誰可脫此患梵天說偈以答魔言

汝速疾向彼求哀而歸依神通樂名聞汝盡敗壞失如似人跌倒扶地還得起魔作是念如來弟子梵等勝天力無及者乃為諸梵之所推敬魔說偈言佛之弟子等梵王所尊敬况復如來德云何可格量我極作憊亂猶故忍悲愍而故不為我作諸憂惱事能忍護惜我何可得稱說我今始知佛真實大悲者體性極悲愍不生怨憎心身如金山王光明踰於日愚癡冥我心皆作憊亂事彼精進堅實未曾有虛語恒常見悲愍令我心不悅

大莊嚴論卷第九 第十五張 事  
尔時欲界自在魔王而作是言遍觀三界無能解者我今唯還歸依尊者乃可得脫作是語已向尊者所五體投地頂礼足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菩提樹下乃至造作百種諸惱以乱於佛猶不苦我即說偈言

婆羅聚落中婆羅門村邑瞿曇來乞食我今空鉢去即日不得食然不加毀我我曾作惡牛并及毒蛇身五百車濁水令佛不得飲皆知是我作不曾出惡言我所作既少汝極毀辱我人天阿修羅一切皆輕蔑毀我壞名稱以屍苦惱我尔時尊者告魔王言汝今不善惡物云何聲聞比於世尊即說偈言

云何以尊聲用比於彌弥燈火之微明以比於日光一掬之少水比方於大海佛有大悲心聲聞無大悲如來以大悲愍汝種種過我亦隨佛意欲生汝善根尔時魔王聞斯語已復說偈言

聽我說佛德福利威光盛彼之所有分斷諸愛欲者忍辱不起瞋我以愚癡故日日常觸惱如母愛一子  
惡波瓊多語波旬言汝聽我語於如

大莊嚴論卷第九 第十六張 事  
來所數作諸惡欲得洗除生諸善根無過念佛世尊最上即說偈言

如是因緣故知佛見長遠未曾於汝所生於不愛心彼第一智尊欲成汝信心常發親愛語智者少生信便得涅槃樂今我略為汝說法患疑冥黑闇之過患汝今生信故則為洗除蓋

尔時魔王身毛皆豎如波曇花種種起觸惱猶如子作過父猶愛之心過大地忍不曾見過責是彼仙中勝者少信佛洗除前過時彼魔王在尊者前念佛功德礼尊者足作如是言尊者救我與我歡心汝當發心却我頭懸我雖憊觸顧起慈心為我除捨尊者答言共汝作要後乃當脫魔言何等是言要尊者答言汝從今日莫惱比丘魔即自言我更不惱觸尊者言汝之所知佛去百年始有我出即說偈言三界之真濟我見彼法身不見金色身無惱為我現示我佛形相我今極希望受於如來形

尔時魔王語尊者言我亦作要誓言汝若見形莫為卒礼以一切種智慎莫

大藏經卷第九 第五張

礼我我作佛相慎莫為礼即說偈言  
以謙敬念佛 為我作礼者 則為燒滅我  
我何勢力 能受離欲敬 喻如伊蘭芽  
為象鼻所押 破壞無所任 我若受敬者  
其事亦如是

尊者答言我不歸命汝亦不負言要  
魔復語尊者言待我須臾閒即入空  
林中而說偈言

我先戴手羅 現金熾盛身 佛身不思議  
我作如是形 身現熾光明 踰過於日月  
悅樂眾人目明如飲甘露

尊者答言汝今為我先好作魔答  
言諾我今當作即為却屍今時魔王  
即入空林現作佛形如作伎家種種  
自莊嚴如來之色貌現於大人相能  
生寂滅眼喻如新畫像當作開發時  
莊嚴於此林者視無厭足圓光一尋  
化作佛形舍利弗侍右目連處左阿  
難隨後執持佛鉢

尊者摩訶迦葉阿尼盧頭頂菩提如  
是等諸大聲聞千二百五十人侍佛  
左右猶如半月現佛相貌向尊者優  
波迦多所尊者見佛相貌極生歡喜

大藏經卷第九 第六張

即從坐起觀佛形相咄哉惡無常無  
有悲愍心妙色金山王云何而破壞  
牟尼身如是為無常所摧滅余時尊  
者作觀心其意欲擾亂我今實見佛  
掌如蓮華而作如是言嗚呼盛妙色  
不可具廣說即說偈言

面過蓮花數 目如青蓮葉 身形殊華  
相好過於月 甚深喻如海 安住如須弥  
威德過於日 行過師子王 眼瞬如牛王  
色殊於真金

余時尊者倍生喜敬大喜充滿轉增  
歡喜即說偈言

嗚呼清淨業 獲是美妙報 業緣之所得  
非是現作業 百千億劫中 身口作淨行  
修施及成忍 并禪與智慧 決定作正行  
以是自許最 眾人眼所愛 清淨無垢穢  
現是形相時 怨家皆歡喜 况我於今日  
而當不受敬

如是思憶唯作佛想不念於魔即從  
坐起五體投地而為作礼魔時即驚  
作如是言大德何故違要尊者言作  
何言要魔言先要莫礼今何故礼尊  
者從地起即說偈言

大藏經卷第九 第七張

眼所受樂見 擬心礼於佛 我今實不為  
恭敬礼汝足

余時魔王言汝五體投地為我作礼  
云何說言我不敬汝尊者語魔言我  
不敬礼汝亦不違言譬如以塗木  
造作佛像世間人天皆共礼敬余時  
不敬於塗木欲敬礼佛故我礼佛色  
像不為礼魔形聞是語已還復本形  
礼尊者足還昇天上以何因緣而說  
此事諸大聲聞等欲使諸檀越普供  
養眾僧令不所乏又令比丘亦聞法  
奉行以是故應為四眾說法若欲讚  
佛者應當作是說雖斷欲結使不覺  
為作礼

大莊嚴論經卷第九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

馬鳴菩薩造

事

後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若人讚佛得大果報為諸衆人之所恭敬是故應當勤心讚敬我昔曾聞迦葉佛時有一法師為衆說法於大衆中讚迦葉佛以是緣故命終生天於天中常受快樂於釋迦文佛般涅槃後百年阿輪伽王時為大法師得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常有妙香從其口出時彼法師去阿輪伽王不遠為衆說法口中香氣達於王所王聞香氣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比丘者為和妙香含於口耶香氣乃亦作是念已語比丘言開口時比丘開口都無所有復語漱口既漱口已猶有香氣比丘白王何故語我張口漱口時王答言我聞香氣心生疑故使汝張口及以漱口香氣踰盛惟有此香口無所有王語比丘願為我說比丘微笑即說偈言

復非花葉莖 栴檀等諸香 和合能出是我生怖有心 而作如是言 由昔讚迦葉 便獲如是香 彼佛時已合 與新香無異 晝夜恒有香 未曾有斷絕 王言大德久近得此香比丘答曰久已得之王今善聽往昔過去有佛名曰迦葉我於彼時精勤修集而得此香時王聞已生希有心而問比丘我猶不悟唯願解說時彼比丘而白王言大王至心善聽我於迦葉佛時作說法比丘在大衆前生歡喜心讚歎彼佛即說偈言

金色身晃曜 歡喜生讚歎 因此福德力 在在受生處 身身隨此業 常有如此香 勝於曼陀羅 及以瞻蔔香 香氣既充塞 聞者皆欣悅 如飲甘露味 服之無厭足 尔時大王聞斯語已身毛皆豎而作是言嗚呼讚佛功德乃獲是報比丘答言大王勿謂是果受報如此復說偈言

名稱與福德 色力及安樂 已有此功德 人無輕賤者 威光可愛樂 意志深弘廣 能離諸過患 皆由讚佛故 如斯之福報

取具智乃能說 受身既以盡 獲於甘露迹 尔時大王復問比丘讚佛功德其事云何尔時比丘說偈答言

我於大衆中 讚佛實功德 由是因緣故 名稱滿十方 說佛諸善業 大衆聞歡喜 形貌皆熙怡 由前讚佛故 顏色有威光 說法得盡苦 彼如來所說 與諸修善者 作樂因緣故 得樂之果報 云何名之佛 說言有十力 諸有得此法 不為人輕輕 況諸說法者 昇於法座上 讚立佛功德 降伏諸外道 以讚佛德故 獲於上妙身 便為諸人說 可樂之正道 以是因緣故 猶如秋滿月 為衆之所愛 讚歎佛實德 窮劫猶難盡 假使古消滅 終不中休廢 常作如是心 世世受生處 言說悉辦了 說佛自然智 增長衆智慧 以是因緣故 所生得勝智 說一切世間 皆是業緣作 聞已獲諸善 由離諸惡故 生處離諸過 貪瞋我見等 如油注熱鐵 皆悉消潤盡 如此等諸事 何處不適意 我以因緣箭 壞汝諸網弓 復已言辯父 思惟善說母 尔時大王聞斯偈已即起合掌而作是言所說極妙善入我心王說偈言



大莊嚴論卷第十 第四張

聞說我意解歡佛功德果略而言說之  
常應讚歎佛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為說法者得大  
果報諸有說法應生喜心

復次有大功德猶修無倦況無福者  
而當懈慢我昔曾聞尊者摩訶迦葉  
入諸禪定解脫三昧欲使修福眾生  
下善種子獲福無量於其晨朝著佛  
所與僧伽梨衣而往乞食時有觀者  
即說偈言

讚歎彼勝者著於如來衣人天八部前  
佛分座令坐

時佛亦復讚歎迦葉即說偈言

汝今修行善如月漸增長如空中動手  
無有障者身如清淨水無有諸塵翳

佛常於眾前讚歎其功德乃至未來世  
亦勤成佛時亦復讚歎彼而告大眾言

此是牟尼尊苦行之弟子具十二頭陀  
少欲知足中寂名為第一此名為迦葉

人天八部前讚歎其功德

余時帝釋見彼迦葉行步容裕還於  
宮殿合掌恭敬其婦舍之而問之言

汝今見誰恭敬如是余時帝釋即說

大莊嚴論卷第十 第五張

偈答

處於欲火中繫念常在前雖與金色婦

同室無著心身依於禪定心意亦快樂

入城聚落中而欲行乞食以智慧耕種地

壞破過惡草是名善福田所獲果不虛

余時舍之以敬重心仰視帝釋而白

之言汝取尊貴居放逸處猶有善心

修於福德帝釋以偈答言

以施因緣故我輩得自在天人阿修羅

受重尊敬我晝夜憶念施故我得如是

如得多伏藏眾寶盈滿出

尊者迦葉到貧里巷樂受貧施余時

帝釋化作織師貧窮老人舍之亦化

為老母著弊壞衣夫婦相隨坐息道

邊余時尊者見彼夫婦弊衣下賤即

作是念世之窮下不過是等即至其

所欲往安慰織師疾起取尊者鉢以

天須陀食滿鉢奉之余時尊者得是

食已內心生疑即說偈言

彼人極貧賤飲食乃殊妙此事可驚疑

極是顛倒相

說是偈已而作是念今當問誰須自  
觀察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卷第十 第六張

我是善種子斷除他人惑天人有為

猶當為解釋况我今有疑云何當問他

說是偈已即以慧眼見是帝釋而作

是言嗚呼樂修福者方便求尊勝即

說偈言

能捨尊勝相現形貧賤人羸悴極老方

衣此弊壞衣捨毗闍延堂化住息道邊

說此偈已尊者微笑復說偈言

我欲使無福得成勝福業汝福已成就

何故作觸燒以食施於我具勝五妙欲

世尊久為汝斷除三惡道汝不知止足

方復求福業

余時帝釋還復釋身在眾人前禮尊

者足而作是言尊者迦葉為何所作

即說偈言

我見施獲報獲得諸勝利貧業已廣大

倍生於信心大德為何故而乃遮止我

余時帝釋重說偈言

人聞說施者猶尚能布施况我見施報

明了自證知父母及親友拔濟欲利益

無能及布施難於生死苦施報如形影  
處處與安樂生死險難中唯施相隨逐  
於雨風寒雪唯施能安樂如行險惡路

資嚴慈具足 施能為疲乏 安隱之善乘  
嶮惡賊難處 施即是善伴 施除諸畏恐  
眾救中取厚 處於怨賊中 施即是利劍  
施為軍妙藥 能除於重病 行於不平處  
用施以為杖

余時帝釋說是偈已供養尊者還昇  
天宮以何因緣而說是事智慧之人  
明順施福欲使人勤修福業帝釋勝  
人猶尚修福何況世人而不修施聲  
聞之人帝釋供養況復世尊

復次雖少種善必當求佛少善求佛  
猶如甘露是以應當盡心求佛我昔  
曾聞有一人因緣力故發心出家欲  
求解脫即詣僧坊值佛教化不在僧  
坊彼人念言世尊雖無我當往詣法  
之大將舍利弗所時舍利弗觀彼因  
緣過去世時少有厭惡修善根不既  
觀察已乃不見有少許善根一身既  
無乃至百千身中都無善根復觀一  
劫又無善根乃至百千劫亦無善根  
尊者舍利弗語彼人言我不度汝彼  
人復至餘比丘所比丘問言汝為向  
誰求索出家彼人答言我詣尊者舍

利弗所不肯度我諸比丘言舍利弗  
不肯度汝必有過患我等云何而當  
度汝如是展轉詣諸比丘都不肯度  
猶如病者大醫不治其餘小醫無能  
治者既不稱願於坊門前泣淚而言  
我何薄福無度我者四種姓中皆得  
出家我造何惡獨不見度若不見度  
我必當死即說偈言

猶如清淨水 一切悉得飲 乃至旃陀羅  
各皆得出家 如此佛法中 而不容受我  
我是不調順 當用是治為

作是偈已余時世尊以慈悲心欲救  
化之如母愛子如行金山光映蔽日  
到僧坊門即說偈言

一切種智身 大悲以為體 佛於三界中  
覓諸受化子 猶如牛求犢 愛念無休息  
余時世尊清淨無垢如花開敷手光  
熾盛掌有相輪網縵覆指以是妙手  
摩彼人頭而告之言汝何故哭彼人  
悲哀白世尊言我未出家諸比丘等  
盡皆不聽由是涕泣世尊問言諸比  
丘不聽誰遮於汝不聽出家即說偈言  
誰有一切智 而欲測豫者 業力極微細

誰能知深淺  
時彼人者聞斯偈已白世尊言佛法  
大將舍利弗比丘智慧第一者不聽  
我出家余時世尊以深遠雷音慰彼  
人言非舍利弗智刀所及我於無量  
劫作難行苦行修習智慧我今為汝  
即說偈言

子舍利弗者 彼非一切智 亦非解體性  
不盡知中下 彼識有限齊 不能深解了  
無有智能知 微細之業報

余時世尊告彼人言我今聽汝於佛  
法中使汝出家我於法肆上未買如汝  
信樂之人如法化度不令失時佛以  
柔軟妙相輪手牽彼人臂入僧坊中  
佛於僧前告舍利弗以何緣故不聽  
此子今出家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  
我不見彼有微善根佛即告舍利弗  
勿作是語說是偈言

我觀此善根 極為甚微細 猶如山石沙  
融消則出金 擇定與智慧 猶如雙輪囊  
我以功力吹 必出真妙金 此人亦復亦  
微善如彼金

余時尊者舍利弗整鬘多羅僧伽藍

大莊嚴論卷第十 第十種 事 聖

右肩踟躕又手向佛世尊而說偈言  
諸論中軍勝唯願為我說智慧之大明  
除滅諸黑闇彼人於久近而種此善根  
為得何福田種子極速疾

佛告舍利弗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彼  
因極微非辟支佛所見境界乃往過  
去有一貧人入阿練若山採取薪柴  
為虎所逼以怖畏故稱南無佛以是  
種子得解脫因即說偈言

唯見此稱佛以是為微細因是盡苦際  
如是為善哉至心歸命佛必得至解脫  
得是相似果更無有及者

余時婆伽婆即度彼人令得出家佛  
自教化比丘心悟得羅漢果以是因  
緣故於世尊所種少善根獲報無量  
况復造立形像塔廟復次善根既熟  
得解脫果由是之故宜應修善我昔  
曾聞世尊學道為菩薩時苦行六年  
日食一麻一米無所成辦又無利益時  
彼菩薩以無所得便食百味乳糜時  
五人等問菩薩言先修苦行尚無所  
得况食乳糜而得道耶作是語已即  
便捨去向波羅捺舍時世尊既成佛

大莊嚴論卷第十 第十一種 事 聖

已作是思惟何等眾生應先得度復  
作是念唯彼五人得有得道緣於我有  
恩作是念已詣波羅捺至五人所即  
說偈言

妙好之威光舉體具莊嚴獨行眾好備  
曾廣相炳然晃曜威德滿目勝牛王眼  
容儀極端整行如大象王越詳獨一步  
所作已成辦智行已滿足深智為天冠  
解脫帛繫首二足人中尊法輪王取上

諸天作伎樂前後而導從雖復諸勝王  
四兵以圍遶嚴駕不如佛獨遊於世界  
譬如轉輪王象馬車兵眾天冠極微妙  
帛蓋覆其上如大轉輪王福利眾悉備

未若佛莊嚴殊勝過於彼第一無等相  
威德踰眾聖眾生觀容儀超絕過日光  
人歎諸飛鳥瞻仰佛身相行走皆止住  
時彼五人見佛光相威德具足智德  
成辦不同於先五人不識時彼一人即  
向四人而說偈言

誰出妙光明照曜林山谷猶如眾多日  
從地而踊出光網明普滿照徹靡不周  
猶如真金樓袈裟覆其上又似真金  
流散布於地陸行諸畜獸及以牛王等

大莊嚴論卷第十 第十二種 事 聖

摩鹿及雉兔見佛皆停住食草者吐出  
諦視不暫捨孔雀舒羽翼猶如青蓮踐  
出離放逸時亦皆同喜憐歡娛出妙音  
佛遊道路時所有眾生類心眼樂著觀  
即奪其二根不覺自往看佛行道路時

諸觸佛脚者七日晝夜樂寂勝順道行  
湛然不輕躁身體極柔軟躡空不履地  
行步無疲倦  
又有一人復向四人而說偈言

我見彼相貌心亦生疑感為是誰威光  
照曜過於日以彼光相故林木皆成金  
時諸人等見佛來近乃相謂曰此人  
乃是釋種子毀敗苦行還以欲樂

恣養其身既捨苦行向我等邊即說  
偈言  
我等皆莫起慎莫為敬禮但當遙指授  
語令彼處坐  
佛既到已時諸人等不覺自起即說  
偈言

面如淨滿月見之不覺起譬如似大海  
月滿則潮宗我等自然起猶如人扶挽  
此皆佛威德自然使之亦如帝釋幢  
餘天不能動帝釋自到時自然而獨立



我等亦如是佛至自然起又如酥注火  
火則速熾盛我等見佛德速起疾彼火  
無數劫以來摧伏於憍慢舉體尊所重  
師長及父母諸天及世人鬼龍夜叉等  
諸有見佛者無敢不敬礼智者何足疑  
應當善分別佛若舉下足地亦從上下  
諸山如輕草見佛皆傾動  
時彼五人見佛即起皆共往迎有為  
佛捉鉢敷坐取水之者又為佛洗足  
者即說偈言

五人見善逝觀佛威德盛其心皆歡喜  
破壞本言要三脚支澡罐諦視恐崩壞  
皆受不語法於十中亦半

余時世尊聞是偈已尋即微笑而告  
之言汝等癡人云何即便破汝言要  
佛就坐已恭敬立侍而作是言慧命  
瞿曇佛無憎愛意慈心而說偈言

我今既得道速離諸塵垢汝等莫如常  
應當起恭敬辟如以泥木而為作佛像  
未得成就時脚踴而斷削既得成就已  
香花而敬礼汝等亦應當除捨親友意  
而當恭敬我不應生輕慢讚歎不生喜  
毀罵亦不瞋我今憐愍汝欲使得解脫

令得寂靜樂獲諸利益事癡愛瞋恚等  
各自有相毀謗刺出惡言如以灰塗瘡  
我今住菩提稱我為瞿曇我雖無愛憎  
應生恭敬相勿復出此言謗毀語他人  
時彼五人雖聞此語猶以世尊未得  
菩提即說偈言

汝先修苦行猶不證菩提汝沒溺淤泥  
云何得悟道辟如棄大船而負於山石  
欲度河難者云何而可得

余時世尊知彼五人心著苦行以為  
正道佛便為說離五欲故即為正道  
以離行苦行亦為正道除於二邊為  
說中道佛以慈為首說偈告言

唯智能除去無智愚癡障是故須智慧  
以護於身命有命得智慧牀褥衣服等  
飲食及湯藥以此存身命若無如上事  
此則身命壞以此護身命堅持於禁戒  
持戒得定慧不修苦行得自餓斷食法  
不必獲於道身壞則命敗命壞亦無身  
毀戒無穩定無禪亦無智是故應護命  
亦持於禁戒由持禁戒故則獲禪智慧  
是故應遠離苦出壞法身亦離諸五欲  
不應深樂著若樂著貪欲則為毀禁戒

復長於欲愛愚癡著苦行自樂斷食法  
或食於草葉卧灰棘刺上如是損身命  
不能得定慧是故處中道依止如是法  
莫沒欲淤泥亦莫苦惱身有智應善別  
如此二過患如月眾所愛處中亦如是  
著欲深汙泥人皆多沉沒苦行縛身心  
亦不免此患捨離是二邊中道到涅槃  
余時慧命憍陳如等解悟佛語欲斷  
結使讚佛所說正直善法即說偈言  
若以用智慧癡縛自然解以此諸義等  
苦身則無益若以戒定慧可獲於道迹  
辟如持身者欲滅諸過惡應持如是心  
以是之義故不應捨衣服飲食及卧具  
亦莫於此物而生樂著心火積及雪聚  
汝應悉捨離在於火眾所及安住雪邊  
二俱應將息不且更遠去  
時憍陳如順解此事佛觀察已讚言  
善哉即說偈言

飲食及醫藥房舍卧具等欲愛身命者  
節量得時宜於此眾美饌不應生深著  
亦不全捨離辟如大火聚體性是燒然  
智者隨時用種種生利益然不為所燒  
時尊者憍陳如得聞慧已欲入思慧

大莊嚴論卷第十 第十六 事

久思惟已即白佛言世尊捨於飲食及眾樂具乃更非是修道法耶今時世尊即說偈言

佛告憍陳如汝應體信我若有所疑者隨事宜可問汝止疑網林我以智火焚時憍陳如聞說是已極為歡喜顏色怡悅即白佛言世尊唯願聽我說所疑事即說偈言

獸惡發足處甚為難苦行捨是難苦行而著於五欲比丘為云何而得離於欲今時世尊告憍陳如言觀苦聖諦得背生死時憍陳如即從坐起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猶未解願佛為我方便解說云何欲解脫而觀苦聖諦佛觀憍陳如已得聞思慧今當稱時節為說修慧法佛即為說轉法輪修多羅告比丘此苦聖諦昔所未曾聞我得正觀眼智明覺廣說如轉法輪經中所說問曰為憍陳如說法何故自說佛所得法答曰為顯無師獨悟法故問曰何以復言先所未曾聞法耶答曰為斷彼疑阿蘭迦蘭鬱頭藍弗等邊聞法得解為斷如是疑故

大莊嚴論卷第十 第十七 事 元鑒

是故說言我先未曾聞如今顯示現為已力中道說故若有人能修中道者不從他聞而能得解真諦之義佛為現四諦阿若憍陳如如應見諦順於中道見四真諦即得道果已歡喜涕淚從坐而起頂禮佛足即說偈言如狗患頭瘡蛆虫所啖食良醫用油治既不識他思反更向醫吠佛以禪定油熱以智感德除我結使虫我為無明盲不知為益已大悲故自來反更生觸惱一切諸天等尚應生供養於法自在者今聽我懺悔我先謂苦行獲一切種智愚癡盲瞶故醫障生是心我今聞所說發除無智膜今始真實知自賊非真法世尊亦世間趣向解脫道外道論少義莊嚴諸言辭所說辭美妙多軒而諂偽欺誑於世間愚癡自纏縛善逝言辭廣照了無不解

何故說是事為五比丘故除去於二邊修行於中道見諦成道果

復次象生造業各受其報我昔曾聞有一貧人竹是思惟當詣天祠求於現世饒益財寶作是念已語其弟言

大莊嚴論卷第十 第十八 事

汝可勤作田作好為生計勿令家中有所乏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禾并種大小豆亦種糜已向天祠中為天祀弟子作大齋會香花供養香泥塗地晝夜禮拜求恩請福憐望現世增益財產今時天神作是思惟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益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作是念彼人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未請於我徒作勤苦將無有益復當怨我便化為弟來向祠中時兄語言汝何所種來復何為化弟自言我亦欲來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以天神力田中榮麥自然足得兄責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穫無有是事即說偈言

四海大地內及以一切處何有不下種而獲果實者

今時化弟質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得果耶兄答弟言實余不種無果時彼天神還復本形即說偈言

汝今自說言不種無果實先身無施因  
 云何今獲果汝今雖辛苦斷食供養我  
 徒自作勤苦又復擾惱我何由能使汝  
 現有饒益事若欲得財寶妻子及眷屬  
 應當淨身口而作布施業不種獲福利  
 日月及星宿不應照世界以照世間故  
 當知由業緣天上諸天中亦各有差別  
 福多威德盛福少威德微是故知世間  
 一切皆由業布施得財富持戒生天上  
 若無布施緣威德都損減定慧得解脫  
 此三所獲報十力之所說此種皆是因  
 不應擾亂我是故應修業以求諸吉果  
 復次種子得果非是吉力是故不應  
 疑著吉相我昔曾聞有一比丘詣檀  
 越家時彼檀越既置楊枝以用漱口  
 又取牛黃用塗其額捉所吹貝戴於  
 頂上捉毗勒果以手擎舉以著額上  
 用為恭敬比丘見已而問之言汝以  
 何故作如是事檀越答言我作吉相  
 比丘問言汝作吉相有何福利檀越  
 答言是大切德汝今試看所云吉相  
 能使應咒者不死應鞭繫者皆得解  
 脫比丘微笑而作是言吉相若介極

為善哉如是吉相為何從來為出何  
 處檀越答言此牛黃者乃出於牛心  
 肺之間比丘問言若牛黃者能為吉  
 事云何彼牛而為人等縛拘穿鼻耕  
 駕乘騎鞭撻錐刺種種打飢渴疲  
 乏耕駕不息檀越答言實有是事比  
 丘問言彼牛有黃尚不自救受苦如  
 是云何乃能令汝吉耶即說偈言  
 牛黃金在心不能自救護况汝磨少許  
 以塗額皮上云何能擁護汝宜善觀察  
 時彼檀越思惟良久默不能答比丘  
 又問此名何物白如雪團為從何出  
 以水浸漬吹乃出聲檀越答言名為  
 貝因海而生比丘問言汝言貝者從  
 海中出置捨陸地日暴苦惱經久乃  
 死檀越答言實余比丘語言此不為  
 吉即說偈言  
 彼重貝俱生晝夜在貝中及其重死時  
 貝不能救護况今汝暫捉而能為吉事  
 善哉如此事汝今應分別汝今何故亦  
 行於癡道路  
 余時檀越低頭默然思不能答比丘  
 念言彼檀越者意似欲悟我今當問

告檀越言世人名為如歡喜丸者為  
 是何物檀越答言名毗勒果比丘告  
 言毗勒果者是樹上果人採取時以  
 石打之與枝俱墮由是果故樹與枝  
 葉俱共毀落為余不耶檀越答言實  
 余比丘語言若其余者云何汝捉便  
 望得吉耶即說偈言  
 此果便樹生不能自全護有人撲取時  
 枝葉隨殞落  
 又採用作薪乾則用然火彼不能自救  
 云何能護汝  
 余時檀越具聞所問而不能對白比  
 丘言大德如上所問實無吉相我有  
 所疑願為我說比丘答言隨汝所問  
 我當說之時彼檀越以偈問言  
 往古諸勝人合和說是吉然實觀察時  
 都無有吉相云何相傳習橫說有是吉  
 以何因緣故願為我解說  
 余時比丘答彼人言一切諸見於生  
 皆有因緣本末即說偈言  
 往昔劫初時一切皆離欲後來欲事興  
 離欲入深林屢林樂欲者還來即向家  
 唱作如是言無欲無妻子不得生天上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 第十張 事

多人說是語謂此語為實由信是語故  
即便求索婦欲事既已廣迭牙自莊嚴  
更共相誑惑遂復生憍慢憍慢勇健者  
為欲莊嚴故造作此吉書為人譏呵言  
云何似婦女而作是莊嚴彼人作稱說  
我乃作吉事非自為莊嚴牛昔負罪等  
皆是莊嚴具由是因緣故吉事轉增廣  
一一因緣起皆由婦莊嚴愚人心憍慢  
謂為實是吉  
余時檀越聞說此偈衣毛皆豎即說  
偈言

人當近善友讚歎勝丈夫由彼勝人故  
善分別好醜是故應承順於諸世界中  
佛語皆真實不求於長短亦不存勝負  
所說有因緣事事有原本我今亦解了  
福業皆是吉惡業中無吉吉與不吉等  
皆從果因緣

余時比丘告檀越言善哉善哉汝是  
善丈夫汝知正道即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皆由善惡業善惡生五道  
業持衆生命業緣作日月白月十五日  
黑月十五日惡業雖微細名為黑月初  
善業名白月以業名白月以業分別故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 第十張 事

是故有黑白諸有福業者不善皆成吉  
猶如須弥山黑白皆金色諸無福業者  
吉相為不吉如似大海水好惡皆鹹味  
一切諸世間皆從業緣有是故有智者  
皆應離惡業遠離邪為吉勤修於善業  
猶如種田者安置吉場上若不下種子  
而獲果報者是則名為吉  
何以故說是應常勤聽法以聽法故  
能除愚癡心能別了於諸善惡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  
勅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一

馬鳴菩薩造

君

後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少智之人見佛相好猶發善心  
况復智慧大德之人而當不發於善  
心耶我昔曾聞佛在舍衛國時波斯  
匿王請佛及僧於九十日夏安居  
集諸牛群近佛精舍舉乳供佛時有  
千婆羅門貪牛乳故共牧牛人行止  
相隨時牧牛人聞婆羅門誦車陀上  
曲惡皆通利善了分別或有婆羅門  
但有空名實無知曉又有明知呪術  
不解車陀有明車陀不知呪術余時  
世尊於夏四月安居已訖於自恣時  
王勅牧人今不須乳隨逐水草放汝  
諸牛又勅之言汝若去時必往辟佛  
佛若說法汝好諦聽時彼牧人作如是  
念佛世尊者是一切智為非是乎作  
是念已向祇陀林詣世尊所  
余時世尊大眾圍遶坐於樹下知牧  
牛人來至林中即為牧牛人於身毛乳  
出諸光明其光照曜映蔽林野如融

金聚又如兩酥降注火中牧人視之無厭即生希有難見之想各相謂言此光明者如瞻葡花遍滿林中為是何光即說偈言

斯林甚嚴嚴光色忽改常將非天寶林移殖此園耶 暉赫如金樓亦如天帝愷其明過電光熾炎踰酥火或日月天子降遊此林間

時牧牛者說此偈已向祇陀林至世尊所觀佛圓光如百千日三十二種大人之相炳著明了各皆歡喜生希有想各各讚歎即說偈言

釋種子身端嚴甚微妙威光極熾熾觀之生歡悅身心皆快樂善哉寂淡泊湛然無畏懼略說其色相善稱於種智世間皆傳說真實不虛妄咸言是佛陀無不稱佛者憶持著於心口亦如是說粗略其言要不可具廣說惣說其要言是釋種中曰名實稱色像色像亦稱名相好及福利炳然而顯現猶如於眾寶羅列自嚴飾威德甚赫卉圓光滿一尋猶如真金山能棄眾目樂觀不捨離眾人之所愛體是一切智如人大叫喚

口唱如是言一切種智者今在此身中世間出種智必在於此中何有功德智不現如此智知此妙身器真實能堪受切巧及盡素未嘗見是像終更不生疑言非一切智如此妙形容功德必滿足極有此妙形終不空無德應須決定解不應逐音聲

余時牧人作如是言我等應當用史定解復作是念今我牧牛有何智力而用史了我等亦可決定解知云何可知又言我等雖復牧牛可分別知彼生王宮智能技術一切皆學不應知彼牧牛之法我今當問牧牛之事其必不知即說偈言

車隨與射術醫方及祠祀天文并聲論文筆根本論立天祀之論諸論之因本辭辯巧言論善學淫佚論求覓財利論清淨種姓論一切万物論十種名字論算數計投論園荅博弄論原本書學論音樂倡伎論吹貝歌法論佛法笑法論欺弄及摩序舉動花鬘論如是等諸論悉皆善通達按摩除疲勞善別摩尼價等別衣帛法綠色及鵝印機閤與胡膝

射術計合離又善知裁割刻雕成眾像文章與書畫無不悉通達又復善能知和香作花鬘善知占夢法善知飛鳥音善知相男女善知為馬法又善知鼓音及以擊鼓法善知關戰法善知不關戰調馬并箭法善知跳踰法善知奔走法善知濟度法如是等諸法無事不明練如是諸勝眾智技能盡是王子之所通利若知此事是其所學是不為奇若知淺近凡庶所學牧牛之法當知真是一切智人於是牧人即問佛言樂法成就於牧牛法令牛增長佛告之曰成就十一法牛群增長得不損減若不知色又不知相不知早起及以拂拭不知覆瘡不知作烟不知大道法不知牛善行來歡喜法不知漸度處不知好放牧處不善知聲乳留遺餘法不善料理牛主盜法若不善知如是法者不名為解牧牛之法若知此法名為善解時諸牧人聞斯語已皆生歡喜而作是言我等宿老放牛之人尚所不知况我等輩而能得知此十一法是故當知如來世尊具

大莊嚴論卷第十 第三張

一切智諸佛牛人心生信解求佛出家佛即為說有十一法比丘應學如修多羅中廣說後次不求供養及與恭敬如是大人唯求持行我昔曾聞如來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九十九日中夏安居訖世尊欲去須達多即請世尊在此而住今時如來不受其請畎舍法鹿子母諸優婆塞等亦求請佛如來不許舍衛國中優婆塞等并諸宿舊大目輔相亦求請佛迦梨王諸兄弟等并祇陀諸王子波斯匿王等亦求請佛今時世尊各皆不許今時須達多以佛不許不果所願還詣家中憂惱涕泣如來往昔為菩薩時詣迦蘭鬱頭藍弗所彼諸徒眾與佛別時生大苦惱況須達多見於真諦是佛優婆塞奉事已久與世尊別而當不悲惱耶如本行中廣說時須達多婢字福梨伽從外持水來入至須達所以已持水置大器中倒水未訖見長者悲涕以瓶置地白長者言以何因緣而悲涕耶時長者須達多答婢言世尊欲誦餘方諸大長

大莊嚴論卷第十 第六張

者國王大臣各各求請皆不欲住故我悲涕婢白長者言不能請佛住於國耶長者語言我等盡力勸請及城中諸人諸勝婆羅門等咸皆勸請亦不受諸王大臣勸請如來皆悲寂極不能使住世間真濟今必欲去以惡慕故憂慘不樂長者語福梨迦言非獨於我生於憂苦舍衛國人志亦不樂即說偈言

舍衛國內人老少及男女皆悉生憂惱喻如月蝕時人人皆憂懼咸應共求請今時福梨伽聞斯偈已顏色怡悅心懷歡喜白長者言應作歡悅莫生憂惱我能請佛使住於國時須達多即語婢言此國王等及與諸人勸請如來不能使住汝今自言我能請佛使住國者不信汝語時福梨伽答言我今必能令時須達聞福梨伽所說心生喜踊即問婢言汝有何力福梨伽言我無餘力世尊自有大悲之心即說偈言

依止種智住悲如母念續求覓受化于心無有疲厭眾生處深有如來常欲拔

大莊嚴論卷第十 第七張

喻如母失續求覓得乃住我投大悲求其必能使還佛不取種族富貴及端正財色與好惡唯觀增上信善根成熟者若見此眾生悲愍而濟拔我今若留佛國內諸人民咸皆生歡喜

今時福梨伽資水未濕猶未得乾即與徒伴往詣祇洹時彼國王及大眾等悉在祇洹是時大眾開避道路使福梨伽得至佛所本種善根皆悉開敷高聲請佛而說偈言

國王及大臣刹利婆羅門一切諸勝人無不供養佛我今心願樂亦復欲供養今欲求請佛世尊願垂聽雖知諸勝人勸請於世尊如來大慈悲應當受我請世尊心平等慈無有高下極賤卑下人及高勝帝釋我防貧窮海波浪諸苦中沉溺無窮已常聞苦惱聲世尊應憐傷拯拔貧惡憐我今深敬信眾中堅勝者大悲應證知大地及虛空一切世界中皆悉而知見無有不了者唯佛具足眼一切無不知今我無供養請佛及眾僧唯有信受解此身非已有屬他不自由不得隨從佛唯願受我請佛若遠去者



我心如狂醉 色身已供養 佛老住此者  
我得救法身 佛所說法者 我悉能受行  
善哉唯願住 速與我言教 貴賤等無異  
衆生中堅實 一切世間共 不請之親友  
網縈皆覆指 相輪莊嚴手 一切皆恐怖  
佛以手安慰 誰有上大悲 慈攝滿世間  
皆是真濟聲 六師稱種智 先已調伏之  
誰能大衆前 無畏師子吼 名聞遍三界  
動搖行住者 世界盡聞知 誰有無缺失  
唯佛世尊能 善哉願和悅 歸依三寶心  
猶如犢念母 為諸衆生故 極作難苦行  
疲勞來至此 說於八正路 開示甘露道  
人雄堪作器

余時福梨伽善報已熟佛婆伽婆出  
梵音聲以偈告福梨伽曰

汝既善方便 能令我還住 汝以言辭鈞  
能制諸龍為 汝有堅固志 度量極寬廣  
能以精勤心 求請使我住 我今當云何  
不受於汝請 若過觀汝心 猶應當來赴  
況今見汝身 而當捨棄去 我不為財利  
富貴及名稱 以汝堅實心 我當久住此  
觀汝清淨心 猶如賢勝馬 莊嚴具鞍轡  
誰不乘遊巡 我為衆多人 為作解脫因

是故捨離家 不為利養繫 猶如大龍鳥  
以系用繫之 利養亦如是 不能禁制我  
我本處胎時 在彼暗冥中 猶思益衆生  
況今成正覺 苦行積無量 猶恒自乾焦  
不為諸衆生 我應入涅槃 為欲度衆生  
是以住於世 我為諸衆生 投巖及赴火  
我為化彼故 不避諸苦惱 亦不辭疲倦  
為滿福梨伽 故復還止住 福梨伽應知  
我今滿汝願 我為化衆生 捨是毒蛇聚  
我為福伽住 舍衛城衆生 皆主希有想  
各唱如是言 嗚呼佛希有 不受國王語  
亦不為大目 不為國城人 亦不為女人  
柔軟微妙語 佛為教化者 見此善心故  
即便為止住 一切行住者 知佛為福伽  
是故為止住 不為諸利養 名利及財賄  
佛無諸結使 為於受化者 行止反坐卧  
常觀諸衆生 為於衆生故 應行即便行  
應住尋止住

復次護持禁戒寧捨身命終不毀犯  
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  
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為於國王  
穿摩尼珠比丘衣色往映彼珠其色  
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為比丘取

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  
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  
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王王之所有時  
彼珠師家既貧窮失王貴珠以心急  
故語比丘言歸我珠來今時比丘作  
是思惟今此珠者幾所吞食若語彼  
人將必熱惱以取其珠如我今者苦惱  
時至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唯我命代彼 我若語彼人 云是鵝所吞  
彼人未必信 復當傷彼命 云何作方便  
已身得全濟 又不害彼鵝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設身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聞婆羅門 為令得妄語 我聞先聖說  
寧捨於身命 終不作虛誑 佛說賊惡人  
以鋸割截身 雖受此苦痛 終不毀壞法  
妄語得全活 猶尚不應作 寧以護戒心  
而捨於身命 我若作妄語 諸同梵行人  
稱譏我破戒 如是稱譏輕 猶能燒我心  
以是因緣故 不應毀禁戒 今入大苦中  
我今應當學 如鵝飲水乳 能使其乳盡  
唯獨留其水 我今亦當舍 去惡而取善  
經作如是說 智者共嬰患 雖復同其事

終不從彼惡大正藏論卷第十一 第二張善人能棄惡如鶻飲水乳

我今捨身命為此機命故緣我護戒可

用成解脫道

小時穿珠師聞斯偈故語比丘言還

我珠來若不見還汝徒受苦終不相

置比丘答言誰得汝珠嘿然而立珠

師語言更無餘人誰偷此珠時彼珠

師即閉門戶語比丘言汝於今日好

自堅持比丘尋即四向顧望無可恃

怙如虛入圖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

復如是

余時比丘即自毀身端正衣服彼人

又復語比丘言汝今將欲與我闘耶

比丘答言不共汝闘我自共彼結使

賊闘所以令者恐於打時身形現故

我等比丘設使困苦臨終之時猶常

以衣用自覆護不露形體今時比丘

復說偈言

世尊具慙愧我今隨順聖乃至命盡時

終不露形體

決定捨於此身使出家衆稱美我石

即說偈言大正藏論卷第十一 第二張

我捨身命時墮地如乾薪當使人稱美

為猶能捨身亦使於後人皆生喜憂惱

而捨如此身聞者勤精進修行於真道

堅持諸禁戒有使毀禁者預樂於持戒

今時珠師語比丘言汝向所說諂曲

不實復欲使人稱其美名比丘答言

汝謂我今著染衣有虛妄耶何故現

美不為諂曲自歡喜耳亦不使人稱

歎我名欲使世尊知我至心即說偈言

大仙之弟子為持禁戒故捨於難捨命

使諸世間人於諸出家者生未曾有想

今雖未生想將來必當生

時珠師執縛比丘而加打棒問比丘

言珠在何處還我珠來比丘答言我

不得珠珠師涕泣心生悔恨又以王

珠益以苦惱即說偈言

咄哉此貧窮我知善惡業生於悔恨心

師復言此比丘甚是堅韌受是苦惱

猶言不得時彼珠師以貪切故無由

得珠更復瞋打時彼比丘兩手并頭

並被繫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必空受

死時彼比丘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

應如是應當堅辭無犯戒律若當毀

戒受地獄罪有過今苦即說偈言

當念一切智大悲為體者是我尊重師

當憶佛所告富都伽之言又復當憶念

林間忍辱仙割截於手脚并割其耳鼻

不生瞋恚心比丘應當憶修多羅中說

佛告於比丘若以鐵鋸解支節手足等

不應起惡心但當專念佛應當念出家

及憶諸禁戒我於過去世姪盜捨身命

如是不可數羊鹿及六畜捨身不可計

彼時屢受苦為戒捨身命勝於毀禁生

假欲自擁護會歸終當滅不如為持戒

為他護身命捨此危脆身以求解脫命

雖俱捨身命有具切德者有無所得者

智者護身命名稱具切德愚者捨身命

徒喪無所獲

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

為苦哉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

為苦哉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

為苦哉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

為苦哉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

為苦哉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

為苦哉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

為苦哉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

為苦哉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

我雖打撲汝極大生苦惱憶王責我珠復欲苦治汝今汝捨是苦亦使我離惡汝是出家人應斷於貪欲宜捨貪愛心還當與我珠

比丘微笑而說偈言

我雖有貪念終不利此珠汝當聽我說我今貪名稱智者所歎羨亦貪於禁戒及以解脫法寂是我所貪甘露之道跡於汝摩尼珠實無貪利心我著其攝衣乞食以為業住止於樹下以此我為足以何因緣故乃當作偷賊汝宜善觀察穿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更過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獲者即來飲血珠師瞋忿打獲即死比丘問言此獲死活珠師答言獲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即向獲所見獲既死涕泣不樂即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望使此獲活今我命未絕獲在我前死我護汝命愛是極辛苦何意汝先死我果報不成穿珠師問比丘言獲今於汝竟有何親愁惱乃尔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

以不樂我先作心望代獲命今此獲死願不滿足珠師問言欲作何願比丘答言佛作菩薩時為衆生故割截手足不惜身命我欲學彼即說偈言菩薩往昔時捨身以貿錫我亦作是意捨命欲代獲我得取勝心欲全此獲命由汝殺獲故心願不滿足

珠師問言汝作是語我猶不解汝當為我廣說所由尔時比丘說偈答言我著赤色衣映珠似肉色此獲謂是肉即便吞食之我受此苦惱為護彼獲故遍切甚苦惱望使得全命一切諸世間佛皆生子想都無功德者佛亦生悲愍瞿曇是我師云何害於物我是彼弟子云何能作害

時彼珠師聞是偈已即開獲腹而還得珠即舉聲失語比丘言汝護獲命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切德事如以灰覆火我以愚癡故燒燬數百身汝於佛標相極為甚相稱我以愚癡故不能善觀察為癡人所燒願當暫留住少聽我懺悔猶如脚跌者

扶地還得起待我得少供

時彼珠師叉手合掌向於比丘重說偈言

南無清淨行南無堅持戒連是極苦難不作毀毀行不過如是惡持戒非希有要當值此苦能持禁戒者是則名為難為獲身受苦不犯於禁戒此事實難有時穿珠師既懺悔已即遣比丘還歸所止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一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二

君

馬鳴菩薩造

後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佛法難聞如來往昔為菩薩時  
不惜身命以求於法是故應當勤心  
聽法我昔曾聞鵲緣譬喻有邪見師  
為釋提桓因說顛倒法彼外道師非  
有真智自稱為一切智說言無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今時帝釋聞是語  
已心懷不悅極生憂愁今時帝釋見  
諸世間有苦行者盡到其所推求一  
切智如帝釋問經中偈說  
我今意欲求不能得滿足晝夜懷憂或  
莫識是與非我於久遠來恒思廣推求  
不知大真濟今為何所在

毗首羯磨白帝釋言處於天上不應  
憂愁世間拘尸國王名曰尸毗精勤  
苦行求三藐三菩提智者觀已足王  
不久必當成佛可往親近帝釋答言  
彼之所作不移動耶即說偈言

猶如魚生子雖多成者少又如荖羅果  
生熟亦難別菩薩亦如是發心者甚多

成就者極少若作難苦行而不退轉者  
可說決定得欲知菩薩者執心必堅固  
毗首羯磨言我等今當而往試看若  
實不動當修供養今時帝釋為欲觀  
索菩薩心故自化作鷹語毗首羯磨  
汝化作鵲時毗首羯磨即化作鵲身  
如空青眼如赤珠向帝釋所今時帝  
釋生憐愍心語毗首羯磨我等云何  
於菩薩所而生逼觸為彼尸毗王作  
苦惱事雖復受苦如鍊好寶數試知  
真試實之法新截屈折火燒推打乃  
始知真今時化鵲為鷹所逐鵲現恐  
怖於大眾前來入尸毗王腋下其色  
青綠如蓮花葉其光赫弄如黑雲中  
虹乃白嚴麗諸人皆生希有之想即  
說偈言

有實慈悲心眾生皆體信如似日暗時  
趣於自己巢化鷹作是言願王歸我食  
今時大王聞鷹語已又見彼鵲極懷  
恐怖即說偈言

彼鵲畏鷹故連翩來歸我雖口不能言  
怖泣淚盈目是故於今者宜應加救護  
今時大王安慰鵲故復說偈言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二 第三段 君  
汝莫生驚怖終不令汝死但使吾身存  
必當救於汝豈獨救護汝并護諸眾生  
我為一切故而作役力者如受國人雇  
六分輸我一我今於一切即是客作人  
要當作守護不令有苦厄

今時彼鷹復白王言大王願放此鵲  
是我之食王答鷹言我久得慈於眾  
生所盡應救護鷹問王言云何久得  
今時大王即說偈言

我初發菩提今時即攝護於諸眾生等  
盡生慈悲心

鷹復以偈答言

此語若真實速應還我鵲若我飢餓死  
汝即捨慈心

王聞是已即便思惟如我今者處身  
極難我當云何等量得理作是念已  
即答鷹言頗有餘肉活汝命不鷹答  
王言唯新肉血可濟我命今時大王  
作是思惟當作何方即說偈言

一切諸眾生我常修護念如此熱血肉  
不殺終不得

作是念已唯己身肉可以濟彼此極  
為易復說偈言

割於自己肉而用與彼鷹乃至捨己身當護恐怖命

尔時大王說是偈已便語鷹言汝食我肉為得活不鷹言可尔願王秤量身肉使與鵠等而以與我尔乃食之尔時大王聞是語已心生歡喜即語侍人速取秤來以割我肉與此鵠身今正是我大吉會日云何是吉會即說偈言

老病所住處危脆甚臭穢久應為法故捨此賤穢肉

時王侍人奉勅取秤尔時大王雖見秤來都無愁色即出其股腓白滑澤如多羅葉喚一侍人即說偈言

汝今以利刀割取我股肉汝但順我語莫生疑畏想不作難苦行不得一切智一切種智者三界中甯勝菩提以輕緣終不可獲得是故我今者極應作堅固尔時侍人悲淚滿目叉手合掌作如是言願見慈恕我不能作我常受王供給使令何忍以刀割王股肉即說偈言

王是救濟者我設割王肉我身及與刀

應疾當墮落

尔時大王手自捉刀欲割股肉輔相大目號泣諫諍不能令止城内諸人亦各勸請不隨其語割於股肉親近諸人亦各返顧不忍見之婆羅門各掩其目不忍能觀宮中婦女舉聲悲哭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在虛空中各相謂言如此之事信未曾有尔時大王身體軟弱生長王宮未曾遭苦舉身毒痛迷悶殞絕而自勸喻即說偈言

咄心應堅住如此微小苦何故乃迷悶汝觀諸世間百千苦纏逼無歸無投護無有覆育者悉不得自在唯有汝心者當為作殺濟何故不自責橫生苦惱想釋提桓因作是念今此大王所為甚苦心能定不即欲試之作如是言汝今苦痛甚難可忍何不罷休受惱乃尔汝今以足不須作是放鵠使去菩薩微笑而答之言終不以痛違我其心假設有痛過於者是者終無退想今以小苦方於地獄不可為喻故應起意於苦惱眾倍生慈悲作是念已即

說偈言

我今割身苦心意極廣大智小志弱者受於地獄痛如此苦長遠深廣無崖畔云何可堪忍我愍如是等是故應速疾急求於菩提如是等諸苦殺拔令解脫時天帝釋復作是念大王所作故未大苦復有苦惱甚於是者心為動不我今當試作是思惟嘿然不語時彼大王以所割肉著秤一頭復以鵠身著秤一頭鵠身轉重復割兩脰及以身肉用著秤頭猶輕於鵠時彼大王深生疑怖問緣乃尔即便舉身欲上秤上時鷹問言汝何故起為欲悔耶大王答言我不欲悔乃欲以身都上秤上殺此鵠令尔時大王欲上秤時顏色怡悅左右親近都不忍視又駭諸人不忍使見時王語言恣意使看時彼大王割身肉盡骨節相拄猶如畫像在於雨中毀滅難見尔時大王作是唱言我今捨身不為財寶不為欲樂不為妻子亦不為宗親眷屬乃求一切種智殺拔眾生即說偈言

天人阿脩羅乾闥婆夜叉龍及鬼神等

大莊嚴論卷第十二 第七

一切衆生類有見我身者皆令不迴轉  
為貪智慧故苦毒割此身欲求種智者  
應當堅忍心若不堅忍者是則捨菩提  
今時大王不惜身命即登秤上時諸  
大地六種震動猶如草葉隨波震蕩  
諸天空中數未曾有唱言善哉善哉  
真名精進志心堅固即說偈言

我護彼命故自割已身肉純善懷悲愍  
執志不動轉一切諸天人皆生希有想  
今時化鷹歎未曾有彼心堅實不久  
成佛一切衆生將有恃怙釋復本形  
在大王前語毗首羯磨還復令身我  
等今當共設供養而此菩薩志力堅  
固猶須弥山處於大海終無動搖菩  
薩之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我等應供養勇猛精進者今當共起發  
讚歎今增長諸有留難苦應當共遮止  
與其伴黨修行久堅固安住大悲地  
一切種智樹萌芽始欲現智者應擁護  
毗首羯磨語釋提桓因言今大王於  
一切衆生體性悲愍當使彼身還復  
如故願一切衆生智心不動今時帝  
釋問彼王言為於一鵠能捨是身不

大莊嚴論卷第十二 第八

夏憐耶余時大王以偈答言

此身歸捨棄猶如彼木石會捨與禽獸  
火燒地中朽以此無益身而求大利益  
應當極歡喜終無憂悔心誰有智慧者  
以此危脆身博習堅革法而當不欣慶  
今時帝釋語大王言此語難信又如  
此事實未曾有誰可信者大王答言  
我自知心世有大仙能觀察者必知  
我心實無返異帝釋語言汝作實語  
今時大王作是誓言若我今者心無  
悔恨當使此身還復如故今時大王  
觀已所割身肉之處即說偈言  
我割身肉時心不存苦樂无睡亦無憂  
無有不喜心此事若實者身當復如故  
速成菩提道救於衆生苦

說是偈已今時大王所割身肉還復  
如故即說偈言

諸山及大地一切皆震動樹木及大海  
涌沒不自停猶如恐怖者戰掉不自寧  
諸天作音樂空中雨香花鐘鼓等衆音  
同時俱發聲天人音樂等一切皆作唱  
衆生皆擾動大海亦出聲天雨細未香  
悉皆滿諸道花於虛空中遲速下不同  
虛空諸天女散花滿地中若干種彩色

大莊嚴論卷第十三 第九

金寶校鈔衣從天如雨墜天衣諸繡纒  
相觸而出聲諸人屋舍中寶器自發出  
莊嚴於舍宅自然出聲音猶如天伎樂  
諸方無雲翳四面皆清明微風吹香氣  
河流靜無聲夜叉渴仰法增長倍慶仰  
不久成正覺歌詠而讚譽內心極歡喜  
諸勝輿閭婆歌頌作音樂美音輕重聲  
讚歎出是言不久得成佛度於華嚴海  
速疾到吉慶果願已成就憶念度脫我  
時彼帝釋共毗首羯磨供養菩薩已  
還于天宮

復次應近善知識近善知識者結使  
熾威能得消滅我昔曾聞素毗羅王  
太子名娑羅那時王崩背太子娑羅  
那不肯紹繼捨位與弟詎迦旃延所  
求索出家既出家已隨尊者迦旃延詣  
巴樹提王國在彼林中住止巴樹提王  
將諸宮人往詣彼林中歇息樹下彼  
尊者娑羅那乞食迴還坐靜樹下時  
諸宮人性好華集詣於林中遍行求  
覓娑羅那比丘咸年出家極為端正  
今時宮人見彼比丘年既少壯容貌  
殊特生希有想而作是言佛法之中



乃有是人出家學道即遠邊坐時巴樹提王既眠寤已顧瞻宮人及諸左右盡各四散求覓不得王即自求所在追尋見諸宮人遠比丘坐聽其說法即說偈言

雖著弊白衣 不如口辯說 千女圍遶生 受敬其容貌

余時彼王以瞋忿故語比丘言汝得羅漢耶荅言不得汝得阿那含耶荅言不得汝得須陀洹耶荅言不得汝得初禪二禪乃至四禪耶荅言不得

余時彼王聞是語已甚大忿怒語尊者言汝非離欲人何緣與此宮人共坐即勅左右執此比丘剥脫衣服唯留內衣以棘刺杖用打比丘時宮人等涕泣白王彼尊者無有罪過云何撻打乃至如是王聞是語倍增瞋忿撻打過甚余時尊者先是王子身形柔軟不更苦痛舉體血流宮人觀之莫不涕淚尊者婆羅那受是撻打遠命無幾悶絕躡地良久乃蘇身體遍破如狗割齒譬如有入麟地所吸已入於口實難可免設還出口取活亦

難婆羅那徒難得出亦復如是張目恐怖又懼更打舉身血流不能著衣抱衣而走四望顧視猶恐有人復來捉已同梵行者見是事已即說偈言誰無悲愍心打毀此比丘云何出家所而生男健想云何都不忍生此殘害心無過橫加害實是非理人出家捨茶量單獨無勢力衣鉢以自隨不畜畜長物是何殘害人毆打乃如是

諸同學等扶接捉手詣尊者迦旃延所見婆羅那舉聲涕泣生於厭惡而說偈言

如彼閻浮果 赤白青班駁 亦有赤紫塵 血流處處出 誰取汝身體 使作如是色 今時比丘婆羅那以已身破血流之處指示尊者即說偈言

如我無殺護 單于乞自活 自省無過患 輕欺故被打 巴樹提自恣 豪貴土地主 起暴縱逸心 惡報如注火 用燒毀我身 我既無過惡 猶來見打撲 傷害乃致是 尊者迦旃延知婆羅那其心忿恚而告之言出家之法不護已身為滅心苦即說偈言

汝身既苦厄 云何生怨恨 莫起瞋恚報 狂心用自傷

婆羅那心生苦惱瞋相外現如龍關時吐舌現光亦如雷電而說偈言

和上應當知 瞋慢燒我心 猶如枯乾樹 中空而火起 出家修梵行 已經今所時 如我於今者 欲還歸其家 停劣怯弱者 猶不堪是苦 況我能堪忍 如此大苦事 我今欲歸家 還取於王位 集諸象軍衆 覆地皆黑色 瞋恚心熾盛 晝夜無休息 猶如大猛火 焚燒於山野 螢火在中燒 巴樹提亦

說是偈已即以三衣與同梵行者涕泣哽咽礼和上足辭欲還家復說偈言和上當聽我懺悔除罪過我今必向家心意無願樂於出家法中不得滅此然時彼和上於修多羅義中善能分別寂為第一辯辯樂說亦為第一而告之言汝今不應作如斯事所以者何此身不堅會歸盡滅是故汝今不應為身遶遠佛法應當觀察無常不淨即說偈言

此身不清淨 九孔恒流汗 臭穢甚可惡

大莊嚴經卷第三 第三十四 證

乃是衆苦器 是身極鄙陋 癱瘓之所聚  
若少振觸時 生於大苦惱 汝意迷者此  
殊非智慧理 應捨下劣志 如未所說偈  
汝今宜憶持 忿恚瞋惱時 能自禁制者  
猶如以勒勒禁制於惡馬 禁制名善乘  
不制名放逸 居家名牢繫 出家為解縛  
汝既得解脫 返還求枷鎖 牢縛繫閉處  
瞋是內怨賊 汝莫隨瞋瞋 為瞋所禁制  
佛以是緣故 讚於多聞者 仙聖中之王  
汝當隨彼語 今當憶多聞 莫迷於瞋恚  
若以鐵錐解 身體及支節 佛為富鄰等  
所可宣說者 汝宜念多聞 如是等言語  
當憶舍利弗 說五不惱法 汝當善觀察  
世間之八法 汝宜深按計 瞋恚之過惡  
應當自觀察 出家之標相 心與相相應  
為不相應耶 比丘之法者 從他乞自活  
云何食信施 而生重瞋恚 他食在腹中  
云何生瞋恚 而為於信施 之所消滅耶  
汝欲行法者 不應起瞋恚 自言行法入  
為衆作法則 而起瞋恚者 是所不應作  
瞋念惱其心 而口出惡言 智人所譏呵  
是故不應為 諸有出家者 應當具三事  
調順於比丘 忍辱不起瞋 決定持禁戒

大莊嚴經卷第三 第三十五 證

實語不妄說 善修於忍辱 不宜生瞋恚  
沙門持類者 不應出惡言 應者柔和衣  
出家所不應 瞋出惡惡語 猶如山禪坐  
抽劍者抱上 比丘器衣服 一切與俗異  
瞋心同白衣 是所未應作 應言同俗人  
云何名比丘 剝除除飾好 自卑行乞食  
作是卑下相 不斷於憍慢 若欲省憍慢  
應棄穢惡心 速求於解脫 身如彼射的  
有的箭則中 有身衆苦加 無身則無苦  
如似開還門 擊鼓著其側 有人從遠來  
疲極欲睡眠 至門皆打鼓 未曾有休息  
此人不得眠 瞋於擊鼓者 彼共多人爭  
後思其根本 此本乃是鼓 都非衆人過  
即起研破鼓 乃得安隱眠 比丘身如鼓  
為樂故出家 致重繩毒草 皆能折整人  
應當勤精進 遠離於此身 勿得久樂住  
應觀其元本 乃是陰界聚 破壞陰界苦  
女隱淫勝眠

大莊嚴經卷第三 第三十六 證

何故欲殺怨家 一切有生皆歸於死  
何須汝害生 必有死無有疑難 如似  
日出必當滅 沒體性是死 何須加害  
汝設害彼 有何利樂 汝名持戒飲加  
毀人於未來世 必得重報 受苦無量  
此報亦何須 加毀彼王 毀汝汝起  
大瞋瞋恚之法 現在大苦於未來世  
復獲苦報 先當害瞋 云何傷彼若於  
剎那起瞋恚者 遍惱身心 我今為汝  
說如是法 當聽是喻 如指然火 欲以  
燒他 未能害彼 自受苦惱 瞋恚亦  
欲害他人 自受楚毒 身如乾薪 瞋恚  
如火 未能燒他 自身焦然 徒起瞋心  
欲害於彼 或能不能 自害之事 決定  
成就 今時婆羅門 嘿然而聽 和上所  
說法 要同梵行者 咸生歡喜 各相謂  
言 彼聽和上所說法 要必不罷 道婆  
羅門心懷 不忍高聲 而言無心之人  
猶不能忍 如斯之事 凡我有心 而能  
堪任 婆羅門 說偈言  
電光流虛空 猶如金馬鞭 虛空無情物  
猶出雷音聲 我今是王子 與彼未有異  
云何能堪忍 而當不加報

說是偈已白和上言所說實尔然我  
今者心堅如石滯水不入我見皮破血  
流在外便生瞋恚惱慢之心我不求  
請亦非彼奴亦非庸作不是彼民我  
不作賊不中陷人不鬪乱王為以何  
過而見加毀彼居王位謂已有力我  
今窮下人各有相我自乞食坐空林  
中橫加毀害我當使如已之比不敢  
毀害我當報是不使妄眼我是善人  
橫加毀辱我今報彼當令受苦過我  
今日使凶橫者不敢加惡作是語已  
於和上前長跪白言為我捨戒尔時  
同師及諸共學同梵行者舉聲大定  
汝今云何捨於佛法或有捉手或抱  
持者五體投地為作礼者而語之言  
汝今慎莫捨於佛法即說偈言  
云何於眾中獨自而捨去退於佛集戒  
云何作是惡云佛非我師比丘至汝家  
云何不慙愧汝初受戒時善能盡形持  
云何無忠信而欲捨梵行執鉢持鉢眾  
乞食以久長著鎧投刀杖方欲入戰陣  
王鞭毀汝身棄捨沙門法不懂忍辱仙  
割截於手足彼獨是出家汝非出家耶

彼獨自知法汝不知法耶彼極被截剛  
猶生慈愍心堅持心不乱汝今為杖撻  
而便失心耶  
尊者迦旃延語眾人言彼心以定汝  
等捨去當為汝治諸比丘等既去之  
後尊者迦旃延摩娑羅部頂而作是  
言汝當去耶白言和上我今必去迦  
旃延言汝但一夜在此間宿明日可  
去莫急捨戒答言可尔我今取後用  
和上語今夜當於和上邊宿明日捨  
戒當還家居取於王位與巴樹提共  
相抗衡和上足邊以草為敷於其上  
宿時迦旃延以神足力令其重眠夢  
向本國捨戒還家居於王位集於四  
兵往向巴樹提時巴樹提亦集四兵  
共其闘戰娑羅部軍悉皆破壞擒娑  
羅部拘執將去巴樹提言此是惡人  
可將殺去於其頸上繫紮娑羅毗羅  
魁贈攝作惡聲令眾人侍衛諸伎圍  
遶持至塚間於其中路見迦旃延執  
持衣鉢入城乞食涕泣隨遶向於和  
上而說偈言  
不用師長教壞慈愍濁體今寄至樹下

毀敗於佛法我今趣死去眾刀圍遶我  
如廁在園中我今亦如是不見閻浮提  
寂後見和上雖復有惡心故如牛念糞  
時彼魁贈所執持刀猶如青蓮而語  
之言此刀斬汝雖有和上何所能為  
求氣和上舉聲大哭我今歸依和上  
即從睡覺驚為怖礼和上足願和上解  
我違和上語言我本愚癡欲捨佛禁  
聽我出家我不報怨亦不用王所以  
昔何樂欲味少苦患眾多悲患過惡  
我患證知我今唯欲得解脫法我無  
志定輕躁眾生不善觀察於諸智者  
不共語言為一切眾生所呵罵器唯  
願和上度我出家於苦惱時現悲愍  
相我於苦惱中和上悲愍我迦旃延  
言汝不罷道我以神力故現夢耳彼  
猶不信和上右臂出光而語之言汝  
不罷道自看汝相娑羅部歡喜作是  
言嗚呼善哉知識以善方便開解於  
我我有過失以夢支持佛說善知識  
者梵行全體此言實尔誰有得解脫  
不依善知識唯有癡者不依善友云  
何而能得於解脫尊者迦旃延拔濟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二 第十九段 第廿

安羅那巴樹提瞋恚之毒藥消滅無遺餘是故有智者應近善知識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二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三

馬鳴菩薩造

君

復次供養佛塔功德甚大是故應當

勤心供養我昔曾聞波斯匿王往詣佛所頂礼佛足聞有異香殊於天香以聞此香四向顧視莫知所在即白世尊為誰香耶佛告王曰汝今欲知此香處耶王即白言唯然欲聞尔時世尊以手指地即有骨現如赤梅檀長於五丈如來語王所聞香者從此骨出時波斯匿王即白佛言以何因緣有此骨香佛告王曰且善諦聽佛言過去有佛号迦葉彼佛世尊化緣已訖入於涅槃尔時彼王名曰伽翅取佛舍利造七寶塔高廣二由旬又勅國內諸有花者不聽餘用盡皆持往供養彼塔時彼國中有長者子與姪女通專念欲事情不能離一切諸花盡在佛塔為欲所盲即入迦葉佛塔盜取一花持與姪女時長者子知佛功德為欲所狂造此非法即生

悔恨 姪女欲情息既至明日生於厭惡

作是念言我為不善盜取佛花與彼姪女即時悔熱身遍生瘡初如芥子後轉增長無有空處即說偈言

我今作不善違犯諸佛教捨離於慙愧是則無敬心違於善逝語非是佛弟子一切諸人民不敢違王教然我獨毀犯國制及信法我今無羞耻實同彼禽獸福田中取勝不過世尊塔然我愚癡故盜花為鄙事云何此手臂即時不墮落又復此大地云何不陷沒而能載於我恠哉欲所燒焚滅諸善行為欲所迷惑入於闇數中為結賊所劫今我為欲使不觀其果報盜花以自嚴久受地獄苦倍生悔恨心其身轉熾然尔時彼人身所生瘡尋即壞破甚為臭穢是時彼人父母兄弟皆來瞻視即與冷藥療治其病病更增劇復命良醫而重訐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身體尔乃可愈時彼父母即以貴價買牛頭栴檀用塗子身遂增無除尔時彼人涕泣驚懼白父母言徒作勤苦然子此病從心而起非是身患父

告子言云何心病子即用偈以答父言  
鄙義成可耻 不宜向父說 然今病所困  
是以離慙愧 盜取尊塔花 持用與婦女  
已作斯惡事 後還得悔心 晝則欲日炙  
夜即得悟心 若蒙悔過者 喻如冷水澆  
我今身心熱 後受地獄苦 猶如腐朽樹  
火從其內然 我今亦如是 心火從內發  
冷水優尸羅 青蓮真珠寶 瞿曇摩羅等  
及與諸梅檀 若用如是等 塗於外身體  
終不能得老 憂熱從內起 應當用塗心  
塗身將何益 將我誦塔中 為我設供養  
此病必除愈 父母及兄弟 即共舉其牀  
往詣佛塔所 身體轉增熱 氣息垂欲絕  
介時父母兄弟諸親舉牀到已使人  
專念迦葉如來三藐三菩提涕泣盈  
目以已所持梅檀之香悲氣向塔而  
說偈言

大悲救苦厄 常說眾善事 我為欲迷惑  
盲冥無所見 我於真濟所 造作諸過惡  
塔如須弥山 我癡故毀犯 現得惡名稱  
後生惡道 不觀佛功德 今受此惡報  
即得現果 後必受熱惱 明者以慧眼  
離苦除諸欲 我今懷憂愁 誠心歸命佛

諸所造過惡 願當救濟我 如人跌傾倒  
依地而得起

介時父母及諸眷屬讚言善哉善哉  
汝今乃能作是讚歎唯佛世尊能除  
汝病即說偈言

汝今於佛所 應生信解心 唯佛大功德  
乃能拔濟汝 譬如入大海 船破失財寶  
身既不沉沒 復還獲財利

時長者子諸親既觀身瘡壞爛是極  
厭惡生死即以花香塗香末香用供  
養迦葉佛塔復以牛頭栴檀以盡佛  
身身瘡漸老發歡喜心熱患盡愈介  
時長者子以得現報生歡喜心知其  
罪滅即說偈言

如來一切智 解脫諸結使 迦葉三佛陀  
能濟諸眾生 佛是眾生父 為於諸世界  
而作不請友 唯有佛世尊 能有此悲心

我今於佛所 造作大過惡 願聽我懺悔  
內心發誓願 唯垂聽我說 為欲所逼迫  
失音作諸惡 使我離愛欲 及以結使怨  
諸根不調順 猶如龍戾馬 願莫造惡行

常獲寂滅迹 以牛頭栴檀 供養於佛塔  
身常得此香 莫隨諸惡趣

彼長者子於後命終生於天上或屬  
人中身常有香身體支節皆有相好  
父母立字号曰香身介時香身厭惡  
陰界求索出家得辟支佛道此香身  
辟支佛骨所出之香是故眾人應供  
養塔獲大功德

復次先有善根應得解脫由不聞法  
因緣等故還墮地獄是故應當至心  
聽法我昔曾聞富羅羅弟子尸利迦  
多者是樹提伽姊夫時樹提伽父先  
是居軋陀弟子一切眾生教法相習  
而樹提伽蒙佛恩化其父亦信為佛  
弟子更不諮稟六師之徒時樹提伽  
為欲化彼姊夫尸利迦多故數數到  
邊而語之言佛婆伽婆是一切智彼  
姊夫言富羅羅者亦是一切智諍一  
切智故遂共議論樹提伽語尸利迦  
多言我今當示汝一切智汝富羅羅  
者非一切智以少智相誑惑世人稱  
已有智實非一切智但以相貌有所  
付度正可能知小小事耳何由得名  
一切種智即說偈言

猶如生盲者 水精以為眼 誑惑小兒等

大莊嚴論卷第十三

第七

第

自稱我有目彼先自無目今稱我有目此語不可信正可誑痴者能解因相論方便詐自顯以此相貌故誑惑於眾人相貌近是事竟何所知曉

尸利耆多語樹提伽言汝為羅曇幻術所惑富蘭那者是一切智汝今不識便生誹謗富羅那行住坐卧三世之事盡能明了樹提伽言我今示汝富蘭那非一切智事即請富羅那將向其家時富蘭那作是念樹提伽者其父昔日是我弟子往事羅曇知彼過患還來歸我我福德作是念已許受其請於其後日富蘭那將諸徒衆數百十人又有五百弟子以自圍繞詣樹提伽家既至其家時富蘭那微笑尸利耆多問富蘭那言婆伽婆何故微笑富蘭那言我遙見彼摩陀陀河岸有一獼猴墮於水中是故笑耳尸利耆多復白之言婆伽婆天眼清淨在此城內遙見千里外摩陀陀河上獼猴墮水時彼外道將諸弟子入樹提伽家即時就坐衆既定已時樹提伽以飯覆羹上授與富蘭那富

大莊嚴論卷第十三

第七

第

蘭那言此飯無羹云何可食樹提伽即攪羹飯語尸利耆多言今汝師者尚不能見鉢中飯下有羹何能遠知千里外獼猴墮於河耶事驗可知非一切智但貪名聞為利養故衆生可慈自既誑或復以教人即說偈言

汝師富蘭那惑惑邪倒見失於智慧燈住無明闇中迷謬自相愛愚者還相重釋種中寂勝且相三十二唯此一切智更無第一者

時富蘭那以慙愧故食不自飽伍頭而去時尸利耆多慙慙不樂既為師徒雖有短陋猶欲使勝尸利耆多詣富蘭那所而語之言莫用愁惱樹提伽今者毀辱婆伽婆猶得還家未足為耻我若請彼樹提伽師來至家者正可得入終不得出作是語已便詣祇桓往請世尊心實詣曲詐設恭敬又手合掌向於世尊而說偈言  
我明設微供願屈臨我家三界中勝器碩不見放捨  
余時世尊知尸利耆多心懷詣曲外詐恭敬即說偈言

大莊嚴論卷第十三

第八

第

心懷於二計外現親愛善猶如有魚虜水必有迴動譬如作瓔珞內銅外塗金智者觀察已即知非真金心有所懷使外色必有異無心尚可知况復有心者純金色相好親者即知真若以金塗銅善別知非實

余時世尊深知尸利耆多心懷詐偽如來世尊大悲憐愍又復觀其供養善根垂熟世尊尋即嘿受其請時尸利耆多作是念若是一切智者云何不知我心便受我請即說偈言

何有一切智而不修苦行樂著於樂事不能知我心何名一切智嗚呼世愚者不知其過短便生功德相實無有智慧橫誑歎其德或者相好扇稱譽遍世界時尸利耆多說是偈已即還其家施設供具於飯食中盡著毒藥於中門內作大深坑滿中咸伽陀羅炭使無烟氣又以灰土周覆其上上又覆草時婦問夫造何等事劬勞乃尔其夫答曰今我所為欲害怨家其婦問言誰是怨家尸利耆多即說偈言  
好樂著諸樂怖畏心惱事不修諸苦行



欲求於解脫 喜樂甘餽 又勇行辯說  
釋中種族子 此是我大慈

時尸利龜多婦又手自其夫言可捨  
念心我昔曾於弟舍見佛如此大丈  
夫何故生悲即說偈言

彼牟尼能忍 斷除嫌恨相 又滅憍貢高  
捨離於鬪諍 於彼生悲者 誰應可為親  
觀彼大人相 無有瞋害心 常出柔軟音  
先言善慰問 其鼻圓且直 無有諸窪曲  
直視不迴顧 亦不左右眄 言又不應瞋  
惡口而兩舌 和顏無瞋色 亦復不暴惡  
言無所傷觸 亦不使憂惱 云何橫於彼  
生於瞋毒相 面如秋滿月 目如青蓮數  
行如師子王 垂臂過於膝 身如真金山  
汝值如是慈 惡道盡空虛 若無此慈者  
世間極大苦 三惡道充滿

尸利龜多作是思惟彼親弟故心生  
已黨今當守護若不介者或世我言  
以告傍人作是念已即問其婦在深  
室中即時遣人喚諸尼捷汝今可來  
為汝除怨我以施設火燒毒飯此諸  
尼捷五熱炙身咸皆焦黑猶如灰炭  
自相招集即共往詣尸利龜多所止

之處尸利龜多莊嚴舍宅白淨鮮潔  
如貴宅迦樹諸尼捷等既至其家在  
其樓上猶如鳥群亦如俱翅羅鳥黑  
鋒圓遠在貴宅迦樹踊躍歡喜諸尼  
捷子亦復如是而作是言我今當觀  
瞿曇沙門正介慈然若火燒不焦毒  
飯足害畢定當死作是語已歡喜微  
笑時尸利龜多即遣一人往詣佛所  
白佛言時到飯食已辯自上高樓與  
富蘭鄰共議此事時尸利龜多所住  
宅神愁憂啼泣而作是言如來世雄  
三界之尊佛婆伽婆云何惡心乃欲  
毀害我於今者都無活路所以者何  
如來世尊三界無上在此滅沒惡名  
流布遍滿世間一切諸神咸嗤笑我  
此是惡人我當云何而得活耶如來  
昔日為菩薩時不惜財物身體手足  
為憐愍故作如斯事況於今日而當  
愛身云何欲於如斯人邊起惡逆心  
是故我當必定捨命又佛世尊於現  
在世為衆生故六年苦行日食一麻  
一米身體羸瘠骨肉乾竭即說偈言  
如來行苦行六年自乾焦作是難苦業

為諸衆生故 如斯悲愍者 云何欲加害  
彼所遣人到竹林中自言世尊食具  
已辦宜知是時尔時世尊大悲愍心  
為欲利益諸衆生故揮手而言出哉  
凡愚汝於今者應見真諦於過去世  
供養諸佛有解脫緣善根已熟云何  
乃還如此使人作顛倒事火燒毒飯  
以待於我云何作是極惡之事而來  
見喚此所為事甚為非理即說偈言  
我於昔日時 六年行苦行 為諸衆生故  
作此諸難事 衆生今云何 反欲見毀害  
出哉極惡癡 盲無慧目者 作是非法事  
橫欲加惱害 我念諸衆生 過於慈父母  
云何於我所 而生殘害心 今日時已到  
諸佛之常法 為衆生真濟 如醫欲救病  
種種加毀罵 猶故生忍心 我今亦如醫  
往詣於彼家 何故而往彼 大悲之所逼  
如人得鬼病 心意不自在 加毀罵呪師  
為治鬼病故 亦不責病者 今此諸衆生  
煩惱鬼在心 愚癡不分別 橫欲加毀害  
我今亦如是 但除煩惱鬼 不應責彼人  
今時世尊從坐而起外現不悅復說  
偈言

大正藏經卷第十三 第十七 諸

阿難持末羅羅取鈴難陀汝亦去  
速疾嘆比丘不得復停止宜應速疾往  
彼尸利耆多今急待教化我住毒地身  
為度眾生故我今當是怨為益彼眾生  
今時如來出林樹間猶如雲散日從  
中出時彼林神以天眼見尸利耆多  
舍內所設火坑毒飯涕泣墮淚敬受  
佛故頂礼佛足瞻仰尊顏而說偈言  
彼意懷殘惡無有利益心願佛不須往  
迴還向竹林世尊甚難值曠劫時一遇  
佛雖不愛身為度眾生故如斯勝妙身  
應當勤護未得濟度者宜應令得度  
畏者施無畏疲者得止息今無歸依者  
得有歸依處略說而言之有無盡利益  
唯願佛世尊莫往詣其家為天阿修羅  
而作歸依處

今時世尊知而故問問彼天神曰為  
何事故不應往詣尸利耆多所止之  
處時有一天而說偈言

尸利耆多舍作大深火坑熾焰滿其中  
詐偽覆其上

佛復說偈言

貪欲愚癡火極為難除滅我以智水流

大正藏經卷第十三 第十七 諸

消滅無遺餘况復世間火何能為我害  
地獄之猛火熾然滿世界七日焚天地  
世間皆融消如此之猛火莫能為我害  
尸利耆多火何能見傷毀  
復有一天作如是言若火不能燒

如來者設食毒飯復當云何今尸利  
耆多為邪見毒染汙其心以此毒害  
惡逆之心以毒和飯欲相傷毀復懷  
詭偽現柔軟相來請世尊而其內心  
實懷惡逆唯願世尊不須往彼佛告  
天曰我以慈悲阿加陀藥用塗身心  
貪愛之毒寂難消除我於久遠已拔  
其本況世間毒而能中我汝莫憂悲  
今時如來從竹林出往到城門時彼  
林神見佛直進而作是言如來世尊  
將不還返於此竹林佛今向彼解脫  
之方譬如日出必向西方目視不捨  
恐於後時更不見佛火若不燒定為  
毒飯之所傷害以諸因緣難可復見  
有福德人乃能得見摧他論者於大  
眾中作師子吼有福之人乃能更聞  
有福利者得接足礼今時世尊如行  
其護諸根寂定諸比丘等悉皆隨從

大正藏經卷第十三 第十四 諸

猶如明月眾星圍遠往尸利耆多家  
時尸利耆多宅神舉臂欲哭出哉佐  
哉佛來到此今此尸利耆多乃作火  
坑毒飯欲以害佛今時宅神礼佛足  
已而說偈言

我未親佛時願大悲至家見佛到家已  
心中不喜樂所以不喜者以有非法故  
相好莊嚴身瞻仰無厭足如此大人者  
今當作灰聚我憶是事故身體欲湮沒  
誰見如此事而當不苦惱假使極惡猛  
惡癡殘害人設見如來身不忿生惡念  
況復欲加害月入羅睺口世人皆忿惱  
善哉還歸去火坑深七仞滿中熾熾火  
願莫入此處自護及護我并護彼主人  
及餘一切眾

今時世尊告宅神言刀毒水火不害  
慈心即說偈言

我護諸眾生猶如一子想假使欲害我  
我亦生慈心煩惱火熾熾擁護令免患  
以是因緣故誰火能燒我

佛告宅神汝今應當捨於怖畏我今  
師子吼除障外道如羅睺羅吞食日  
月我今決定不為尸利耆多之所患

害若不能除云何乃能降伏魔耶安  
慰宅神即入其舍時外道等見佛入  
舍甚大歡喜更相語言沙門瞿曇今  
已入外門復到中門佛以無畏威光  
潤澤直入無疑至第三門中轉近火  
坑今時彼婦於空室中聞佛世尊到  
覆火處心懷狂亂作是念言如來今  
者已到火坑若脚觸草火必熾然嗚  
呼恠哉即說偈言

今當烟中沒聲歎目雨淚 火然燒衣時  
應當抖擻却眼看索救護 宛轉而反側  
熾然既以訖威光復消融 身相都滅滅  
頭髮焦落額廣自毫相 今以盡消滅  
如鵲在花上為火所燒滅 面如淨滿月  
衆生觀其目猶如美甘露 既墮焰火中  
驚懼視四方猛火無悲慙 必燒令熾然  
成鍊真金色 見者靡不悅 大人相炳著  
美妙極殊特 如是之形容 今為火焦縮  
略說而言之 如似金織納 卷疊在一處  
以漸見消滅 如月欲盡時 佛身甚微妙  
見者身心悅 如來極奇特 世界無倫足  
今時世尊入第三門漸近火坑諸尼  
捷子在重閣上見於如來轉近火坑

心生踊悅如塚間樹群鳥在上坐死  
人肉欲得敗食諸尼捷等在重閣上  
亦復如是時富蘭那心生歡喜而說  
偈言

世善作幻術迴轉諸世間 今日沒火坑  
更能為幻不復有一尼捷而作如是言  
一足已躡上云何不陷墮 為我目不了  
為是夢幻耶

今時世尊以相輪足躡火坑上即變  
火坑為清涼池滿中蓮花其葉敷華  
鮮明潤澤遍布池中其衆蓮花有開  
敷者有未開者尸利耆多觀斯事已  
語富蘭那言汝先欲與佛共捕一切  
智汝可捨此語即說偈言

善哉可信解當除瞋恚心 捨於嫌恨意  
汝可觀瞿曇未曾有之威 猛焰變為水  
土悉化成魚 坑中諸火炭 咸變為黑蜂  
復於池水中化作衆蓮花 具足有千葉  
遍布於池中 其葉甚熾盛 如秋開敷花  
百葉其柔軟 莊嚴滿此池 諸鶴在池中  
皆出和雅音 迦蘭陀鳥等 亦在中遊戲  
舉翅水相漂 諸緣圍繞佛 出於妙音聲  
鴛鴦相隨逐 復自在娛樂

今時富蘭那語尸利耆多言汝今勿  
為瞿曇幻術之所惑亂尸利耆多於  
如來所深生敬信語富蘭那言此是  
幻耶答言實亦是幻所作尸利耆多  
言汝是一切智不答言我是一切智  
人尸利耆多復語之言汝若審是一  
切智者聽我所說即說偈言

汝若一切智亦應知是幻 汝今何不  
如此幻化事 汝若不知幻非是一切智  
時富蘭那辭窮理屈不能加報諸尼  
捷等語尸利耆多莫作是語何以故  
是富蘭那實一切智能一切示現尸  
利耆多語諸尼捷子言汝等故謂此  
富蘭那是一切智耶富蘭那者名之  
為滿造作諸惡滿於地獄故名富蘭  
那汝等於此滿於惡道富蘭那所生  
一切智相耶尸利耆多復語之言釋  
種中能安解脫婆伽婆三藐三佛陀  
所不生一切種種智想耶即說偈言  
吐汝等方去極為無心人 汝若有心者  
假使如金剛 見斯有有事 尚應生信敬  
現見於如來 為未曾有事 不生信心者  
是為極愚癡



大正藏經卷第十三 第八卷

今時尼捷等尋各散走如善呪師令  
鬼四散又如日出衆聞自除時尸利  
耆多見尼捷等散走亦復如是即說  
偈言

恐怖目視速憚惶欲覓馳以佛威神力  
驚怕皆散走尼捷今退散亦如魔軍壞  
處旋空身體猶著重鎧器時諸尼捷等  
奔突極速疾壁如彼犛牛在林盡整  
宛轉泥塗身狂走不自停如黑雲垂布  
風吹自然散

時尼捷等既散走已尸利耆多心懷  
慙愧即便思惟誰當將我往見世尊  
復作是念樹提伽姊先更見佛我今  
當共詣世尊所作是念已即向先所  
開婦戶前扣門喚婦即說偈言

善哉汝真是無上妙法由汝有智慧  
親近奉世尊經我邪見故事諸尼捷等  
汝今速來出共供養佛

時樹提伽姊聞是偈已尋即思惟尸  
利耆多以傷害佛而來誑我涕泣不  
樂即說偈言

汝知我憂惱故來見戲弄我今當云何  
而往見如來尼捷等集時猶如諸蝗虫

大正藏經卷第十三 第九卷

邪見之熾火滅於釋提燈

尸利耆多語其婦言汝寧不知佛神  
力耶汝今何故作如是語即說偈言  
世間一切火何能焚燒佛誰能燒金剛  
誰能舉大地汝觀十力尊摧破諸外道  
火燒四畔邊蓮花皆開敷如鵲慶花間  
花飛遽遠佛

亦時其婦聞此偈已遙見世尊在蓮  
花中踊躍歡喜而作是言佛故不  
燒尸利耆多鳴嗟垂淚而說偈言

世尊金剛體無有能燒者由近當蘭那  
我今自被燒如似少濕薪逼近就薪積  
以火焚燒時兩俱同熾然

亦時其婦疾出重屋到世尊所頂禮  
佛足踰跪合掌瞻仰尊顏而說偈言  
得親威顏者世間皆信敬由我今有福  
還得聞音聲面如淨滿月我今得親見

我今有福故還得親觀世尊相好莊嚴身  
設當見滅壞惡名遍充滿燒滅我等身  
亦時其婦供具以備請佛世尊及比  
丘衆請令就坐語其夫言聖子汝可

來入頂禮佛足尸利耆多涕泣盈目  
而說偈言

大正藏經卷第十三 第十卷

我今造火坑規害世尊命今當以何面  
可復得相見

亦時其婦語其夫言聖子可捨疑惑  
佛婆伽婆終無嫌恨即說偈言

譬如空中手無有觸尋處諸佛法亦介

佛於一切法無染亦無著離世之八法

如蓮花處水昔時提婆達瞋恚心所盲

為欲害佛故機關轉大石當上空中下

不能傷害佛如彼羅睺羅即是如來子

佛於此二人等心無憎愛親彼慈與親

左右眼無異於諸衆生所慈悲過二子

終不於汝所而有憎惡心是故不宜懼

亦時尸利耆多以慙愧故曲體隨婦

口肩乾焦深生愧耻行步跣足如將

沒地舉身戰掉卑下臣心極為驚怖

五體投地哀慟號泣而說偈言

寧抱持熾火并及瞋毒蛇終不近惡友

我今為惡友毒蛇之所噬依歸善良賢

望得除毒害三界之真濟願重見哀慈

我作重過惡唯願垂悲願今聽我懺悔

亦時世尊顏色和悅告尸利耆多言

聖子汝勿憂怖即說偈言

起起我無瞋久捨然親心右以拈檀香

左以利刀割於此二人中其心等無異  
如我今者不為希有已斷結使無增  
減心昔我為於白鳥之時毒整所中  
害猶以二脚覆護獵者使不傷害又  
作龜身為人分割支節悲解不起  
瞋心復作羆身憐彼厄人時彼厄人  
示獵師慶不起瞋心作仙人時手足  
耳鼻悉為割毀猶尚不起毫釐許瞋我  
於性昔為一切施安羅門所斬項時  
無有悲恨況於今日斷一切結而當  
猶如蓮花不為水著我離八法其事  
亦亦時尸利迦多叉手合掌白佛言  
世尊若垂憐愍且待須臾更當造食佛  
告尸利迦多言汝不違使白我食時  
到耶答言實余我本實遣人請佛作  
不饒益事佛告尸利迦多言然我已  
斷無利之事汝今作何不饒益耶即  
說偈言  
我今愚所造屠獵所不造過是愚所作  
以毒置食中不能有所傷便為自害已  
余時世尊告尸利迦多言汝今所施  
宜應是時尸利迦多言世尊我所施

食悉有毒藥世尊復說偈言

婆須古龍王瞋恚極盛時如此之猛毒  
不能傷害我我今修慈心如何唱施藥  
我以大慈果今當用示汝

時尸利迦多即持毒飯往詣佛前涕  
淚悲泣而說偈言

我今持毒飯功德之伏藏我心極為惡  
毒飯以標相佛以滅三毒蛇足除飯毒

食之能令我使得不動心  
佛告諸比丘汝等待唱僧跋然後可  
食即說偈言

在於上座前而唱僧跋竟眾毒自消除  
汝今盡可食

僧跋已竟佛及眾僧盡皆飲食時尸  
利迦多上下觀察而作是念今此眾  
中得無為毒所中者不見諸眾僧皆

悉安隱不為毒中倍增信敬深生歡  
喜余時世尊作是思惟尸利迦多得  
信敬心受緣時至當何所作我當為

滅煩惱之火除邪見毒佛如應為說  
四真諦法聞法信解斷見諸結除身

見毒滅諸結火時尸利迦多以得見  
諦即說偈言

我度於惡趣及以邪見海不畏於惡道  
我欲入黑闇遍佛得大明欲入於大火  
反獲涼冷池嗚呼佛大人嗚呼法清淨  
不能具廣說我今但略說我本欲與毒  
而獲甘露食聞諱惡失財反得於大利  
是故親近佛眾生慧眼開而得觀正道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君

馬鳴菩薩造

後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佛出於世取是希有雖是女人諸重結使猶得解脫我昔曾聞佛之姨母瞿曇比丘尼將入涅槃時種種莊嚴欲令勝妙今時世尊四眾圍繞在大眾中是時瞿曇比丘尼聞佛建聲以其養佛愛子之故而作是言長壽世尊如是之聲轉轉乃至梵天佛告瞿曇比丘尼此非勸佛呪願之法即說偈言

應當勤精進調伏於我心勤修堅實法苦行於精進見於聲聞眾悉皆共和合敬禮於佛時應作如是願  
今時瞿曇比丘尼作是念聲聞眾和合名為禮佛者世尊猶不使聲聞眾和合不欲見其有別離故以是之故我不欲見佛入涅槃旁佛世尊聲聞之眾未有墮落者以是義故我應在前入於涅槃今時且僧伽藍神知瞿曇比丘尼入涅槃悲泣涕淚墮比丘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華嚴經

尼衣上時比丘尼觀察此神以何因緣淚墮在衣觀察是已知瞿曇比丘尼入涅槃時五百比丘尼悲皆往詣瞿曇比丘尼所時瞿曇比丘尼語諸比丘尼言四大毒蛇難可久居是故我今欲入涅槃此神有柔軟心是故墮淚在汝衣上五百比丘尼言我等同時出家莫捨我等先入涅槃即說偈言我等共出家俱離無明闇我等今共往涅槃安隱城生死苦惱果慶於有稠林云何而獨往趣於甘露迹汝等於今者云何盡涅槃汝若欲涅槃我亦共汝去今時瞿曇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從坐而起離於本處即與住處神別我今於取後與屋別去天神言汝欲何去時比丘尼言我當詣彼不老不死無病無苦及愛憎慶亦無愛別離我欲往至涅槃處時諸凡夫比丘尼即時發聲嗚呼恠哉一剎那頃比丘尼僧坊皆悉空虛譬如空中星流滅於四方瞿曇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共往去如恒伽河與五百河俱入大海今時諸優婆塞頂禮瞿曇比丘尼當憐愍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華嚴經

莫捨我等諸比丘尼安慰諸優婆塞言汝等今者非是憂時即說偈言我等已知苦斷集之繫縛以修八正道得證於滅諦所作事已辦汝等莫憂苦另佛果未闢牟尼法藏住世尊在於世我當入涅槃憐陳如比丘及與阿闍等如是無垢人未有墮落者我欲入涅槃難陀羅睺羅阿難三摩庵及與阿難陀如是等在世我當入涅槃牟尼得安隱比丘僧和合壞於外道趣邪道亦遠散一取種禾絕我今入涅槃正是歲好時我心願解脫今以得滿足汝等今何故悲泣而墮淚擊於歡喜鼓其音未斷絕我趣解脫坊今正是其時汝等不應愁汝等若念我應當勤護法使法久住者即是念於我是故應精勤當勤護正法佛以憐愍故聽女人出家汝等且護戒勿使人罵辱乃至於後世莫使罵女人今時諸比丘尼安慰餘比丘尼及諸優婆塞時五百比丘尼猶如行花樹往詣佛所正壽多羅僧頂禮佛足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我今是佛母如來是我父我從法流生



我乳養色身 佛養我法身 我乳於世尊  
止渴須臾間 佛以法乳我 經常無飢渴  
永斷於恩愛 我今以略說 我雖以乳養  
報恩以極大 願使一切女 得子猶如佛  
羅摩與阿純 婆須等諸母 處於有海中  
輪迴無終始 我意於子緣 得度生死海  
女人極貴者 名稱帝婦 一切種智母  
此名不可得 我今已獲得 意願若大小  
然我悉滿足 今者欲涅槃 白佛使今知  
足如蓮花葉 相輪盡炳著 願為我心足  
寂後以頂礼 寂後之恭敬 深信而頂礼  
頂礼姿伽姿 身如真金聚 願開鬱多羅  
現身使我見 善觀如來身 我今趣寂滅  
尔時如來身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開鬱多羅 僧時瞿曇 弥已見佛身  
頂礼佛足 白言世尊 我入涅槃 佛告  
瞿曇 弥汝欲涅槃 我隨汝意 眾僧無  
減少 如月欲盡 漸漸沒時 無有遺餘  
弟子先去 我寂後 往如諸商人 商人在  
道商主 隨後時 五百比丘尼 遠佛  
世尊如遠 須弥 既遠 佛已在如來前  
立瞻仰 尊顏 無有缺足 聽聞法聲 亦  
復無厭 得滿足 已獲法味 故難施羅

瞿羅阿難 施三摩提 拔陀頂礼 求懺  
謝一切諸聖 眾猶如不掉寂靜 嘿然  
任唯阿難 羅睺 三摩提 拔陀阿難  
結未盡心 慈順故 哀不能止 如無風  
樹合掌 墮淚 尔時瞿曇 弥白尊者  
言 阿難 尊者多聞見諦 云何今者 猶  
如凡夫 如來常說一切思愛 皆有別  
離 復白尊者 言 汝不為我請佛世尊  
我今亡何而得此法 而說偈言  
由汝請求 故我等得出家 汝今實不空  
皆獲寶果 報一切外道師 未曾得是處  
女人之身中 能獲甘露迹 依佛善知識  
是故今獲得 汝守佛法藏 極當善護持  
今日是寂後 得見於汝時 我今入涅槃  
垂道而往 至佛在眾中 更時我唱老壽  
佛說不敬礼 此事如上說 佛亦擁護 僧  
不欲令闕減 我亦不願樂 而八解脫處  
無常大風 至吹於聲聞樹 根拔而倒地  
無常金剛風 能散須弥山 多陀阿如日  
則離無明闇 易佛在於世 妙勝道涅槃  
十力所說法 法明金顯照 壞破異道論  
日光普滿照 佛德亦復然 今值是妙時  
是故欲捨身

尔時阿難 聞是偈已 尋即淚復說  
偈言  
汝今意忘天 我不復憂念 猶如深林中  
棘刺多 眾云又如野象走 出林離苦惱  
汝今亦如是 走離諸世間 今可憂愁者  
憊憊及愚癡 諸惡結使火 焚燒三有中  
汝等先涅槃 我疑佛世尊 猶如火聚  
焰盡則火滅  
尔時摩訶波闍波提 比丘尼合掌向  
佛 瞻仰尊顏 以偈讚曰  
南無歸命佛 如來大世尊 真實語諸語  
義語法語者 利益不虛語 能真寂滅語  
無我我語者 過一切語者 圓滿足眼者  
示導於將來 勝妙之道者 又常能觀察  
諸法真實相 作大照明者 能除諸黑闇  
能滅忿諍者 然法庭燎燭 照於一切者  
能與眾燈明 又與從明者 調御大丈夫  
歸大解脫師 具足十力者 具四無所畏  
成就不退轉 說法又不虛 必定利益者  
一切諸眾生 釋中師子吼 堅實於精進  
勝妙精進者 能具大悲體 世間之八法  
所不能污者 釋梵四天王 摩醯首羅王  
閻王 提婆 財自在者

大正藏經卷第十四

第七卷

如是勝人等合掌共讚佛和合放捨  
美妙甚深無畏衆勝真寶顯發能為  
示道種種說法善解一切飛鳥音聲  
名稱滿虛空從頂生憂鉢遮那拔羅  
陀如是等諸大王種姓相續中出者  
如來如日月為天人阿須羅之所供  
養得七覺意除無明闇者又有能達  
立三寶勝幢如來面貌猶金山頂光  
明照耀是上丈夫名為蓮花丈夫拘  
物頭丈夫分陀能斷貪欲瞋恚愚癡  
諸有結使及以四縛憂悲苦惱纏繞  
憍慢闘諍忿怒自貢高等如來世尊  
皆悉永斷欺偽博弄覓勝欺他共相  
言訟忿惱別離如外道師撻手秘法  
諸惡結習悉斷無餘倒憍慢憍達法  
勝幢能轉法輪令淚乳血海皆悉乾  
竭得禪定海深無崖限能捨內外一  
切財物無所惜著於怨親中其心平  
等佛身微妙如融金聚古相廣長如  
蓮花葉無有垢穢清淨鮮潔其腹平  
滿其臍右旋猶如香盞圓光一尋猶  
如電明亦如真金被精進鎔以定為  
護以智慧箭能射毛百之一所射皆

大正藏經卷第十四

第八卷

中壞魔軍衆勇健無畏人中大龍  
中真濟定如意足無量无边無色宣示  
分別八正之道斷除憂欲瞋害之想誓  
願堅固志意安住終不輕躁如優曇  
鉢花甚難可值如來功德過於大地  
及以微塵百千万億以八正道洗除  
結使濟諸衆生度生死河到於彼岸  
能示方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自  
莊嚴猶如彩畫智金剛杵摧滅一切  
外道邪論能示解脫涅槃妙方得法  
自在不著世間於諸入處及諸煩惱  
能說對治得勝辯才善能分別一切  
諸法能除諂偽幻惑之事布施持戒  
忍進定慧皆到彼岸阿私陀仙之所  
尊敬名聞十方住寂後身既自覺了  
開悟衆生功德伏藏功德須弥功德  
大海無量名稱無量辯才知恩報恩  
讚佛已竟礼佛而退將諸五百比丘  
尼入閑靜處捨於命壽半加趺坐時  
優婆夷更復到比丘尼所礼比丘尼  
足舉聲號哭即說偈言  
我等有諸過威智聽我悔我等終不復  
更得相親見

大正藏經卷第十四

第九卷

波闍波提比丘尼以離欲故心意勇  
悍舉手摩優婆夷而語之言汝等不  
應逐愛戀心思愛聚會必有離別即  
說偈言  
佛說聚會者必當有離別一切有為法  
悉皆是無常無常火熾然燒滅於三有  
受我者極多我愛亦不少我今皆能捨  
如此受著等生死黑闇處輪迴險阻中  
親親更相戀惡見於衆離無常無悲慙  
破壞使別離惡愛无別離不應求解脫  
展轉相親愛相戀轉善厚畢竟必別離  
以是因緣故智者求解脫都無所遺戀  
尔時瞿曇彌種種因緣讚涅槃曰嘿  
然而住辟佛世尊入於涅槃實不達  
言欲稱言作諸比丘尼繫念在前入  
於初禪如是次第至滅盡定逆順觀  
已現種種神足即說偈言  
身處於地上引手捫日月變身使隱沒  
踊出虛空中一身為多身多身為一身  
身放大光明能動於大地入地如赴水  
入水如履地身出大光明又復注大雨  
如意神足故能現如斯事  
餘五百比丘尼亦現如斯諸大神變

為顯如來佛法力故悉皆現神通身  
 虛空猶如頽雲而作大雨亦如庭燎  
 在虛空中風吹四散身上出水身下  
 出火身上出水身下出水即說偈言  
 各出千火光 圍遶自在巖 身上出火光  
 下注於大雨 虛空滿諸花 猶如瞻蔔枝  
 衆花積水上 種種現變已 使諸檀越等  
 發於歡喜心 如薪盡火滅 入無餘涅槃  
 亦時梵天王將諸梵衆釋提桓因等  
 六欲諸天諸大神及諸尊勝龍夜  
 叉神來詣佛所悉皆合掌白佛言世  
 尊如來以離受結當順世間欲使我  
 輩為作何等是佛世尊取後所親介  
 時如來隨時所宜各勅令作佛告阿  
 難唱語遠近為供養佛母者悉皆來  
 集時尊者阿難舉聲悲號而唱是  
 言諸是佛弟子者不問遠近皆聽我  
 語應隨佛教悉來集聚聽佛言教彼  
 之乳哺長養於我取後之身今入涅槃  
 如油盡燈滅諸有信心知是弟子  
 供養佛母身速疾來集人天之中無  
 有女身如是之者能乳養佛身更無  
 如是養生佛者是故諸比丘應盡來

集時四方遠近諸比丘等賣牛頭栴  
 檀從虛空中如鴈鵠王如日入照雲  
 遍於虛空諸比丘尼滿於虛空其狀  
 亦亦時四天王捧波闍波提牀之四  
 足帝釋梵天等亦提五百比丘尼牀  
 亦時諸牀各懸幢幡天男陀羅花猶  
 如花幕覆諸尼上猶如栴檀堅諸幢  
 幡遍滿大地天繒幡蓋亦滿空中色  
 貌若干種大雨諸花瑞亦復雨末香香  
 烟如雲彌滿虛空天諸樂等其音充  
 塞佛隨從後舍利弗目連難陀羅睺  
 羅阿都律阿難等梵王等諸天阿修  
 羅緊那羅摩睺羅伽天龍夜叉圍遶佛  
 後亦時世尊如行金山在波闍波提  
 比丘尼牀前五百比丘尼牀次波闍  
 比丘尼後一切大地在嚴映飾未曾  
 有如波闍波提比丘尼所作嚴嚴  
 曇弥入涅槃時佛世尊法主現在集  
 諸聖衆舍利弗目連等在佛涅槃時  
 佛身既無舍利弗目連等皆以盡無  
 由是之故其所在嚴無及波闍波提  
 者此牀安置寬博之處積諸香薪用  
 以為積以此五百比丘尼等屍以置

千上以種種牛頭栴檀諸香等用  
 覆屍上復以衆多香油以澆其上亦  
 時尊者阿難見諸比丘尼既然火已  
 悲泣懊惱而說偈言  
 如是次第者 如來亦不久 將入於寂滅  
 如火焚燒林 獨一大樹在 火炎燒枝葉  
 勢不得久住 世間皆苦惱 演法滿三界  
 三界尊滅盡 無一念法者 無量劫聚集  
 得是勝法臺 聲聞緣覺佛 入於涅槃  
 誰當與法臺 法盡滅不久 形像塔寺盡  
 盡像人尚無 況有法服者 諸不離欲者  
 涕泣極懊惱 離欲者觀法 耶旬燒已竟  
 收骨用起塔 令衆生供養  
 時有人疑誰應起塔而修供養亦時  
 世尊欲斷疑故說三種人應起塔供  
 養何謂三種佛漏盡阿羅漢轉輪聖  
 王是名三種  
 復次憶僧功德善能觀察乃捨身命  
 猶發善心我昔曾聞釋迦牟尼為菩  
 薩時作六牙白象時王夫人於象有  
 怨即募遣人指示象處語令取牙時  
 所遣人往至彼象所止之處見六牙  
 白象猶如伊羅撥象離諸群羣與一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第三十五 罽  
將象別住一處即說偈言

蓮花優鉢羅 清水滿大池 如是之方所  
得見於龍爲 拘陳白色花 其狀如乳雪  
皆同於白色 猶如大白山 有脚能行動  
彼之大象王 其色猶如月 六牙從口出  
照耀甚莊嚴 如白蓮花聚 近看彼象牙  
猶如白藕根

時彼獵師身被袈裟振拔弓箭屏樹  
徐步向彼象所 爾時將象見彼獵師  
振拔弓箭語象云言彼脫相害象王  
問言彼拔弓箭爲著何服將象答言  
身著袈裟象王語言身被袈裟何所  
怖畏即說偈言

如是之幢相 不害於外物 內有慈悲心  
常殺護一切 是故彼人所 不應生怖畏  
見者獲安隱 寂然得勝妙 如月有清涼  
終不變於熱

爾時將象聞是偈已更不驚疑時彼  
獵師入稠林間伺候其便即以毒箭  
射中象王時彼將象語象王言爾稱  
袈裟必有慈悲云何今者作如此事  
爾時象王即說偈言

此是解脫服 煩惱心所作 遠離於慈悲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第三十六 罽  
悉非衣服過 如銅真金塗 陶鍊始知雜  
誑惑諸凡夫 愚者謂爲真 智者善分別  
知是金塗銅 惡心弓箭故 是以傷害我  
袈裟善服 乃是惡心衆 若善觀察者  
袈裟恒善服

爾時將象其懷瞋忿語象王言汝言  
大善我不能忍不隨尔語欲取彼人  
以解支節菩薩象王語將象言不治  
結使心則如是汝莫瞋恚作如是語  
不應於彼生於忿怒即說偈言

如人鬼入心 癡狂毀罵賢 賢師治於鬼  
不責病苦人 結使亦如鬼 無明所覆故  
能生貪瞋癡 但當除煩惱 何須責彼人  
若我成菩提 名播過三界 詭偽諸結使  
念定勤精進 以滅於結使 以智雖銳利  
斷絕彼諸結 必當令乾竭 燒滅使無餘  
我將來必當 苦惱殘滅之

菩薩象王說是偈時將象嘿然時諸  
群象咸皆來集菩薩象王作是思惟  
彼諸象等得無傷害於彼人乎作是  
念已向獵師所語彼獵人向我腹下  
我覆護汝彼諸象等晚加傷害即遣  
諸象各皆使去語獵師言汝所須者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第三十七 罽  
今隨汝取時彼獵師聞是語已作是

思惟如我今者無有慈心不如彼象  
涕泣啼哭象王問言汝何故哭獵師  
答言遍惱故哭象王語言我恐諸象  
傷害汝故哭汝腹下非我身體墜於  
汝耶答言不也非身墜我又復語言  
非此將象出於惡語觸惱於汝使汝  
哭耶答言亦無惡言來惱於我乃以  
今有大慈悲道德之故我以惡心毒  
箭害汝汝乃以慈心恐畏諸象而見  
傷害覆我腹下我以此事遍惱我心  
畏故哭耳即說偈言

我今以毒箭傷害象王身汝以慈道德  
而用傷我心害心傷可愈 今傷汝道德  
惡心難復汝德如大海 誰說能使盡  
傷害汝命者 安慰慈覆護 若說而言之  
我形雖是人 都無慈仁德 空有是尸骸  
有劇於畜獸 相貌如似人 作惡劇畜生  
汝雖受戮身 道德人中上 形相雖非人  
道德乃是人

菩薩象王問獵師言汝速答我汝以  
何事而來射我獵師答言爲王所使  
於汝身分少有所取非我自心來傷

害汝象王答言如有所須汝今疾取  
尔時象王即說偈言

汝欲有所須張手速要之 諸發菩薩心  
一切無吝惜隨汝所須若 悲當捨與汝  
須牙即與牙恣汝拔斷取 我以濟殺故  
由此受是形一切我皆捨 所須隨意取  
我為利已者速能至涅槃 為諸眾生故  
三有中受身為諸種智故 悲殺以為因  
獵師漸耻作如是言為王所使來取  
汝牙象王答言隨汝意取勿生疑難  
獵師答言我實不能拔取汝牙即說  
偈言

汝慈心盈滿我畏彼慈父 若拔汝牙者  
我手必墮落

尔時象王語獵師言汝若畏者當與  
汝拔作是語已以鼻絞牙牙根極深  
久乃拔出時彼象王血大派出即說  
偈言

拔牙屢血出從膊而流下 象王極福利  
其白如鈴頭拘勿頭花等 積聚為大聚  
時彼諸花聚白如象王身 又似大石山  
白雪覆其上譬如高山頂 赤朱流來下  
尔時象王苦痛戰掉尚自安慰時有

一天即說偈言

心當堅安住莫為愚癡悶 當觀苦惱衆  
云何可齊拔世界皆有死 汝當為拯拔  
當持堅牢志莫生憂惱心 天人阿修羅  
乳閼婆夜叉滿於虛空中 歎說未曾有  
天神作是言昔來極希有 能為難苦事  
拔牙極大苦受痛於當今 內心向善提  
求於取勝果終無退轉意  
復有天神語彼天言如此菩薩終無  
退轉復說偈言

知子拔牙苦悲念於地獄

時彼象王既拔牙已嘿然而住尔時  
獵師作是思惟拔牙者地將無悔耶  
而不施我象王知念安慰共語即說  
偈言

牙如拘勿頭亦似白藕根 六牙盡施汝  
諸牙中取上施汝使安樂 小待我責心  
漸使苦痛息使我於汝所得敬重信心  
假使汝意謂我是極惡人 然盜煙欺汝  
偽詐不善具聽我答汝意 汝可作衆惡  
害心弓利箭我皆忘不憶 唯憶敬衆衆  
見之心敬信施者及受者 有淨有不淨  
我今是施主悲具於清淨 待我料理心

使果報廣大乃當施於汝

尔時象王語獵師言此衆衆者是難  
欲幢由我尊重敬心視之以鼻擎牙  
授與獵師即說偈言

我今真實語毒箭射我身 無有微恨心  
加惡報於汝以是實語因 速疾證菩提  
度脫諸眾生如是諸苦惱

說是偈已即便以牙施與獵師以何  
因緣而引此喻過去無量百千身中  
常作如是難捨之施本作誓願欲成  
願果欲使諸有衆生所受苦惱使得  
本道欲使人解自守清淨心生信敬  
是故引此方喻

復次菩薩大人為諸衆生不惜身命  
我昔曾聞雪山之中有二鹿王各領  
群鹿其數五百於山食草尔時波羅  
捺城中有王名梵摩達時彼國王到  
雪山中遣人張圍圍彼雪山時諸鹿  
等盡墮圍中無可歸依得有脫處乃  
至無有一鹿可得脫者尔時鹿王其  
色班駁如雜寶填作何方便使諸鹿  
等得免此難復作是念更無餘計唯  
直趣王作是念已逕詣王所時王見

金藏經卷第五 第八卷

已勅其左右慎莫傷害聽恣使來時  
彼鹿王既到王所而作是言大王莫  
以遊戲煞諸群鹿用為歡樂勿為此  
事願王哀愍放捨群鹿莫令傷害王  
語鹿王我須鹿肉食鹿王答言王若  
瀕肉我當日奉送一鹿王若頻煞  
肉必臭敗不得停久日取一鹿鹿日  
滋多王不之肉王即然可尔時菩薩  
鹿王語彼鹿王提婆達多言我今共  
尔日出一鹿供彼王食我於今日出  
送一鹿汝於明日復送一鹿共為言  
要迭乎送鹿至於多時後於一時提  
婆達多鹿王出一牒鹿懷妊垂產向  
提婆達多求哀請命而作是言我身  
今死不敢辭託項待我產供厨不恨  
時彼鹿王不聽其語汝今但去誰當  
代汝便生瞋忿時彼特鹿既被瞋責  
作是思惟彼之鹿王極為慈愍我當  
歸請脫免兒命作是念已往菩薩所  
前膝跪地向菩薩鹿王具以上事向  
彼鹿王而說偈言  
我今無殺護 唯願濟拔我 多有諸眾生  
我今渴怖近 願垂哀憐愍 拔濟我苦難

大藏經卷第五 第十卷

我更無所恃 唯來歸依汝 汝常樂利益  
安樂諸眾生 我今若就死 兩命俱不全  
今願殺我胎 使得一全命  
菩薩鹿王聞此偈已問彼鹿言為向  
汝王自陳說未牒鹿答言我以歸向  
不聽我語但見瞋責誰代汝者即說  
偈言  
彼見瞋呵責 無有殺愆心 見勅速往彼  
誰有代汝者 我今歸依汝 悲愍為體者  
是故應令我 使得免一命

菩薩鹿王語彼鹿言汝莫憂惱隨汝  
意去我自思惟時鹿聞已踊躍歡喜  
還詣本群菩薩鹿王作是思惟若遣  
餘鹿當作是語我未應去云何遣我  
作是念已心即開悟而說偈言  
我今躬自當 往詣彼王厨 我於諸眾生  
誓願必當救 我若以已身 用智致我命  
能作如是者 尚有大力益 所以畜身者  
正為救濟故 設得代一命 捨身猶草芥  
說是偈已即集所領諸群鹿等我於  
汝等諸有不足聽我懺悔我欲捨汝  
以代他命欲向王厨  
尔時諸鹿聞是語已盡各悲戀而作

金藏經卷第五 第十一卷

是言願王莫往我等代去鹿王答言  
我以立誓自當身去若遣汝等必生  
苦惱今我歡喜無有不悅即說偈言  
不離欲捨身 必當有生處 我今為救彼  
捨身必轉勝 我今知此身 必當有敗壞  
今為救愍故 便是法捨身 得為法因者  
云何不歡喜

尔時諸鹿種種諫喻遂至疲極不能  
令彼使有止心時彼鹿王往詣王厨  
諸鹿舉群并提婆達多鹿群盡逐鹿  
王向波羅捺既出林已報謝群鹿使  
還所止唯已一身詣王厨所時彼厨  
典先見鹿王者即便識之往自於王稱  
彼鹿王自來詣厨王聞是語身自出  
來向鹿王所王告之言汝鹿盡耶云  
何自來鹿王答言由王擁護應倍衆  
多所以來者為一妊身特鹿欲代其  
命身詣王厨即說偈言  
意欲有所求 不足滿其心 我力所能辦  
若當不為者 與木有何異 設於生死中  
捨此臭穢形 當自空敗壞 不為毫釐善  
此身必歸壞 捨已他得全 我為得大利  
尔時梵摩達王聞是語已身毛皆豎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第三十二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君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第三十三

若當不護彼後必傷害身

作是念已逃避入林有一老婆羅門

送失道路到彼林間菩薩問言汝以

何故來至此林婆羅門言我欲見王

菩薩問言何故見王婆羅門言我今

貧困又多債負聞王好施故來乞索

用以償債遠離貧苦更無所歸唯望

王恩拯投於我菩薩語言汝並歸去

此間無王何所歸誠婆羅門聞是語

已迷悶躄地念時菩薩既見之已深

生憐愍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我以護他故難捨棄棄捨我今棄捨已

當以何物與吾今為斯人當捨已身命

說是偈已即時扶接婆羅門起而告

之曰汝莫愁怖吾當令汝得於財利

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喜悅菩薩

即時用草作索作索已訖與婆羅門

一切施者我身即是而說偈言

彼王不得我心意終不安汝應以此繩

繫縛於我肘將至彼王所令彼王歡喜

當施汝珍寶金銀諸財物汝可得大富

彼王復歡喜生者必有死壽命會盡

為投厄故雖復喪身命智者為此死

馬鳴菩薩造

後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善分別者乃至國土廣大諸事

備足知其苦惱捨離而去我昔曾聞

世尊昔為菩薩時作大國王貧窮乞

句有來索者一切皆與為苦厄者能

作擁護為欲利益一切眾生智慧聰

猛又慶王位時隣國王將諸軍眾欲

來交戰時菩薩王作是思惟者五欲

樂不能調心六根難滿眾具既多復

須料理而擁護之為此眾具生於闍

諍願捨此事不應闍諍我應更修集

隨身勝法即說偈言

於善觀察時智者應分別為事不思慮

後悔無所及

觀察是非必知所在復說偈言

欲如執草炬亦如眾肉團著欲必傷毀

害及於二世智者應遠離國土眾具等

如此眾具等終歸必捨棄寧今受眾苦

願莫於後世受此大長苦計我今勢力

堪任摧伏彼現在明證果聲譽歡美善

後受苦傷害雖知已有能願當護於彼

我是人形鹿汝是鹿形人具功德名人  
殘惡是畜生嗚呼有智者嗚呼有勇猛  
嗚呼能悲愍投濟眾生者汝作是志形  
即是教示我汝今還歸去及諸群鹿等  
莫生怖畏想我今發誓願永更不復食  
一切諸鹿肉  
尔時鹿王自王言王若垂於應自住  
詣彼群鹿所躬自安慰施與無畏王  
聞是語身自詣林到鹿群所施鹿無  
畏即說偈言  
是我國界內一切諸群鹿我以堅擁護  
慎莫生恐怖我今此林木及以諸泉池  
悉以施諸鹿更不聽煞害是故名此林  
即名施鹿林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平

勅彫造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第三張 君  
名之為瓔珞

余時婆羅門聞是語已甚大歡喜即  
時以索縛此菩薩將詣彼王王既見  
已向婆羅門而說偈言

此為是何人 身色如金山 威光甚赫奕  
猶日照世間 面目極端嚴 觀者無不悅  
如斯福德者 應作大地主 今日被拘執  
苦厄乃如是 我坐師子座 極為可慚耻  
彼應處王位 非我之所宜 我之不調順  
不應處此座

時婆羅門聞是偈已白大王言此是  
王慈王問婆羅門誰縛此人婆羅門  
言此實我縛王言斯人不應為汝所  
縛汝為妄語即說偈言

彼如大逸鳥 身力甚強壯 汝今體言弱  
又無兵馬力 云何能縛彼 此事不可信  
汝可真實說 勿作虛妄言

時婆羅門具陳上事而說偈言  
見我失所望 彼人便自縛 彼以悲慈縛  
欲以投濟我 如是善丈夫 名稱遍十方  
猶如燃庭燎 普照於一切 不善人愚癡  
滅彼使無餘 庭燎熾然時 能滅令無遺  
余時大王聞是語已即便驚起合掌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第四張 君  
而言善哉善哉真善丈夫汝為殺他  
作如是事即說偈言

所言大王者 号名曰羅闍 利益於世間  
是故名羅闍 汝今應為王 護持於大地  
唯願今聽我 懺悔諸罪咎 我實是愚  
輕躁無智者 汝可還為王 我捨此國去  
汝能令眾生 一切得安樂 餘人設作王  
逼惱諸世間

即立彼王還歸所止

復次作淨福業應設供養是故應當  
勤修福業我昔曾聞石室國王名烏  
越鞞舉國人民共設佛會有一婦人  
於窓牖中闚看世尊余時彼王見女  
端正即解珠璣遺傍侍目送與彼婦  
時王左右即白王言彼婦女者是國  
中婦王若愛念直往喚取何煩與珠  
人脫恠笑王聞是語以手掩耳作如  
是言咄哉大惡云何乃以此言使聞  
我耳即說偈言

作是咒誓言 設我有異心 使我成大惡  
我不以染著 以珠璣與彼女 聽我說意故  
業為自在主 寂勝業者說此無辜主作  
唯是業所造 心作於言主 吾業佛所歎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第三張 君  
如是之妙色 更無主宰我 唯是善業作  
善業我應敬 惡業我應離 過去作善業

果報於今現 我以於珠寶 眾寶難莊嚴  
願慙多邏羅 珠寶白如雪 我為宿功德  
不為著色欲 若知善惡業 云何復著色  
雖速尚不視 況當有染著 寧當飢渴死  
不為非法貪 寧當入火聚 不為奸邪事  
我如有愛著 今身若後身 受苦極無量  
復次若有善業自然力 故受好業報  
雖有國王黨援之力 不如業力所獲  
善報是故應當修於善業我昔嘗聞  
曼悅伽王於晝睡眠有二內官一在  
頭前一在脚底持扇捉拂共作論議  
我等今者為王所念為以何事一則  
自稱是我業力一則自稱我因王力  
由是之故奉給於王時彼二人數聞  
聖法並解議論即說偈言  
如牛馬渡水 導正從亦正 人王立正法  
從者亦如是  
時彼二人由竟理故其聲轉高一作  
是言我依王活第二者言我依業力  
王聞是聲即便瞋悟而問之言何故  
高聲王又聞彼二人諍理雖復明知

未斷我見授黨已者王心不悅即偈向彼稱業力者說偈問言

依於我國住自稱是業力我今試看汝為是誰力耶

說是偈已往夫人所語夫人言今當遣人來到汝邊汝好莊嚴如帝釋幢夫人答言當奉王教時王以蒲萄漿與彼依王活者送與夫人既遣之已作是思惟稱業力者今應當悔作如是語作是念已未久之間彼業力者著好衣服來至王邊王見之已甚大生恠即說偈言

我為自錯誤與彼殘殘耶為是彼業力強棄此將去或能共親厚與彼使將去或是夫人瞋棄此與彼乎或能我迷誤而與於彼耶或能彼幻我使我錯亂乎說是偈已問彼人言好實語我汝恃業力我故不遣汝云何得彼人白王以業力得即以事狀具向王說此人奉使既出門已平介鼻劬即以此藥與我使送到夫人邊得是衣服王聞是已即說偈言

業報如影響亦如彼莊嚴彼言自業力

此語信不虛以聽法力故言說合於理彼稱業力者斯言定有驗我多於已負彼惡業力勝佛說業力強此語信真實佛為善御乘業力為善哉能壞王者力十方佛世尊亦說隨業力汝今倚業力用自在嚴身割絕於我力

復次雖與智者共為離却猶能利益是故智人雖與為離常應親近我昔曾聞摩突羅國有婆羅門聰明智慧不信佛法亦不親近諸比丘等共餘婆羅門先有閻諱以瞋恚故諱僧坊中詐為妄語作如是言某婆羅門明日於舍設諸供具當作大會請諸比丘欲令比丘明晨往至其家不得飲食令彼惡名遍於世界時諸比丘於其晨朝往詣其家語守門人汝家主入請我飲食汝可往白時守門者入白主人今者門外有諸比丘云大家請故未相造主人聞已作是思惟何因緣故有如是事復作是念彼婆羅門與我為怨故為此事今雖臨中城邑極大遣人市具供諸比丘作是念已即時遣人喚諸比丘入舍就坐

設種種食而以供養比丘食訖語檀越言汝今小坐比丘之法食訖應為主入即取小牀上座前坐為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世為樂乃至為說四真諦法此婆羅門已於過去種種善根即於坐上見四真諦得須臾而說偈言

咄哉愚癡力能害於正見愚者不分別實作非實想我今得勝利分別識三寶真實是我實佛法及聖眾我已諦觀了得聞三惡道釋梵諸天等所不能獲得我今具獲得今此婆羅門即名為梵天今當得趣向解脫不死方我今始獲得婆羅門勝法我本姓輪都今日真輪都今日始獲得勝妙比陀法我今得無漏出過諸比陀我今真實是祠祀大福田我當勤大祠不能善分別可祠不可祠從今日已往當供天中天多陀阿伽陀略說而言之今日始得利獲得人身果從今日已往當隨佛所教終更不求諸其餘諸天神我今所學法隨順向正道法及隨順法我必得其果我今歸命礼



宿世狀惡根 曾修法向法

今獲其果利

親近善知識 法利自然成

我若不親近

大悲弟子者 永當墮罪見

輪迴三惡道

若無婆羅門 為我惡德者

亦不得親近

如此之聖衆 由彼瞋念故

今我得是法

外相似惡友 實是善知識

恩過於父母

及以諸親戚 由此婆羅門

諸僧至我家

降注於甘雨 善芽悉得生

法雨甚潤澤

灑我心埃塵 埃塵既不起

得見真實法

是故世間說 目惡得財賄

自惟得大利

即受三歸依 於彼婆羅門

大設諸銷籍

復次若人精誠以財布施

如華從財

業以知是事 應至心施我

昔曾聞罰

賓國人夫婦共在草敷上

卧於天欲

明善思覺生作是思惟

此國中無

量百千皆悉修福供養衆僧

我等貧

窮值此寶者不持少寶至後世者

我等

等哀苦則為無窮我今無福將來苦

長作是念已悲吟嘆息展轉哀泣

隨婦上余時其婦尋問夫言以何事故

不樂乃余即說偈言

何故極悲慘 數數而嘆息

兩淚沾我臂

猶如以水澆

余時其夫說偈答曰

余時其夫說偈答曰

余時其夫說偈答曰

我無微末善 可持至後世 思惟此事已

是故自悲嘆 世有良福田 我無善種子

今身若後身 飢窮苦難計 先身不種子

今世極貧窮 今若不作者 將來亦無果

余時其婦聞是偈已語其夫言汝莫

愁憂我屬於汝汝於我身有自在力

若賣我身可得錢財滿汝心願余時

其夫聞婦此言心生歡喜顏貌怡悅

語其婦言若無汝者我不能活即說

偈言

我身與汝身 猶如彼鴛鴦 可共俱賣身

得財用修福

余時夫婦二人誦長者家作如是言

可貸我金一月之後若不得者我等

二人當屬於汝一月之後汝必不能

得金相償分為奴婢一月之中可供

養諸比丘僧余時長者即便與金既

得金已自相謂言我等可於離越寺

中供養衆僧婦問夫言為用何日答

言十五日又問何故十五日余時其

是佛之所說 欲使人天知 是故十五日

余時夫婦二人竭力營造至十三日

食具悉備送置寺上白知事人言唯

願大德明十五日勿令衆僧有出外

者當受我請彼知事人答言可余

於十四日夫婦二人在寺中宿自相

勸喻而說偈言

告喻自己身 慎勿辭疲勞 汝今得自在

應當盡力作 後為他所策 作用不自在

徒受衆勞苦 無有毫釐利

說此偈已夫婦通夜不暫眠息所設

餽饌至明悉辦夫語婦言善哉我曹

所作已辦心願滿足得是好日賣此

一身於百十身常蒙豐足時有小

國主施設飲食復來至寺而作是言

願諸僧等受我供養知事人言我等

諸僧先受他請更覓餘日時彼小王

惡慙啓白我今已衆務所逼願受我

請余時諸僧嘿然無對余時國主語

彼夫婦言我今自打撻推汝所造食

當酬汝直時夫婦已聞此語向彼國

主五體投地而白之言我之夫婦窮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無所有自賣已身以設供具竟宿造

供施設已辦唯於今日自在供養若至明日為他禁使不得自由願王垂矜莫棄我日即說偈言

夫始如鴛鴦供設既已辦願必見憶念明當屬他去夫婦各異業更無修福期如是自賣身乃為修善故

時彼國王具聞斯事讚言善哉即說偈言

汝善解佛教明了識因果能用虛偽身易於堅財命汝勿懷恐怖悉聽汝所願我為憐愍汝以財償汝價汝今自苦身終大獲利樂

尔時國王說此偈已聽彼夫婦供養眾僧即以財物為彼夫婦酬他價直又給夫婦自營產業現受此報無所乏少

復次至心持戒乃至沒命得現果報我昔曾聞難提拔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尔時卒患為胃痛氣將欲絕時醫許之食新熟狗肉并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自言其狗肉者為可於市買素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

兄見弟極為困急買酒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疾弟白兄言我雖病急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即說偈言

恠哉臨命終破戒戒環瑤以戒莊嚴身不煩殞萎具人身既難得遭值戒復難願捨百千命不毀破禁戒無量百千劫時乃值遇戒閻浮世界中人身極難得雖復得人身值正法倍難時復值法寶愚者不知取善能分別者此事亦復難戒實入我手云何復欲棄乃是慙惜者非我之所親

兄聞偈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為沮壞弟白兄言非為親愛乃是殘敗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毀戒今世墮損我乃如是云何名親愛我動習戒根乃欲見劫奈所持五戒中酒戒最為重今欲強毀我不得名為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為戒根本弟即說偈以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不盡心護持便為違大悲卓頭有酒滯尚不敢振觸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在家修多羅說酒之惡報唯佛能別知誰有能測量佛說身口意三業之惡行唯酒為根本復墮惡行中往昔優婆塞以酒因緣故遂毀餘四戒是名惡行數復名五大施亦是五無畏酒為放逸根不飲閑惡道能獲信樂心去慳能捨財首羅闍佛說能獲無量善我都無異意而欲毀犯者略說而言之寧捨百千命不毀犯佛教寧使身乾枯終不飲此酒假設犯毀戒壽命百千年不如護禁戒即時身命滅決定能使差我猶故不飲況今不定知為差為不老作是決定心心生大歡喜即獲見真諦所患即消除

復次若信佛語於諸外論猶如愚顛狂所說是故勸學佛法語論我昔曾聞有一國名釋伽羅其王名盧頭陀摩彼王數數詣寺聽法時彼法師說酒過失尔時王難高座法師言若施他酒得狂癡者今飲酒亦多無狂癡報時法師指示外道等其王見已善哉善哉時有外道自相議言彼說法者無所知見空指而已王為法師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第二十二 字

已又不解空稱善哉不能開解而於此問然此衆中亦有大聰明勝人何故不答王即說偈言

法師有聰辯善能答此義憐愍汝等故護惜而不說

諸外道言王為此法師橫為通道理王言我之所解更有異趣今時王語法師言向所解義今可顯說法師答言我向所以指外道者以諸外道各生異見有顛倒心是故名為癡狂之人即說偈言

不必覓人身名為顛狂者邪見夜叉心是為說顛狂狂癡人過失不知解其事汝等有狂過一切種智說汝違種種智語隨逐於邪見現見於神變彼大仙所辱出過其界限顛狂先已成云何使我說百千種狂因何故分別說投淵及赴火自墜於高巖捨棄於施戒逐迷邪狂倒不依於正行狂惑墜顛火賣盡壞淨行飲觸恒河水是名立正行火淨及得正有何因義趣賣肉衆集三種神足變除此三種變更亦有神變唯有二六法離此別無我現見仙神變更見十三法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第二十三 字

如是顛狂事其數乃有百現見投淵火自墜於高巖以此欲生天此但是邪見非是生天因戒施善調心即是生天因賣遺壞淨行觸河除諸惡賣盡有太惡觸河有大善如有何義得名為善惡婆羅門賣肉即墮於失法捉刀亦失法若復賣於肉滿三十六斤敗壞婆羅門羅差及食塗皆名為失法見羅差當盡二俱成過惡以秤欺誑人不成名為益賣肉成熟生羊稻俱有命食稻不成熟羊稻俱應食何故食於稻而不食於羊汝諸言自然終不得生天墜巖投淵水復言得生天然已言有罪餘養已身者何故不得福觀察不順理皆是愚癡倒以是因緣故名汝等為狂此即是愚癡羅刹之標相是故說汝等成就顛狂法此即是與酒飲酒之因果瞋恚是癡因瞋恚而黑濁能令顏色變以是因緣故瞋為度黑因飲酒顏色濁此二俱能覆目連見餓鬼汝先自飲酒亦教人飲酒說言無罪報是故今現在已獲餓鬼身花報已如是果報方在後諸婆羅門聞是語時多有外道即時

出家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五 第二十四 字

復次善分別敬功德不斯於門族我昔曾聞花氏城中有二王子逃走歸投末投羅國時彼國中有一內官字拔羅婆若為附傭國主供養衆僧手自行食衆僧食已遣人斂草上殘食持詣宮中向食作札然後乃食餘者分張與所親愛食彼殘食能破我患是故先取食之授與二王子王子食已心惡賤故出外即吐而作是言出家之人種種雜姓我等今者食其殘食食已吐棄然後除過時附傭主聞是事已作如是言此二嬰愚極為無知即說偈言

得此餘食者智者除過患彼生疑譏嫌是名為要惡佛法觀察食外道都悉無沙門觀察食能除煩惱障餘食非居觸應當頂戴敬手捉殘食已水洗已除過附傭主後日更不與殘食時左右人問言何故不分食與二王子即說偈言彼之不知解沙門所食餘自恃種族故觸之言不淨不生歡喜心是故我不與不識沙門姓不食於彼食不識我種姓



不應食我食 沙門處處生 不如我種族  
我不如沙門 復不食我食 為言無種姓  
亦無有年歲 如馬無種族 內官亦如是  
內官處處來 無有定方所 唯觀我富貴  
不看我種姓 但見富貴故 便食我殘食  
不食沙門食 是名為愚 沙門心自在  
具足七種財 不食沙門食 而食我餘者  
猶如起半井 不見有是處 見我有勢力  
王者之所念 便食我餘食 昔薩種中生  
輪頭王太子 如是種族來 可不勝我耶  
彼之勝智者 無等无倫匹 不取其種姓  
唯取其德行 種族作諸惡 亦名為下賤  
具戒有智慧 是名為尊貴

時二王子聞此語已而作是言 汝示  
正道即是我父自今以往敬承所誨  
即說偈言

汝今說種種 殊為非法語 因行無有定  
知解無定方 語議正解了 不名為邊語  
如汝之所解 即是貴種族

復次若欲觀察知佛神變現諸塔寺  
供養佛塔我昔曾聞阿梨車毗伽國  
於彼城門有佛髮爪塔近有尼俱陀  
樹邊有片水時婆羅門而白王言若

遊行時見於彼塔是沙門塚破王福  
德王是大地作一蓋主宜除此塔時  
王信婆羅門語故即勅目下令速却  
此塔明日我出時勿令復見時彼城  
神與諸民眾皆悲悲涕時諸優婆  
夷施設供養又燃燈者作如是語我  
等今者是軍後供養有優婆塞抱  
塔悲泣即說偈言

我今軍後抱汝之基塔足 猶如須彌倒  
今日皆破傷十力世尊塔 於今遂破滅  
我若有過失聽我使懺悔 眾生更不見  
佛之所作業

余時諸優婆塞作如是言我等今者  
可還歸家不忍能看人壞此塔時王  
後自遣人持鋤欲除往到其所塔樹  
盡無即說偈言

嗚呼甚可怪 舉城大出聲 猶如海濤波  
不見十力塔 尼拘陀及井 莫知其所在  
諸婆羅門等 深心生慚慙 彼王聞是已  
生於希有想 時王作是念 誰持此塔去  
即自往詣塔 莫知其所在

余時彼王遣千餘人乘為馳馬四方  
推覓時有老母在於道傍見彼諸人

行來速疾即問之言何為乃余諸人  
答言推覓塔樹彼老母言我向於道  
見希有事有塔飛空并尼俱陀樹不憶  
其井見諸人等首戴天冠頭垂花鬘  
身著諸花持塔而去我見去時生希  
有想指示去處諸人聞已具以事狀  
還白於王王聞歡喜即說偈言

彼塔自飛去 為向天上耶 我今心信敬  
極生大歡喜 若我破此塔 當墮於地獄  
余時王即向彼塔處大設供養此塔  
即今名曰自移塔及樹井離毗伽城  
三十里住

復次佛塔有大威神是故宜應供養  
佛塔我昔曾聞竺又尸羅國彼有塔  
寺波斯匿王以成火燒之佛復安一椽  
朽壞却之時彼國王名拘沙陀那有  
一比丘來請彼王我今為塔作振願  
王聽取有大樹者王莫護惜王即語  
言除我宮內所有樹木餘樹悉取得  
王教已諸比丘等處處求覓於一村  
邊有大池水上有大樹名稱首伽樹龍  
所護持近惡龍故人無敢觸其樹極大  
若復有人取枝葉者龍能煞之以是

之故人無救近有人語言彼有大樹  
時比丘即將諸人賣持斧器欲往斫  
伐時復有人語比丘言此龍極惡比  
丘語言我為佛事不畏惡龍時有奉  
事婆羅門語比丘言彼龍極惡若伐  
此樹多所傷害莫斫破此樹婆羅門  
即說偈言

汝不聞彼賊 慳貪故暫作 而能於一切  
汝當憶此事 常應自擁護 莫為此樹故  
即致於傷害

比丘復說偈言

汝為毒龍故 而自生貢高 我依人中龍  
時彼亦自高 觀汝力為勝 如是我得勢  
令使眾人見 我為敬佛故 今當捨身令  
諸毒龍眾中 汝為作龍王 生大恭敬想

佛為柔調寂 及是眾中王 我今亦恭敬  
如來婆伽婆 誰能降毒龍 而為弟子者

爾時比丘共婆羅門各覓道理遂共聞  
諱于時比丘即伐其樹亦無害當變異  
之相時婆羅門觀斯事已而說偈言

先若取枝葉 雲起當霹靂 汝為呪所伏  
為死至後世

彼時婆羅門說是偈已即便睡眠夢見毒

龍向已說偈

汝莫起真志 此名現供養 非為輕毀也

吾身自負塔 況樹作塔根 而我能護惜

十力世尊塔 我當云何獲 此林自生樹

而為佛塔故 如是自生樹 云何得惡惜

更有餘因緣 今當說善聽 我亦無勢力

德又迦龍王 自來取此樹 我云何能護

伊羅鉢龍王 及以毗沙門 躬自來至此

我有何勢力 而能距捍彼 威德天龍等

如來現在世 及以滅度後 造立塔廟者

此二等無異 諸有得道者 人天及反又

名攝遍十方 世界無倫匹 如此名聞故

塔根懸寶鈴 其音甚和雅 遠近悉聞知

時婆羅門聞是偈故從睡眠悟即便

出家復次我昔曾聞有一老母月日

臥眠在路中行見菴摩勒樹即令其

菜食已患渴尋時赴井乞水欲飲時

汲水者即便與水以先食菴摩勒葉之

勢力故謂水甜美味如石蜜語彼人

我以酥瓊易汝瓊水今時汲水人即隨

其言與一瓊水老母得已負還歸家

既至其舍先所食菴摩勒熱力已盡

取而飲之唯有水味更無異味即覺

記屬咸令亡之皆言是水有朽敗爛

繩汁淫臭穢極為可惡汝今何故

待來至此既聞斯語自取飲當深生

悔恨我何以故乃以好酥質此臭水

一切眾生凡夫之人亦復如是愚無

智故以未來世功德酥瓊質寶臭穢

曰顛倒瓊謂之為好於後乃知非是真

寶其深生悔恨咄哉何為以功德酥瓊

質寶易顛倒臭穢之水而說偈言

咄哉我何為 以三葉淨行 貿易者諸有

如以淨好酥 質彼臭惡水 以食菴摩勒

舌倒不覺味 臭水為甘露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長者婦為姑所

嗔走入林中自欲刑戮既不能得尋時

上樹以自隱身樹下有池影現水中時

有婢使提瓊取水見水中影謂為是已

有作如是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此何故

為他持瓊取水即打破破還至家中語大

家言我今面貌端正如何故使我持瓊

瓊取水于時大家作如是言此婢或為

鬼魅所著故作是事更與一瓊詣池取

水猶見其影復打破破時長老婦在於

樹上見斯事已即便微笑婢見影笑即

自覺覺悟仰而視之見有婦女在樹上微笑端正女人衣服非已方生慙耻以何因緣而說此喻為於倒見愚惑之泉辟如苦葡萄油香用塗頂髮愚惑不解我頂出是香即說偈言

未香以塗身 并熏衣縷絡 倒惑心亦介 謂從已身出 如彼醜陋婢 見影謂已有 復次猶生兒以小漸大猶兒問母當何所食母答兒言人自教汝夜至他家隱覓器間有人見已而相約勒酥乳肉等極好覆蓋難離高舉莫使貓食貓兒即知雞酥乳酪皆是我食以何因緣說如此喻佛成三藐三菩提道十力具足心願已滿以大悲心多所拯拔今時世尊作如是念言當以何法而化度之大悲答言一切眾生心行顯現以他心智觀察煩惱一切諸行貪欲貪患愚癡之等長夜增長常想樂想我想淨想展轉相承作如是說不能增長無常苦空無我之法是故如來知此事已為眾生說諸個對治如來說法微妙甚深難解難入謂道解說云何而能為諸眾生說如斯法以諸眾生有倒見想觀察知已隨其

所應為說法要來生自有若二種行是故知如來說對治法破除顛倒如為貓兒覆肉酥乳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施石石柱極為高大除去梯墜極極繩索置彼工匠在於柱頭何以故彼若有活或更餘處造立石柱使勝於此時彼石匠親族宗眷於其夜中集聚柱邊而語之言汝今云何可得下耶今時石匠多諸方便即撻衣縷垂三縷綫至於柱下其諸宗眷尋以縷綫繫彼衣縷正即挽既至於上手捉縷綫語諸親族汝等今者更可繫著小縷索彼諸親族即隨其語如是展轉最後得繫於大縷索今時石匠尋縷末下言石柱老喻於生死梯墜縷縷喻過去佛已滅之法言親族者喻聲聞眾言衣縷者喻過去佛定之慧言撻衣者喻觀欲過去味等法縷從上下者喻於信心繫縷者喻近善友得於多聞細細者多聞縷復懸持戒縷持戒縷懸禪定縷禪定縷懸智慧縷以是縷繩繫牢繫者喻縛生死從上下者喻下生死柱

以信為縷綫多聞及持戒猶如彼縷縷成定為小縷智慧為縷縷生死柱末下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王嗣欲絕時有王種先入山林學道求仙即強將車立以為王從數卧具人索於衣服及以飲食時數卧具人而白王言各有所典於今者不應事事盡隨我索我唯知數卧具畢洗浴衣食悉更有人非我所當以此喻可知一切諸業如王數卧具人各有所典業亦如是各各不同色無病者財物可愛智等諸業各各別異有業得無病有業能得端正色力如彼仙人從數卧具人索種種物終不可得若生上地不必財富諸業受報各各差別不一業得種種報若作端正業則得端正色力財富應從餘業索是故智者應當修種種淨業得種種報

無病色種族智能各異因如彼仙人三索俗數卧具者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王多養好馬會役王與共聞戰知此國王有好馬故即便退散今時國王作是思惟我先養馬親擬致國今皆退散養馬何為當以此



◇高麗大藏經◇

大藏經卷之三

卷之三

大藏經卷之三

卷之三

大藏經卷之三

卷之三

大藏經卷之三

卷之三

馬用給人力令馬不損於人有益作是念已即勒有司令諸馬群分布與人常使用磨經歷多年其後隣國復來侵境即勒取馬共彼鬪戰馬用磨故旋轉而行不肯前進設如杖捶亦不肯行衆生亦念若得解脫必由於心謂受五欲後得解脫死敵既至心意戀著五欲之樂不能直進得解脫果即說偈言

智慧宜調心勿令著五欲本不調心故臨終生愛戀心既不調順云何得寂靜心常就五欲迷流不能覺心既不調順云何得寂靜心常就五欲迷流不能覺如馬不習戰對敵而旋行

復次曾聞有一國王遇疾患國中諸醫都不能治時有良醫從遠處來治王病差王大歡喜作是思惟我今得醫力事須厚報作是念已徵遣侍臣多資財物詣於彼醫所住之處為造屋宅養生之具人民田宅為馬牛羊奴婢僕使一切資產無不備具所造既辦王便遣醫還其家時彼遠醫見王目前初無所遣空手還歸其懷恨既將至家道逢牛羊為馬都所不識問是誰計並皆稱是

復醫名是彼醫牛馬送到家已見其屋舍壯麗嚴飾牀帳氍毹毼氍金銀器物其婦環瑤種種衣服時醫見已甚生驚愕猶如天宮問其婦言如此盛事為何所得婦答夫言汝何不知由汝為彼國王治病老故生報汝恩夫問是已深生歡喜作是念言王極有德知恩報恩過我本望由我意短初來之時以無所得情用恨然以此為前義體今當說醫喻諸善業三無所與前未得現報身無所得如彼醫者初不見物謂無所得心生恨恨如彼今身修善見未得報心生恨恨我無所得既得至家者猶如捨身向於後世見牛羊為馬群如至中陰身見種種好相作是念由我修善見是好報必得生天既至天上喻到家中見種種盛事方於王所生敬重心知是報恩者禮敬施主得生天已方知施我受如此報始知佛語誠實不虛修少善業獲無量報即說偈言

施未見報時心竟生悔以為徒疲勞終竟無所得既得生中陰始見善相貌如醫到家已方生大歡喜復次曾聞有一女人具得善業其

女人食不留子有一女人食菓留子其子者見彼菓美於良好田下種著中以時既灌大得好菓如彼世人為善根本多將善業後獲果報合子食者亦復如人不識善業竟不修造無所獲得方生悔恨即說偈言

如似得菓食竟不留種子後見他食菓方生於悔恨亦如彼女人種子種得菓復次曾聞往昔有比丘名須彌羅善能戲笑與一國王誼諱歡悅稱適王意今時比丘即從乞地欲立僧坊王語比丘汝可疾走不得休息盡所極處今許之地悉當相與今時比丘更整衣服即使疾走雖疲乏以貪地故猶不止住後轉疾極不能前進即便倒地轉而行須臾復起即以一枝逆擲使去作如是言盡此枝處悉是我地已說譬喻相應之義我今當說如須彌羅為取地故雖不止佛亦如是為欲救濟一切衆生作是思惟云何當令一切衆生得人天樂及以解脫如須彌羅走不休息佛慈加護亦復如是為優饒須彌羅為攝衆羅

如是等人悉令調伏有諸眾生可化度者  
如來命時即往化度如須彌羅所度之已  
即便卧地死轉佛亦如是度諸眾生既  
已疲苦以此陰身於婆羅雙樹倚息而卧  
如迦尸迦樹斬伐其根悉皆墜落唯在  
雙樹倚身而卧猶故不捨精進之心度拘  
尸羅諸力士等及須跋陀羅如須彌羅為  
得地故擲杖使去佛亦如是入涅槃時為  
濟眾生故碎身舍利八斛四斗利益眾生  
所碎舍利雖復微小如芥子等所至之  
處人所供養與佛無異能使眾生得於  
涅槃即說偈言

如果躬自度 優擣頻螺等眷屬及徒黨  
優伽為掘魔 精進禪度力最後倚卧時  
猶度諸力士 須跋陀羅等欲為濟拯故  
布散諸舍利 乃至遺法滅皆是供養我  
如彼須彌羅 擲杖使遠去

復次我昔曾聞竺叉尸羅國有博羅于  
羅村有一估客名稱伽拔叱作僧伽藍  
如今現在稱伽拔叱先是長者子居室  
素富後因衰耗遂至貧窮其宗親眷  
屬盡皆輕慢不以為人心懷憂惱遂棄  
家去共諸伴黨至大奈國大得財寶還

歸本國時諸宗親聞是事已各設飲食  
香花妓樂於路往迎時稱伽拔叱身著  
微服在伴前行先以貧賤年歲又少後  
得財寶其年轉老諸親迎者並皆不識  
而問之言稱伽拔叱為何所在尋即語  
之曰今猶在後至大伴中而復問言稱伽  
拔叱為何所在諸伴語言在前去者即  
是其人時宗親往到其所而語之言汝  
是稱伽拔叱云何語我乃云在後稱伽  
拔叱語諸宗親言稱伽拔叱非我身是  
乃在伴中馳驅駛上所以然者我身頃  
來宗親輕賤初不與語聞有財寶乃復  
見迎由是之故在後駛上宗親語言汝道  
何事不解汝語稱伽拔叱即答之言我貧  
窮時共汝等語不見訓對見我今者多  
諸財寶乃設供具矣迎逆我乃為財  
來不為我身發此喻者喻如世尊稱伽  
拔叱為得財物鄉曲宗眷設供來迎佛  
亦如是既得成佛人天鬼神諸龍王等  
悉來供養非來供養我乃供養作佛  
功德我未得道時無功德時諸眾  
生等不共我語況復供養是故當知供

養功德不供養我雖復廣得一切諸天  
人等之所供養亦無增減以觀察故  
人天阿修羅夜叉乾闥婆如是等諸眾  
亦廣設供養佛無歡喜心以善觀察故  
是供諸功德非為供養我如稱伽拔叱  
指示諸眷屬稱已在後者其別亦如是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